劍客生涯

池波正太郎／著
蘇遠謀／譯

星辰出版社

星辰書系 ⑤

劍客生涯

池波正太郎／著
蘇遠謀／譯

星辰出版社



劍客生涯

劍客生涯

池波正太郎著

蘇遠謀譯

劍客生涯



池波正太郎／著
蘇遠謀／譯

星辰出版社

目次

女劍客

一

凜冽的寒風在竹林中呼嘯而過。

落日餘暉穿過雲隙，照在沉寂的田野上。

道場旁立着一名年輕人，正凝眸望着井邊石頭上雀躍翻舞的數隻鶺鴒。

夕陽下年輕人健碩的身軀更顯魁梧，黝黑的皮膚在夕照中泛出鞣皮似的光澤；濃眉下兩道目光炯炯有神地射向井邊的鶺鴒。

秋山大治郎就這樣動也不動地立着。

半年前，大治郎挑選了大河下流，淺草區內眞崎稻荷明神社附近的森林地，成立無外流劍術道場。

「從此由你一人自立門戶，爲父絕不干涉。」當時幫他建立道場的父親秋山小兵衞曾這樣說。

道場不過十五坪大小，隔着走廊有兩間三坪大的小廳，廳內闃無一物。

廚房飄來一陣飯香，隨着走出一位村姑，向大治郎打了個手勢，表示已可進餐。

敢情這名村姑是個啞女？

一碟醬菜，一碗淸湯，大治郎大口大口的扒着飯，淸澈的眼睛露出無邪的光芒，挺直的鼻樑滿意地吸吮着麥飯和味噌湯的香味。

吃過飯後，暮色已然完全降臨。

就在此時，半年來尚未有任何人前來習藝的無外流劍術道場，倏地來了個不速之客。

來人是位神情峻朗的中年武士。

「敝人乃大垣四郎兵衞。」

雖然素不相識，大治郎仍躬身爲禮，將來客引入三坪大的小廳中，奉以白開水，因爲道場簡陋，並無茶水待客。

大垣四面張望，只見廳房空空如也，再看這大治郎布衣素袴，不禁暗中竊笑：

「今夏曾在田沼老中別墅之比武會上，見識過閣下的功夫……」

大治郎點點頭，當時之情景仍歷歷在目。

田沼老中（德川幕府時代內閣宰相之尊稱，亦稱大老）乃現十代將軍德川家治之寵臣，權勢非凡。而其受到賞識，也不過是今春之事，當時俸祿僅三百石的田沼意次忽的搖身一變爲俸祿七千石之幕臣，怎不叫人稱奇艷羨。

田沼向以愛才著稱，得勢後卽在濱町別墅舉行論劍比賽。參加者爲江戶市中各大道場之名流劍士；及諸藩馳名劍士共計三十餘名。其中唯一名不見經傳的新面孔，卽爲秋山大治郎。大治郎以一無名小卒而能參加論劍，可說是史無前例。

初生之犢不畏虎，大治郎當天一連擊敗七名好手，一鳴驚人，最後雖敗於眞田侯之家將森藏人之下，但已然是聲名大噪，此事成爲當時武林中人人爭相傳頌之事。

從此以後大治郎在武林中已是赫赫有名了，大治郎想自己以一個無名之輩得以參加比賽，還不是全靠父親的盡力，眞是欣幸之至！

今夜突然來訪的這位大垣四郎兵衞，不就是論劍大會的「收穫」嗎？

「閣下武功眞是令人欽佩……」大垣誠懇地說。

「但不知有何貴幹？」大治郎緩聲問道。

「是……」大垣前進一步，「有事特來相托！」

「是何事？」

「爲了天下，爲了衆生……」
「到底何事，請不妨直說！」
「要借重閣下的武功。」
「莫非又有論劍比賽？」
「非也。」
「那麼………」
「請你廢去某人的兩臂……並不是砍斷，但將臂骨折斷卽可。」
「………」
「失禮得很，這是……」大垣邊說邊捧出一包東西：「黃金五十兩。」
五十兩黃金在當時的庶民來說，可過五年的舒適日子。
「敢請笑納。」大垣雙手奉上，道：「因念閣下乃少年劍客，定肯爲天下衆生除害，故敢前來相托。」
「但不知要我廢去誰的手？原因何在？」
「姓名未便奉告，只要閣下應允，在下立卽帶路。」
大垣以左手指撫着鼻頭上豆大的黑痣，沉聲續道：「閣下若能完成任務，對無外流

道場亦有莫大的好處。」
來人雖然意態誠懇，却無法告知對方之姓名及行刺之理由；大治郎前思後想，遂朗聲答道：
「恕在下未能應命。」

二

翌日上午………。
大治郎前往父親小兵衞的住處。
渡過六十八間（一間約爲六尺）寬的大河，大治郎由寺島村的田埂小路步向橫在眼前的堤坊，此處風光如畫，誠如古書中所記：
「官府有命：河堤左右應栽以桃、櫻、柳三樹，以期時屆二、三月之春，有紅紫翠白爭相交錯，萬紫千紅之景，幽艷堪賞……」
除奇花異卉之外，尚有木母寺、梅若塚、白鬚明神等名勝古跡，四季皆有奇趣。秋山小兵衞定居於此已有六載，其住家所在，乃位於堤道朝北之側，大川、荒川、綾瀨三河交接處的鐘之淵，後有松林前有田畝，好一處世外桃源！

大治郎由堤道左轉，穿過小松林，進入屋後，出現在父親起居間外的走廊上。父親正躺着休憩，旁邊赫然有位妙齡女郎。

讓小兵衞的頭靠在自己腿上，一邊爲其挖着耳朵的年輕女郎，是關屋村農家岩五郎的次女阿春。阿春是個嬌小的村姑，但小兵衞枕在她膝上，却宛若一位正在讓母親哄着的小童。

「小少爺回來了！」阿春以親暱的語氣向小兵衞說道。

小兵衞仍陶醉地閉着雙目，繼續讓阿春掏耳朵，然後緩緩地，以不像是年近六旬老人的聲音說：「是嗎？」

「孩兒向父親大人請安。」穿着正式下袴（卽爲裳，其狀如裙）的大治郎，按照禮數地問候父親。

「坐吧！」

「是！」

「有葱的味道……」

「沒有啊，那裏有這種味道？」阿春搶着嬌聲說。

「妳不知道，這是我兒子身上傳出來的。」說着，小兵衞伸出左手，撫向阿春豐滿

的胸前。阿春嬌笑着閃開。

好一個大治郎，竟然對眼前的打鬧無動於衷，眼觀鼻，鼻觀心，靜坐不動。

「阿大，有什麼事嗎？」小兵衞這才問道。

「是……」

大治郎敍述昨夕之事，心中不免又有所感：自小遠離家鄉，今春回到江戶，不久卽能躬逢老中田沼意次主持之比武大會，苦練多年之劍術得以一展於幕府各高官之前，凡此種種，皆完全仰賴交遊廣濶的父親之暗中推薦。父親一向見聞廣博，或可對昨夕之事指點迷津。

小兵衞聽罷，神情一斂：「來人自稱大垣四郎兵衞？」

「您認識？」

「未曾聽說。」

「此人手持橋場（一面臨河之碼頭客棧）不二樓之燈籠……」

「哦？你的眼力倒還不差！」

「是孩兒偶然中注意到的。」

「想必來人渡河至不二樓，借了燈籠前往道場……」

小兵衛仍閉目發言：「此人要你廢去某人之雙臂？」

「正是！」

「噯唷，討厭死了！」阿春一聲嬌呼，起身奔向廚房。小兵衛的頭從阿春腿上滑落塌塌米上，依然是雙目緊閉。

「五十兩黃金，你不爲所動？此舉並非殺人，不過折斷臂骨而已……道場開張至今，未聞有門生前來習藝，長此下去，你何以爲生？德川將軍威嚴治國，已享天下泰平百餘載；此百餘年來固無戰亂，雖然值得慶幸，但，大治郎，武士的佩刀和劍術均是武士憑之賴以爲生……你若無此念，遲早會餓死。」

大治郎一雙清澄的眼睛緊盯在父親紅潤的臉上，一語不發地靜聽。

初冬的暖陽潋灩於庭外之水流上。

由鐘之淵導入的這道溪流碧綠可人，其上盪着一葉小舟，隨着輕風上下飄蕩。

阿春端來奉客的香茗菓點，茶味清香甘醇，點心乃兩國米澤町京桝的名產，名爲「嗟峨落雁」，香脆可口。大治郎喝了口茶，拈了塊點心放入口中，緩緩嚼着，神情悠然自得，絲毫未有目前一貧如洗之窘態。

小兵衛雙眼迅速一眨，隨卽閉上，但那兩道慈愛的目光已洒滿了大治郎的整個身

上。

「多謝父親款待，孩兒告退！」大治郎飲畢茶點，起身恭道。

「嗯！」小兵衛頷首說道，順手輕輕點了一下立在身旁的阿春，說道：「用船送阿大回去！」

阿春隨卽跳上木舟，撐起船竿，呼道：「小少爺！」

大治郎向父親深深一揖，上了小船。

這位打從年少就視劍術爲生命的秋山小兵衛，其晚年的生涯，堪稱風雅絕倫。

阿春將小舟滑至鐘之淵，巧妙地閃過三河會流的大漩渦，只見她嬌軀微擺，雙手操竿，不一會，小舟已順流飄入大河之中。

「阿春，妳幾歲了？」大治郎隨口問道。

「十九！」

「和家父一起已兩年了吧？」

「是的！」阿春天眞瀾漫的笑着。

約莫個把月前，父親意外地來到無外流道場，父子倆對坐相談。

「我那個侍女阿春，你是見過的。」

「是…」

「我和她已有親暱關係……本來不打算告訴你，不過說也無妨……」

「是……」大治郎俯首聽着，外觀雖鎮靜，內心可着實吃了一驚。大治郎遠遊在外修行劍術已有四年，如今返鄉未久，却見父親和以前大不相同。

「其實……爲父的近年來比較好色，已不再嗜劍如命。」大治郎聽至此，心中不覺一震，父親竟然看上一名相差四十歲，儼然孫女輩的村姑！

「說也奇怪，有那麼一天豁然眼開，覺得女人甚具魅力……自你外出遠遊，我趁機結束四谷的道場，隱退江湖……，這也算是一樁好事。」

年方廿四的大治郎尚未涉足女色，父親所述只能俯首靜聽；精於劍術的父親雖名重四方，交遊甚廣，不時進出於各諸侯及高祿旗本（旗本乃德川將軍之直屬家臣）之官邸，但其生性耿介，且喜讀詩書。多年來均於四谷•仲町自設道場內廣授技藝，甚受門徒之敬重。

「難道父親已改變心志……？」大治郎將視線從阿春身上移開，心中滿是疑雲。

阿春仍異常靈活地操竿縱舟，隨波而下。

三

當天傍晚小兵衞又命阿春解開船纜，瀉舟過河。

小兵衞身穿便服，外披一件上好羽織（短上衣），腰際一把堀川國弘一尺四寸八分的脇差（中型武士刀），再加一頭整齊的白髮，更顯輕爽自如。

小舟泊向碼頭，小兵衞縱身上岸，對阿春道：「妳先回去洗個澡，等着我。」

阿春展顏一笑，長竿一撐，隨即消失在闇暗的河面。

小兵衞步入不二樓，挑一處較隱蔽的客房，點數樣酒菜，並召侍女阿元前來。阿元一現身，即熱絡笑道：「聽說師父近來交了桃花運呢？」

「什麼話！」

「聽說你每天早晚都帶着一位小姑娘在木母寺附近散步，嗳！是不是呀！」

「嗯。」

「沒有問題吧？」阿元曖昧地笑着問。

「難說，這個女孩子學什麼都快得很，像妳一樣……」

「哎哎！討厭！」

「還是談正經的，」小兵衞邊說邊自懷中掏出一枚二分金（約為半兩），丟進阿元衣領內：「想問點事！」

「哦？」

「昨夜是否有個四十開外的武士來過？鼻端有一豆大的黑痣……？」

「有呀，你怎麼知道？」

「這人是誰？」

「不認識，是個生客，聽說他坐着淺草御門外『近江屋』的客舫來的，喝了點酒，出去半個時辰後又回來……」

「來還燈籠？」

「對呀！你眞是料事如神。」

「後來呢？」

「後來又坐着那艘客舫走了。」阿元有點好奇：「怎麼回事呀？」

「沒什麼……來，替我斟酒。……阿元，我倒要看看將來是那個幸運的傢伙能享受妳豐滿的身體……」

「老不正經。」阿元啐道。

翌日。

秋山小兵衞再度過河，向旅棧「梅屋」租了艘客舫，順流而下，直往淺草御門外而去。

小兵衞於「近江屋」稍事休憩，隨卽租了「近江屋」的船溯回大河。

船伕乃一十分世故的中年漢子，面無表情地操槳溯江而上；小兵衞伸手掏出二分金：「收下吧！」

「這怎麼好意思……」船伕邊拿邊道。

「大前天夜裏，有位四十開外，鼻頭帶黑痣的……」小兵衞話未說完，船伕已有反應：「啊：是大山先生。」

「大山……是他？」

「不會錯的！」

「這人我曾在酒宴上見過，不巧忘了他的姓氏……」

「大山先生是永井和泉守的家臣」

「對對對！」小兵衞突然記起來似的雙手一拍，道：「就是他。」

永井和泉守尙恒乃俸祿五千石之大旗本，官任幕府御留守居、年寄（高官名）。

秋山小兵衞交遊雖廣，但與這位永井和泉守尙無一面之緣。

日暮時分，小兵衞已返鐘之淵。

阿春迎了出來，笑道：「我到小少爺那裏去了一趟。」

「噢？小傢伙在做什麼？」

「他站在木板地上……」

「是道場吧？」

「哎，是的，一個人站着，舉着刀，兩隻眼睛盯着前方，哎！好嚇人！」

「握刀站着擺架勢，是吧？」

「是呀，站了好久好久，動都不動……小少爺每天都要來這一套嗎？」

「大概是吧！」

「這有什麼好玩？」

「男人年輕的時候就是擺擺劍勢也是好玩的。」

「哼！」

「不過，我覺得最好玩的，還是跟妳……。」

「啊，好癢喲！不要這樣麼。」

「雖然早一點，阿春，快準備寢室。」

四

翌晨。阿春回到關屋村，交給父親岩五郎一封小兵衞託付的書信，另碎銀若干，岩五郎立卽出發。這位育有八名子女的農夫是個老實的莊稼人，當初女兒阿春讓小兵衞得手之際，岩五郎夫婦怒不可遏，好在小兵衞奉上一大筆金錢，且時加照拂，岩五郎夫妻遂轉怒爲喜。「那個老傢伙倒很有辦法，日子過得可眞舒服！」岩五郎常對老伴這樣說。

岩五郎馬不停蹄的趕到四谷傳馬町，將信交給探子彌七。

探子之正式名稱乃是「御用聞」，爲町奉行所（治安機關）下層組織，從事刑事活動。

四谷的彌七年未四旬，性情獷達；其妻開設「武藏屋」餐館，故地方人士均以「武藏屋老大」尊稱之，一向頗孚衆望。其時地方上的探子莫不狐假虎威，做的盡是欺壓民衆之事。彌七同流而不合污，甚爲難得。

入夜後，彌七身携魚、蔬菜等物前往鐘之淵拜望秋山小兵衞：「今夜多有打擾…

……」

「那裏，一路辛苦了！」小兵衞以禮見之。

「看到師父的信立刻趕來……」

當小兵衞於四谷設道場時，彌七風雨無阻地前來練武，二人交情日見加深。

「年紀大了，冬天一到毛病也就多……來，以納豆（類似黴豆）下酒，聽我慢慢說……」小兵衞細說事情本末。

「如係他人之事，滿可置之不理，但事情既已落到小兒頭上，可就讓我放心不下了。」

「是……」

「小兒既然憑着一己之願投身劍術，可說是有人繼承衣鉢，但是世風不古，人心險惡。我浪跡江湖，見過的世面也不少，但我兒少不更事，自從闖蕩江湖以來，我一直暗中幫忙，如今却被捲進這件怪事之中……」

「師父所言甚是……」

「你可別笑，我也有溺愛孩子的一面……」

「弟子怎敢。」

「彌七，這一切就拜託你了。」

「這位來找少爺的大垣某人，確是永井和泉守的家臣？」

「我想八九不離十吧！」

「永井大人的公館位於淺草，元鳥越吧？好，且讓我打聽一番。」

說完，彌七自地板上起立，趦向右側通往厠所的走廊。才一舉步，小兵衞抄起爐邊的鐵鉗猛地投射彌七；說時遲那時快，彌七頭也不回的屈身一蹲，閃過飛馳而來的鐵鉗。

鐵鉗「咻！」地一聲，牢牢地揷在走廊外的板門上。

小兵衞莞爾一笑，舉杯沾唇。

不久……。

如厠而回的彌七手上拿着鐵鉗，輕輕放回爐內；小兵衞爲他斟酒，道：「身手果然不凡！最近又在何處練功？」

「沒有……」

「嗯？」

「只是……」

「只是什麼?」

「弟子恪遵師訓，每日勤練『神覺功』，從不間斷，故在察覺動靜方面略有所得。」

「哦?和太太親熱時也練嗎?」小兵衞語鋒一轉，戲謔地道。

「師父不是敎過弟子，和女人親熱時一伸手一縮手均是劍術的修練嗎?」

「呵呵呵……」

五天後，四谷的彌七來到小兵衞住處。

「永井和泉守的別館位於深川，別館內長工下房有個規模極大的賭場——我在該處刺探了一番，沒有特別的事，不過……」

「說吧!」

「永井大人的繼承人是其獨子右京公子，這位公子最近有喜事，女方……」

「怎麼不說了?」

「聽說女方是田沼大人的私生女。」

「什麼?」

五

秋山小兵衞也曾風聞到——

田沼有一妾乃千賀道有醫士之養女，這名女子與家治將軍的側室知保方（知保爲名，方爲尊稱）頗有交情。田沼透過自己的妾室，與知保方及江戶大奧（內宮）擁有大權的松島嬷嬷等人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每每藉機送禮給大奧內的宮女們，以資籠絡。因此，田沼老中在內宮的聲望可說十分「特殊」。

大奧乃是深宮內院，爲將軍夫人及側室們的居處，除將軍外，任何男子均嚴禁入內。此特殊內院中，尚有數百位身份高低不同的宮女，可謂鶯鶯燕燕，美不勝收。正因爲如此，此大奧不止對江戶城，乃至整個幕府，有着極大的影響力。

田沼意次於上代家重將軍時代，由一小近侍升爲側用人，其後再擠身於諸侯之列，最後終於晉升爲幕府掌大權的老中之一。田沼極爲在意江戶大內對他的評論，深恐一旦失寵。此乃世態常情也。

無論如何，當今田沼身爲幕府紅人乃是事實，許多諸侯和旗本們，爲求一己之利，千方百計籠絡巴結，田沼每年收到的賄賂眞是不計其數。

一班不得其門而入者不免眼紅，紛紛嘲譏有加：「田沼的官邸不用多久就會給小判（金幣）擠跨。」

爲政者尚且如此，社會風氣之敗壞可想而知，正義之士目睹此況，感慨萬千，嘆道：「世風日下，可悲也矣！」

弄權有術的田沼意次居然極愛武藝，可說是件奇事。田沼每年至少在濱町別館擧行一次非正式的比武大會，故江湖劍客的一擧一動，田沼莫不耳熟能詳。不少劍客卽因田沼之薦而任職於各大侯門。

多年之後田沼意次所立之遺書卽有此言：

「年輕人切不可疏忽武藝，必須精勤苦練，若有餘力方可從事嬉遊。」

無論如何，對無數的江戶劍客來說，田沼老中實爲一有力的庇護者。

今年的論劍大會上，田沼一眼卽發現新手秋山大治郞，遂問左右道：「此人是誰？」

得知爲秋山小兵衞之子後，數次感慨嘆道：

「正是虎父無犬子！」

小兵衞並未曾進謁過田沼，但在江戶劍客中，小兵衞一向藏技不露，致並非赫赫有名之士；然而田沼却知之甚詳，其對武林內情了解之深由此可見。

小兵衞與木下肥後守私交甚篤，故時有田沼之事可聞。木下肥後守乃一年俸二萬五千石之藩（諸侯），這名藩主最愛聽小兵衞的雜談，經常召喚前來，打聽外界諸國之事，甚得其樂。

小兵衞浪迹全國，見多識廣，雜談起來每每滔滔不絕，引人入勝，喜聽其論事者多爲各藩主、旗本等，不止木下一人而已。故小兵衞所結交者，多爲此輩知名之士。

言歸正傳。

田沼老中庶出之女，欲適與高官旗本永井尙恒之子，原爲理所當然之事。但永井家之家臣爲何隱姓埋名，暗中以五十兩黃金之價委託大治郞從事那傷人之擧？

小兵衞百思不得其解。

讓大治郞少小離家遊歷四方，目的就是要他修練劍術，磨練身心，成爲一名頂天立地的不凡劍客！

但是世局變遷，如今已不同於戰國亂世，劍術再精，若無高人一等的處世之術，則難在此江戶大城中出人頭地。

大治郞一口回絕了那椿以重金爲酬，且來歷不明的謀刺事件，這種做法當然是正確

的。當初自己曾說：「試試也無妨……」，只不過是玩話罷了。
自己衷心喜愛的兒子，當然不能變成一名無賴劍客。
又過兩日。
四谷的彌七帶來了第二次的刺探所得。
彌七以金錢和美酒籠絡永井別館內的臨時僱工竹藏，獲得下列內情：
田沼意次妾出之女，其本人對此次婚議曾提出一項條件。該女名叫三冬，芳齡十九，當她獲知田沼爲其議婚時，乃斷然說道：「誰要娶我爲妻，武藝應比我高强，否則免談！」
小兵衞聽至此，不禁啞然失笑：
「這是什麼時代，還有這種女孩兒？」
換句話說，三冬要永井之子右京與其交劍，若自身敗北，才願委身下嫁。
「這消息可是千眞萬確的，永井大人全家爲了這事上下忙成一團呢！」
「永井之子會劍道嗎？」
「聽那僱工竹藏說右京公子如果腰際配上大小兩劍的話，連路都走不穩了。」
「不會舞劍亦乃常事。」

「但永井大人爲此已絞盡腦汁。」
「着急乃意料中事，若能與田沼結爲親家，永井家卽可獲得前所未有的好處。」
「聽說田沼大人對這門親事亦很積極。」
「哦？原來如此……」
小兵衞沉思片刻，對彌七言道：「多謝你費心打聽，此事到此爲止卽可；本想備禮酬謝，又恐過於見外，只有容後圖報，並請代向閤府大小致候。」

六

三冬不是田沼老中目前之妾所生。
當年，田沼任職於前代家重將軍之側，恰從御用人之身份晉升爲相良一萬石的大名之際，與神田小川町官邸內侍女阿廣生了一名女兒。這個女孩就是三冬。
阿廣生下三冬後第二年因病亡故，因此知道此事者爲數甚少。
阿廣一死，三冬便被送往家臣佐佐木又右衞勝正處，被收爲養女。
因爲當時田沼夫人對阿廣甚爲嫉妬，卽令阿廣雖死，仍不願認三冬爲己出。
佐佐木帶着三冬，調任到田沼領地之內的遠川相良，年俸亦增加一百石。

「好好照顧三冬！」田沼對佐佐木說了這句話，眼眶內充滿了淚水；究竟三冬是田沼的長女，田沼於心不忍，哽着喉嚨說不出話來。

田沼夫人本身亦爲繼室；她是在元配夫人逝後嫁入，生了長子龍助。其父乃食祿六百石之旗本黑澤杢之助定紀，田沼迎娶繼室之時，不過是一名食祿三百石小近侍領班。婚後兩人感情甚篤，因此田沼夫人極爲善妒，至於田沼本人亦無意棄糟糠之妻於不顧。

小兵衞之所以獲知上情，皆爲淺草元鳥越町「奧山念流道場」主持人牛堀九萬之助所告知。牛堀乃上州，倉之平原的人，抵居江戶已有十年，迄今未娶，專心於劍道，其劍術精奧，已達獨特之境。牛堀的道場雖小，門生中却不乏名門世家子弟。

田沼之家臣中亦有許多前往牛堀道場練劍。

小兵衞與牛堀之交，始於七年之前。二人於越前大野年俸四萬石的城主土井能登守，御前舉行比武，結果不分勝負。此次比賽乃牛堀出仕爲土井藩武術教練之考試，因牛堀無法獲勝，故仕官之議就此擱置。

小兵衞之被選爲牛堀之比武對手，是因土井藩座下山本某某的推薦，山本曾從小兵衞習藝，受益良多，故面奏土井侯道：「請主公錄用臣師秋山爲教練。」故乃有小兵衞與牛堀之論劍比賽。

當時之盛況迄今仍爲人所樂道，據說兩人比武之時所取架勢均爲下段刀法，英雄相見難分勝負，竟打了一個時辰之久。

事後牛堀曾告訴門生道：「當時全靠秋山前輩手下留情。戰至最後，爲師喘息連連，已無招架之力，而秋山前輩仍若無其事，瘦小的身軀跳躍如虎，却又全籠罩於木刀之中，令我招架不住……秋山前輩不趁機取勝，乃是他存心忠厚，才使我保住聲譽。」

比武之後，這兩人就此分道揚鑣，間有一二次於酒宴中不期而遇，也止於寒喧數語而已。

事隔多年，小兵衞突然來訪，牛堀之興奮自不在話下，立刻備下酒宴一敍舊情。

牛堀乃一性格溫厚，沉默寡言、神情颯爽的劍士，小兵衞深知牛堀爲性情中人，故一五一十細述近日之事，最後並打聽有關三冬之事。

「牛堀兄，這位三冬小姐是您的門人否？」

「不，她是市之谷，井關忠八郎前輩的門人，井關前輩經常定期前往田沼侯官邸指導武術。」

「井關兄不是在去年過世了嗎？」

「正是！」

以一刀流劍術聞名全江戶的井關忠八郎，其門人之中，佐佐木三冬爲門下「四大天王」之一。

「那可眞了不得……」

「百聞不如一見，秋山前輩何妨一觀？」

「三冬小姐嗎？」

牛堀九萬之助低聲笑道：「我很淸楚這位姑娘，沒有兩下子的人還眞駕御不了她的。」

「那倒也有趣……」

「但爲何永井家的人要找秋山前輩你的公子呢？」

「可能要我兒子去折斷三冬的臂膀？」

「嗯……」

「要是成功了，三冬就算再倔強，還是得打消比武的念頭，乖乖地嫁到永井家去——」

「以永井的立場來說，能和田沼家結親，實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小兵衞道。

「那麽，前輩打算如何？」

「只要了解前後也就够了！小兒並未答應此事，諒必不會再度前來。」

「但，秋山前輩，是否會有另外的劍客接受永井家的差遣？」

「這……就難說了！」

兩人面面相覷，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七

安永六年十二月末，歲暮年關。

佐佐木三冬在位於市之谷，長延寺谷町的井關道場內做完武術指導後，正踏上歸途。

三冬眞不愧是個女劍客。

秀髮盤成一個花髻，泛著髮光，淺紫色的武士裝隱藏不住她那修長而結實的身軀，外披黑色凹凸織的外衣，胸前印著四結紋的家徽。腰間配掛細窄的長短兩刀，足踏絹帶草屨，好一付玉樹臨風之姿！

三冬英姿勃發，一擧手一投足都充滿了英雄氣慨，但混身却又散發著一股優雅迷人的氣息，實在令人迷惘！姣好的面孔上洋溢著十九歲的稚氣，濃黑的眉毛之下一雙細長

的鳳眼直視著前方，大踏步地走在路上，瞧她這身裝束，路人無不為之側目。

三冬現時正和其他三大天王共同維持著恩師亡後的井關道場，每日按時授藝。

三冬是五年前隨著井關從遠州相良遷回江戶的，井關忠八郎世居相良，因見當時七歲的三冬天資聰穎喜好劍道，故收為門徒，傾囊相授。

原來三冬一直以為佐佐木夫妻為其生身父母，直至田沼傳令：「速回江戶」之後，三冬才恍然大悟。佐佐木不能抗命，佐佐未夫人雖萬分難捨，也只能含淚相送，當時負責護送的便是井關忠八郎。自此，井關榮獲自由進出田沼官邸之殊榮，田沼特地為井關設一道場，此即為市之谷的井關道場。

田沼意次看到三冬，溫柔地道：「過去的事把它忘了，從今以後我是你父親。」可是三冬只說了一句：「我是佐佐木生的！」遂轉過臉去，一語不發。

好在田沼夫人好言相勸，三冬總算願意接受田沼之女的身份，但是從此却更認眞習武，將全付精神寄托於劍術之中，三冬女扮男裝亦即始於此時。

喜好劍術的田沼意次眼見愛女日漸不男不女，眞是憂心忡忡，不免多勸說幾句，任性的三冬頗覺不耐，去夏離開了神田橋的田沼官邸，自己一人搬至生母阿廣娘家所有的根岸別舘中居住，由老僕喜助侍候著。

根岸別舘的屬權，乃阿廣胞兄和泉屋吉右衛門所有，和泉屋是一規模很大的書店，聞名遐邇，江戶城中之大戶人家及上野寬永寺等，均為其固定顧客。

這一天

佐佐未三冬走出道場，遂順路前往和泉屋。

陰霾的天空灰雲密佈，雖說狂風已住，但清洌的寒氣依舊冷澈心脾。

「賢甥女您最近總愛四處遊蕩，還是要顧慮自己的身份才好。」和泉屋吉右衛門無可奈何地道。三冬雖為自己的嫡親甥女，却又身為當今顯赫一時的老中田沼之愛女，故在階級身份的禮數上馬虎不得，雖是勸告，辭句上仍以敬語相稱。

「舅舅，我想吃了飯再走。」

「您不回神田橋去嗎？」

「要呀，這次婚事決定之後，也由不得我了，反正遲早要搬回去的。」

「如此才對！」

「當然這要等我的郎君以劍術擊跨我之後了……呵！呵！」三冬講到這裏不禁笑出聲來。

其實這段對話迄今不知重複過若干回了，和泉屋吉右衛門無奈地一笑。這個外甥女

連田沼意次的話都不聽，怎麼會聽自己的呢？心想和泉屋書局自父親一代就不時進出田沼家，阿廣生了三冬後，田沼更是悉心援濟；吉右衛門一家之感激萬狀自非筆墨所能形容，連睡覺時「雙脚的方向都不敢伸向田沼官邸」。如今外甥女離家出走，自己無法助以一臂之力，心中不免萬分遺憾。

吉右衛門興念至此，抬眼一望，正見三冬津津有味地大啖晚餐，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氣，只得嘆了一口氣，和妻子阿榮瞠目以對。

三冬吃畢即告辭踏向根岸的歸途。

上野山爲佛敎天臺宗之聖地，亦爲德川將軍家墓所在，寬永寺即位於山下，西有名勝不忍池，南有下谷街道，一條大街滿是商舖、賣藝場、攤子……櫛次鱗比，好不熱鬧，盛況不下於淺草或兩國之鬧市。

入夜後雖寒氣逼人，但因年關已至，街道上却也擁擠不堪，人人手提燈籠，磨肩擦臂而過。

三冬悠悠然走出車坂通（道路曰「通」），再折入坂本路。且說這坂本路左有上野山崖，右有小木屋，乃一交通要地，途經金杉、三之輪，通往連接於千住大橋之奧州大道。

三冬加快了脚步，由坂本路轉入一條僻靜小路，右手提著和泉屋的燈，左手大模大樣地斜探入胸前衣襟，沿著要傳寺的圍牆，轉身斜入右側。

來至此處，路幅漸窄，燈光已稀，也不見來往的行人，前面突現一片樹林，愈顯靜寂肅殺之氣，古書有道：

「……吳竹根岸之里，地處上野之陰，境極幽婉，都下遊人皆好之；此里所產鶯聲，擧世賞愛……」

故樹林邊，平原一帶，諸侯所立之別墅，愈增風雅。

圍牆婉延曲伸，通向一片蒼鬱松林，驀地，前方數點白影飄然而落，三冬佇脚輕道：「下雪了？」語猶未畢，白影倏地罩向三冬，三冬一驚，白影乃層層漁網也。

「啊！」三冬將提燈一拋，伸手往腰際一拔，奈何漁網已收，三冬一晃而倒，雙脚捲向內側，奮力撲爭未果，憤聲怒道：「什麼人暗箭傷人！」

樹林裏躍出四條人影，揮動木棒，朝著三冬亂棒而下，三冬怒罵之聲未了，即已昏厥。

「撤去網子！」有一高大黑影說道。

三人迅速撤去漁網，拖出三冬。此四人一律幪面，身著夜行短打，想必已在此地等

俟多時。

瘦高武士再度下令：「拉出雙臂！」

「是！」其中二人將人事不省之三冬按倒在地，雙臂拉直，壓在地下，此時三冬發出一聲低吟。

「好！讓你嘗嘗讓刀背敲斷臂骨的滋味。」瘦長武士揚起長刀，正待砍下，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哇！」的一聲慘叫，武士急掩雙眼，撲倒地上；一粒石塊滾落於前。其餘三人大驚失色，欲待回頭已然不及。

只見一瘦小黑影如風而至，手中木棍一閃，三人滾地翻身，哀嚎數聲即暈死過去。

被石塊擊中右眼之幪面武士咬緊牙根，重拾長刀欲做反擊，但身顫手抖，刀鋒晃動不已……。

「算了吧！」瘦小黑影說道：

「改天再來吧！我乃秋山小兵衞。」

幪面武士聞言大吃一驚，隨即一顛一撲，落荒而逃。

小兵衞微微一笑，轉向撐坐在一旁調息運氣之三冬柔聲說道：「不要緊吧？」

「妳太大意，若非我一路跟踪而至，後果眞不堪設想。」小兵衞又道，只見三冬仍舊木然不語。

「哦？謝都不謝一聲？」

「多謝！」

「毫無誠意。」

「秋山前輩，你叫我還能說什麼？」

「哦？妳認識我？」

「你剛才不是向那幪面人提名報姓嗎？……」

突地，小兵衞縱身躍向那已清醒欲待脫竄的小嘍囉，揮拳而下，另二人一看嚇得面如死灰，顧不得同伴，爬竄而去。

「敢問秋山前輩，爲何一路跟蹤晚輩？」

「老夫已然跟了三天。」

「這是爲何？」

「無聊罷了！」

「什麼？」

「呵呵，看妳這個氣勢，短期之內大概嫁不出去了。」秋山笑了笑，續道：「小心

回去吧！」

說完，小兵衞一手將地上的龐然大漢挑起，輕鬆地扛在肩上，健步如飛地消失在黑暗中。佐佐木三冬習武多年，身手可稱不凡。但是一想起小兵衞今夜的神乎其技，不免怔怔出起神來。

這天夜裏果然飄下繽紛的白雪。

八

隔了一天。

鐘之淵，小兵衞正在後院劈柴。

雲散風止，和煦的陽光灑在午後的大地上。

坐在石頭上的小兵衞彷彿以剪刀剪紙般地抬臂劈柴，只見小兵衞一手持斧，另一手扶柴，斧至柴倒，毫無用力的痕迹。

阿春一早過河送糍粑給大治郎去了。

一羣大雁掠過河邊茂密的枯葦，激起一片芒花。

一條人影靜靜地來到小兵衞面前。

那是年輕武士裝束的佐佐木三冬。

「多謝前輩前晚搭救，晚輩不勝感激之至。」三冬躬身作了一揖。

「妳如何曉得此處？」

「牛堀九萬之助前輩告訴我的，晚輩久仰秋山大俠之名，苦無一面之緣，不想竟在前夜意外中相見，事出慌亂，失禮之處還請見諒。」

「身爲劍客，即使處身太平盛事，仍難免會惹禍上身，何況一個女孩兒家，還不趁早覺悟。」

「晚輩慚愧之至。」

「那些人並非市井無賴……奉祿五千石的旗本豪門，竟然會差遣一批武士之流去弄斷未來媳婦的雙臂，眞乃令人啼笑皆非的末世啊！」

「所有武士都該有此覺悟。」

「姑娘，妳也該回到令尊身邊去了。」

「如果家父是另一個人就……」

「莫非妳不以老中顯赫的地位爲榮？」

「汚穢不堪！有何榮耀可言？」

「政治乃是探汚泥中尋眞理。」

「？……」三冬凝視著繼續劈柴的小兵衞，雙眼逐漸燃起亮光。

小兵衞眼皮抬也不抬地說道：「那麼喜歡劍術嗎？」

「是的，這是三冬的生命。」

「哦？女人的生命竟然會是劍術？」

「執劍而立之時，一切迷亂均可消失。」

「難道姑娘心中有何不解之謎嗎？」

三冬不作聲。

「對男人毫無興趣嗎？」對於小兵衞的單刀直入，三冬毫不猶豫地說：「不喜歡！」隨卽接道：「除了秋山前輩之外……」三冬的口氣突然一變，語調幽柔，神情淒迷。

小兵衞一怔，仰頭看了三冬一眼。穿著男裝的三冬，美少年般的面孔正泛著燃燒般的紅霞。小兵衞不覺悚然心驚。

「我……」三冬一語未了，轉過身去，以衣袂掩住面孔。

小兵衞眞是萬分愕然，不自覺的挺直腰身，睜開了雙眼，不可置信地望著佐佐木三冬。三冬背朝著小兵衞，哽咽地道：「前天晚上……那個時候……我……看見前輩奮勇的情形……我……。」

說到這裏，三冬倏地一個轉身，盯著小兵衞後的竹叢，同時伸手按向腰際的刀柄；小兵衞仍然坐著，頭只向後側了側。

只見五名男子從竹林裏冒出來，手持大刀，殺氣騰騰地逼將近來。

「是前天晚上那批傢伙吧！」小兵衞邊說邊隨手抽了幾隻薪柴，像灑大豆餵鴿子般地咻！咻！丟向這批不速之客。短短的薪柴一脫離小兵衞的手，就彷彿離弦而出的利箭，倏地射向五名大漢的面孔和膝蓋。

「哇……」

「啊……」

慘叫之聲此起彼落，連連倒下四人。能够躲過小兵衞「薪柴箭傳」的，就是前天晚上司長發令的瘦高武士，這人吸了一口氣，大喝一聲奔了過來。

小兵衞隨手一撥，又是一隻木柴迎面而至，瘦高武士以刀撥開，側身一躍，跳過柴堆。

三冬飛也似地揮刀奔至，武士一閃，轉守爲攻，喝道：「看劍！」

三冬正待擊出第二招，小兵衞呼道：「妳看住我後面吧！」

「好！」三冬應道，縱身躍至小兵衞身後，對著那驚魂甫定的四名漢子叱道：「來吧！」

小兵衞依然靜坐不動，望著瘦高武士，徐徐說道：「你是木所第四街的念流武師淺田虎次郎吧？」

淺田雙眼圓睜，大喝一聲將刀舉至頭頂，小兵衞那裏把他放在眼裏？只微微一笑，仍按兵不動。

「喝！」淺田踏前一步後退四步，長刀泛光，指向小兵衞的眉間。

此時三冬與那四名武士正殺得難分難解，只見三冬身影如風，一片刀光劍影掠下，頓時傳來慘叫數聲，兩名武士當場血流如注，撫臂跛足而退。

「淺田！」小兵衞左手抓一把薪柴，右手持著斧頭，慢道：「你怕我將你的底細揭開，所以來殺我滅口吧？」

「閉嘴！」

「爲了黃金五十兩，你就可以去陷害遠日無寃近日無仇的人？淺田，你可知你要害的就是我背後這位姑娘？這位姑娘何許人也，你大概不知道吧？」

淺田使盡全身力氣，就是無法逼近一步，只能在周圍繞圈子而已，小兵衞雙目一眨，銳利的眼光如針尖般刺過來，淺田蓄勢待發，奈何無處下手。

「江戶近來像你這種無賴太多了，眞是令人可惱！你且聽著，這位姑娘就是老中田沼主殿頭大人的千金，你可知道？……」

淺田虎次郎殺氣騰騰的面孔刹時驚愕得張大了嘴，就在這一刹那，一把薪柴已迎面飛至。淺田頭一偏，躲過薪柴，「噗！」地一聲，一把斧頭不偏不倚地射中淺田腦門。

淺田淒絕嚎叫一聲，雙腿一屈，朴地不起。

不過一盞茶之間，三冬亦已收拾了剩下的兩名武士，抹刀收鞘，緩緩走來。

「幹得好！」小兵衞頷首笑道。

三冬看著地上的淺田，臉上一片茫然。

須臾，阿春划著小船回來了。鐘之淵寂靜無聲，不見半個人影。阿春左顧右盼，有些疑惑。

日暮西沉後，小兵衞方才返來：「我去埋了一個死在路邊的外地人……」

「你騙人，我才不信！」阿春說。

「對，對，我是騙人，呵呵！我是大騙子……」小兵衞哈哈大笑，態度極其自然，

毫無異樣。

九

過了年，正是永安七年正月。

秋山小兵衞六十歲，兒子——大治郎二十五歲。

正月廿日。

這天正是佐佐木三冬與永井和泉守之子右京比武招親之日，武場卽爲濱町之田沼官邸。

永井右京手持木劍站在武場中央，雙腿微抖，三冬一上場，他就沒頭沒腦胡亂劈向方才擧步的三冬，結果不但手中的木劍應聲落地，右臂上還挨了重重的一擊，臂骨斷哉！

家僕立刻抬來布架，將哀叫不已的右京抬往休息處內室，不想右京竟對自家家臣三井說道：「好險！要是眞的娶了這末一個女樊噲，那還了得！」言下大有塞翁「不娶」焉知非福之意。

田沼意次下朝回到神田橋後聞知此事，嘆道：「我早知如此……」接著縐起眉頭，又愛又怒的說道：「三冬丫頭，唉，眞是……！那一天才……」

永井和泉守大計既不得逞，在右京前怒罵數日尚不干休，甚至說道：「從今以後我沒有你這個兒子！」

原來打算和田沼結爲親家後，趁勢攀附，自己也好由御留守居這個閒差晉升爲將軍近側高官。如今如意算盤打不成，心中之惱恨可想而知，鬱鬱寡歡達數月之久。而自從以黃金作餌遭大治郎拒絕後，大山佐兵衞又尋到劍士淺田虎次郎處請託，不料淺田連人帶門徒全軍覆沒。如果這擋子事傳到田沼耳中，將會如何？永井每念及此，心中就惶恐難安，食不知味。

而獻策弄斷佐佐木三冬雙臂藉以取消比武的大山，終在這年的二月末切腹自殺。

佐佐木三冬雖然自小兵衞處獲悉一切，但亦未聲張。

這件事就此銷聲匿迹。

三冬自此以後總是藉故渡過大河，探訪小兵衞。

小兵衞爲此困惑不已。

三冬凝視著小兵衞的眼神中，總是充滿著一種妖艷的熱情，身著男裝的她，已有著

稠膩的苦惱了。

女人對感情的事一向是極其敏感的。

尤其是阿春。

「那個女人我最討厭，師父，你不要再讓她到這裏來了。」阿春嫉妬的哭鬧著。

而眞崎稻荷明神社後面的大治郎的小道場，迄今連一位徒弟都沒有。

大治郎依然故我，一碗味增湯伴著麥飯渡日，每天獨自在道場裏揮劍練武，與緻一來，絕食兩三天端坐冥想。

附近的農夫們，經常附耳相談：

「那個道場裏的師父好生奇怪，是否有眞崎稻荷明神社的狐狸附身？」

劍的誓約

一

「眞好吃！」

秋山大治郎自言自語地說著。在道場小屋獨自生活的大治郎，唯一作伴的是那名替他燒飯的鄰家啞婦，啞婦備好晚餐後卽行離去。大治郎的晚餐都是單獨進食的，飯畢或者讀書，或者冥想靜坐。

他是個絕少有自言自語的人。

所謂「自言自語」乃是一個人的「孤獨之聲」。

大治郎是個從不感覺孤獨的人。

大治郎喝著啞婦爲他所煮的味噌湯，居然讚不絕口大呼「好吃！」，可見這碗湯是眞正味美可口了。

自從道場開張以來，大治郎吃得就是麥飯和蘿蔔味噌湯。今夜仍然是一盃飯、一碗

湯。

不同的是，味增湯內加了一些田螺。

這種類似蝸牛的淡水螺貝，在春霜漸融之時，田野、池塘、沼澤等地比比皆是。

將一隻肥肥壯壯的田螺貝浸在水中吐出髒泥，加上味噌煮成糊狀，或者以嫩芽涼拌，都是味美絕倫的可口小菜。

「哇！太棒了！比蜆貝湯要好吃多了。」小兵衞也這樣說過。

每天近乎素食的大治郎，今夜驟然吃到了田螺湯，眞是莫大的享受。

「眞好吃！」大治郎再說了一次，把湯和飯交互地送進口裏。津津有味地咀嚼著，那張性格、年輕的面孔上，充滿著攫取食物後的快感。

這名年輕的武士完全忘了米缸和味噌桶都快見底了。難道說，眞的沒有一個人來求教嗎？

其實曾經有過一個人。

去夏大治郎在田沼老中別館的劍術比賽上一鳴驚人之後，年俸七百石的旗本，鳥植木町的高尾左兵衞，特地帶著次子勇次郎前來拜望：「請收爲門徒……」

於是大治郎給了勇次郎一根二十五斤重的木棒，木棒長六尺餘，赤樫木上鑲有鐵

條。

「要訓練到能拿著木棒揮動兩千次！」

高尾勇次郎第一天揮動五十次，第二天勉強揮動八十次，第三天揮至一百次已不支倒地。

「難道還沒有揮動兩千次之前，我什麼也學不到？」勇次郎憤憤問道。

「正是！」大治郎只回了這一句，連絲毫通融的餘地都沒有。

次日，高尾勇次郎就打道回府。究竟是在其他道場習過武藝的小伙子，拿慣了木刀竹劍，要他揮動那粗重嚇人的木棒，確實心有未甘。

欲在江戶以道場爲生，還得有一套應付弟子們的特別功夫，給他們一點甜頭嚐嚐（諸如故意放水讓他們擊中一兩次），否則……。

就這樣，大治郎三天就失掉了第一個門徒。好在勇次郎剛上門已繳上束脩若干，得以維持至今。

大治郎細嚼慢嚥，這種習慣是由小兵衞養成的。小兵衞認爲欲做一名劍士，修練習性乃是大端，必須苦練。即使喝口湯，亦急燥不得。

在此順便一提，小兵衞之妻阿貞是在大治郎七歲那年病歿。

晚餐吃畢，大治郎喝了一杯水，靜靜仰臥調息。

夜氣已降，濃重的暮色團團由四面攏近……。

大治郎睜開雙眼。

門外有人！

大治郎躍至門邊，恰好傳來沙啞的叫門聲：「大治郎嗎？請開門。」

板門呀然而開，門外立著一位風塵僕僕的老者，如霜的白髮覆在黝黑多縐的臉上，宛若一株經霜的桑木。

大治郎滿懷舊情地迎進老者，深深一揖：「久違了。」

老者注視著大治郎，緩緩說道：

「大治郎，這次你得替我送終了。」

二

禮藏乃是秋山小兵衞之師弟，此二人皆曾爲麴丁第九街無外流道場辻平右衞門直正

之徒。

無外流劍道之祖，乃是近江甲賀郡馬杉村人辻平內。

辻平內是個行迹奇特，性情淡泊的奇人，從不接受門人所獻之財物，故其一貧如洗，終身窮困。有書爲證：

「至其門徒某某之舍，衣著綻棉之襖，蔽肩破袖……刀鞘磨損，斑爛不堪……。」

辻平內視金錢如糞土，每稍有餘金，即往貧戶散財。此人不但宅心仁厚，且愛行俠仗義，曾助藩士杉田庄衞門及彌平次兩兄弟報殺父之仇。庄左衞門爲報其鼎力之助，特至江戶，入辻平內之門爲徒。

辻平內於七十九之高齡辭世，此後庄左衞門改名爲「辻喜摩太」繼續主持麴町道場。

辻喜摩太終身未娶，故無子嗣，因指定門人中武藝最精，最受其賞識的弟子三澤千代太郎爲繼承人，千代太郎自此改名爲「辻平右衞門」，繼承了道場。

辻平右衞門的弟子中，得其眞傳者，即爲有「龍虎雙雄」之稱的秋山小兵衞及島岡禮藏。

當小兵衞年卅，禮藏廿七那年，辻平右衞門似乎心有所感地對二人道：「我想隱退

江湖，從今而後你二人另行發展吧！」話後飄然離開江戶，隱居於山城地方愛郡之大原僻鄉。

島岡決心追隨師父侍候其終身，小兵衞則留在江戶。

自辻平內以來的麴町道場就此關閉。小兵衞曾對大治郎說過：「我們的辻道場最盛時，門徒超過兩百人……可是當師父打算離開江戶時，道場內除了你師叔禮藏和我之外，只剩下五人。你別以爲人少就可鬆懈，我們每日的功課照常，絲毫不可就待……，哈，阿大，那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淒慘和猛烈。」

至於到底是如何的淒慘猛烈，小兵衞從不做具體的說明，但是大治郎猜測，門徒們一定是吃不了苦頭，因而人數一年比一年減少。

就辻平右衞門來說，只不過是遵循流祖（創始人）以來的劍道和規矩而已，但是授業子弟們却叫苦連天，大呼吃不消……。

留在江戶的秋山小兵衞，後來在四谷神町設了個小道場，但，「從那時起，我也開始變了……」

小兵衞浮起謎樣的微笑，對年紀尙小的大治郎說道，但也止於這一句，別的從不多說。

大治郎是在父親道場上的練劍聲中誕生的，從小耳濡目染，十三歲那年，對父親說道：「我想立志做一名劍士。」

小兵衞沉吟一會，說道：「你想做一名劍士，就努力去學吧！這麼多年來我教給你的，並非劍道，只是做一名男子漢大丈夫應有的修養。你要學劍，可以，但應先學著離開家人，過獨立的生活。」

大治郎十五歲那年夏天，小兵衞將其送到山城愛宕郡恩師的膝下習武。

「如果師祖見到你後要你回江戶，你就得乖乖的回來。」臨走時，小兵衞對愛子如此說道。

大治郎並沒有回來，而且一去就是五年。辻平右衞門對這位小子弟的天資聰穎極爲愛惜，傾囊相授。一直侍候著石平右衞門的島岡禮藏，並不時加以指點，大治郎與這位師叔甚爲投緣，情同父子。

修練五年之後，大治郎不得不離開大原回到江戶，因爲辻平右衞門因病亡故了。

「先回江戶去吧！看你爹怎麼說。」島岡這樣對大治郎說完，一人回到大和地方芝村故鄉去了。

沒想到事隔六年，島岡禮藏會趕到此處和大治郎相會，怎不叫大治郎驚喜交集？

大治郎到後院燒起難得的洗澡水，用以招待千里跋涉而來的島岡禮藏。水熱之後，大治郎先替禮藏搓背，貌不驚人的禮藏却有著鋼筋般結實的身子。

「你爹近來還好吧?」在濛濛的水氣中，禮藏的聲音是柔和的。

「我爹就住在對岸，要是他知道您來了，不知如何高興……我應該去通報一聲才是。」

「不必!」島岡嚴然拒絕。

「啊?」大治郎疑悟不解。

「不必驚動他人，你一個人替我送終就够了。」

「恕愚侄遲鈍，請師叔明示。」

「我要做一場眞劍的決鬥。」禮藏一字一句說道。

「對方是誰?在何處決鬥?」大治郎一驚，問道。

「你馬上就會知道；明天要請你當使者，爲我傳信。」

「是!」

「這個人和我比武已經是第三次了……這次我很可能取勝不了……這大概就是一名劍士的下場吧!其實我應該和家兄一樣，在大和芝村終老餘生……年邁的兄嫂，年輕的姪兒們，年幼的姪孫們，都很誠懇地歡迎我這位長年飄泊在外的浪子回去。家兄家境優裕，我這個一文不名的老朽住在他那，一點也不厭煩。七年前，當師父亡故時，我……

……」

「您不是說要從此封劍，做個平凡的人嗎?」

「是的，但是做一個劍士，總會遇到許多令人身不由己的事。這位對手並未忘記十年前的誓約，去年還特地托人輾轉送信，提醒我今年的決鬥……」

「十年前的誓約?那正是我到師祖尊前習藝之時……?」

「你是否記得我曾離開三個月之久?」

「記得?您難得離開那麼久。」

島岡禮藏原先鬆弛下垂的嘴唇，此時已緊緊地抿成一字型，雙眼露出鑁鑁的精光。

「這次決鬥的起因，是仇恨嗎?」

禮藏的雙眼變淡了：「可以這麼說。」

「你們是一對一吧?他會不會帶人去。」

「大概會吧!所以我也要請你陪伴。」

「遵命!」

「大治郎！你好好聽着，這次決鬪總是會分出勝負來的，不管我是死是活，都是劍士的下場。你爹也就是有悟於此，才會在這幾年一改往日作風……哈哈！他倒變會享受的！其實小兵衞兒也得罪過不少人，那些往日的手下敗將永遠不會死心，遲早會找上門來挑戰，你懂嗎？」

「是！」大治郎俯首恭聽。

「一個劍士，在還沒有擊敗自己曾經敗過的對手之前，其信心是無法挽回的，沒有信心，就無法在江湖上闖出一席之地。所以，這些劍士總是暗中苦練，期望有一天能洗雪前恥，重振聲威……」禮藏說至此，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即使像你爹和我這種半隱退，不把名利放在眼中的人，還是脫身不得！唉，此之謂江湖恩怨……」

「是的！」大治郎靜靜的聽着。

「在此太平盛世，居然還有我們這種人。」

「……」

「也許正因如此，走上劍道的人才會有喜悅，你爹和我過去都曾如此……」

還剩下一點田螺湯。

大治郎重新煮了一鍋麥飯，燙熱了田螺湯，請禮藏宵夜。吃罷，禮藏一躺下就呼呼

入睡了。

倒是大治郎一夜未曾闔眼。

次晨。

一大早，大治郎招呼島岡禮藏吃過了早餐，就離開了道場。禮藏目送一程之後，也步出道場，在晨光中漸去漸遠。

秋山小兵衞這是今年第一次來探望兒子的道場，老遠就望見板門未關，四處張望一會，不見人影。

回到鐘之淵，小兵衞對阿春說：

「我那寶貝兒子一大早就不見人影。怪！到底上那兒去了？眞稀奇。」

三

大治郎通過廐布四之橋，往南數里，來到西側的西光寺門前的三鈷坡之下。

大治郎穿着整潔的上衣下袴，平齊的黑髮上是一頂古雅的檜木斗笠，好一付玉樹臨風的模樣！

由西光寺北側的小道進去，景緻豁然一變；只見一片鬱鬱松林圍着一座小山丘，小

路蜿蜒通過山丘，盡頭處有一斑駁的木門。

大治郎推開虛掩的木門，停住腳步，拿下了竹笠。院落內傳來箭矢的嗖嗖聲，以及射中木靶的切聲。大治郎擧目一望，院落那頭樹林旁邊的空地上，正立着一位手拿弓箭的少年。

少年取下已經搭上的箭，揚聲問道：「那位？」

嗓音分外稚嫩。

大治郎行了一禮，自報姓名後，接着道：「敝人是大和島岡禮藏的使者，請傳達柿本源七郎前輩。」

少年默默地注視着大治郎，因爲練箭而褪下的一隻袖子隨風搖晃，如少女一樣白晰的面孔浮着練射後的紅暈，瘦弱的身軀也帶着一股柔美之態，但是他望着大治郎的雙眼，却是異常地銳利。

見少年一言不發，大治郎說道：「柿本前輩是否在家？」邊說邊將視線移至空地後的那一幢房子。

「你等一下。」

少年仍晃着衣袖，眼珠向上一轉，望着大治郎。這眞是無禮之極，但大治郎絲毫不

放在眼裏，神色自若地冷眼旁觀。

少年進屋一會就出來了，此次衣袖已經整飭：「柿本師父說，既然秋山兄是禮藏的使者，就請你將文件交由在下傳達吧！」少年邊說邊浮起一種奇妙的微笑，大治郎甚覺怪異，那種微笑既非輕蔑自己，也非有意嘲謔，而是一種具有深度媚力的微笑。當然，少年獻媚的對象並非大治郎。

「這便是禮藏的書信，請轉交柿本前輩，並請惠賜回音。」

少年接了書信折回屋內。

四周寂靜無聲。

一陣風掠過院中的銀杏，數片落葉飄然而下。銀杏樹幹上是箭靶，紅心上赫然揷着五支箭。

少年是柿本的徒弟吧？箭藝果然不凡。

聽禮藏師叔說過，柿本源七郎剛過四旬，正是劍士的巔峯年紀。但放眼望去，除了那幢房子，並無類似道場的建築物。而那幢屋舍雖小，看來却甚風雅，顯得古意盎然。這不會是柿本本人所建吧？或者是以前那位騷人雅士的隱居之地。

不一會，少年再步出屋舍，嘴邊仍露着奇妙的微笑：「這是柿本師父的手諭。」

大治郎聽了不免一驚，這少年在外人前面稱自己的師父，使用的是尊稱他人的「敬語」，已極爲無禮，而「手諭」這句更是不倫不類。

大治郎低頭察看了一下柿本回信上的抬頭，不錯，正是「島岡禮藏先生收」，於是說道：「那麼，告辭了。」

行禮而去。

少年目送大治郎走出木門之後，才進屋子。房子雖然陳舊，却打掃得一塵不染，和外面荒燕的景象頗不相稱。

一共有四間房，少年步入最內側一屋。

屋內坐着一位高大肥胖的中年武士。

肥胖浮腫的面孔，浮着一層蠟黃色，鼻和唇出奇地肥大，紫色的下唇鬆弛地掛着，呼吸似乎有點困難。

這人便是柿本源七郎！

若秋山大治郎目擊柿本這付模樣，不知會如何大驚失色！因禮藏曾對大治郎描述柿本的外型：「……十年前我們在常陸筑波上以眞刀比武，那柿本昂藏六尺之軀甚是魁偉，劍隨身影一晃，劍風便迎面劈來，功力甚爲驚人。在那十年之前，我二人亦曾見過高

下，那時他還是個少年武士，我才出招，他的木刀就被擊飛，不想十年不見，他的進步已神速非凡。我倆持劍而立兩個時辰，雙方均無法越過對方雷池一步，兩人精疲力竭之餘，只好再定十年之約……。」

如今，柿本已不復當年的英姿了！他癱在椅子上，正讀着島岡的來信，一見少年進來，慌慌忙忙地將信捲起，納入懷中。

小屋內的褥子是舖好的，空氣中迷漫着一股草藥的氣味，顯而易見的，柿本源七郎正在養病。

「師父，那是什麼信？」少年的嗓音又甜又膩，和剛才與大治郎說話的口氣判若兩人，他挨近了柿本，嬌聲說道：「師父，讓我看看嘛！」

柿本不說話，以手臂圍住了少年細細的脖子，以臉貼住他的唇，少年閉起了雙眼，喘着氣，也伸出白晰的雙臂纏着柿本肥胖的身軀……隨卽又一把推開，說道：

「不行，這會影響你的病……」

「傻子！怎麼會！」柿本苦笑了一下，站起來，緩緩說道：「沒什麼，只是一個老朋友的信。」聲音雖粗，但却很柔和。

柿本走出門口，彎入木板走廊，忽地——

「啊！」的一聲，雙手按住胸口，身影一晃，蹲了下來。少年一驚，連忙向前伸手去扶。

「不要緊吧？靜靜地，寬下心來……」

「唉……啊……嗚……」

「請提起精神來！」

少年讓柿本躺下來，取來藥汁，一口一口地餵柿本；然後又取來藥粉，侍候柿本服下。

島岡禮藏的信掉落在木板走廊上。

少年過去拾起，展信細讀，然後輕輕地放進業已熟睡的柿本懷中，放輕脚步走到廚房門口，對老婢女說道：

「師父的情形不太好，我去請山口玄庵大夫，此處請妳照顧一下。」

說完便出去了。

晌午，秋山大治郎已回到淺草的小道場。

不久，島岡禮藏也回來了：「我到江戶去逛了一圈，變得太多了。」

大治郎送上柿本的回信，禮藏讀完，道：「這就好了，日期已經決定。」

「地點呢？」大治郎問道。

禮藏不說話，只是將信交給大治郎。大治郎讀完信，只見禮藏眨着眼睛，自語似地說道：

「是柿本的字跡，一點也不錯。但是，和一年前送到大和的信，已有些不同……」

「何處有異？」

禮藏未答。

四

晚餐眞是豐富異常。

這也是啞婦的心意。當然，所謂的豐富，也不過是多了一樣菜：大葱燜蛤蜊豆腐！

「太好了！」島岡禮藏高興地說。

「師叔，請我父親來吧！」

「哦？」

「他不知道會多高興。」

「其實也很久不見了，有卅年年了！」
「所以，家父一定會很高興……」
「不過……相隔卅年，誰能保證一切照舊呢？」
「？……」
「阿大，這一點你也會了解的。」
「怎麼說？」
「卅年前，先師辻平右衞門自江戶隱退，撤居大原，師兄和我的劍道之途就逐漸分道揚鑣了！他是隨着時代的潮流用劍，而我却脫離了潮流，閉鎖在少年以來的劍道之中，自從我出道之後，至今一點也未改變。大治郎，不知你以後會走上那一條路？」
說到這裏，禮藏徐徐地喝了一口酒，續道：
「你看，我年近六十，却還得爲了與廿年前的對手一決勝負，千里迢迢來到江戶，師兄看到我這個樣子，又會怎麼想？……」
禮藏說着說着，咯咯地笑出聲來；大治郎抬眼望去，那是一張天眞無邪的笑容，既不以自己爲恥，也不怨天尤人。
「你道那個柿本源七郎是誰？他就是越後新發田的藩士柿本伊作的弟弟。廿年前，

江戶赫赫有名的市之谷的太田道場裏，也是個嚮噹噹的人物。那一天；柿本源七郎年輕氣盛，不可一世地來到我們的辻道場，向師父辻平右衞門請求比武……」
大治郎不禁嚥了一口口水，這些事情從沒有人對他說過。
「那時剛好師兄（小兵衞）出門在外，道場也十分沒落，除了先師之外，就只我一個人，在先師出面之前，照例由我先出場，結果一擊之下就擊倒了他。」
當時年方廿四歲的柿本源七郎，得意洋洋地帶了四個太田道場的門人，意圖一口氣打垮當時雖已沒落，盛名却仍顯赫的辻道場。
辻平右衞門知道有人上門挑戰，看都不看一眼，繼續在起居間埋頭看書。
話說當時——
島岡禮藏和柿本源七郎按規矩相對一鞠躬之後，同時抬起頭來。
那一瞬間……，
柿本的劍「切！」的一聲，遠遠地被挑了開去，彈到天花板上。
禮藏的木劍輕輕地落在柿本的右臂上……。
柿本臉孔一片蒼白，木然佇立，許久不動。
原來柿本此番聲勢洶洶，來意不善的闖進了辻道場，但，不用掌門人辻平右衞門親

自出場，就敗在其門人島岡禮藏的手下。此時柿本因敗北而羞慚滿面，眞是無地自容。片刻之後，柿本抬起蒼白的面孔，請求禮藏與其在十年之後，以眞刀比武。

「謹遵臺命！」禮藏立刻接受了。

自此之後，柿本離開了太田道場，沓然無踪。

十年之約已屆，兩人在筑波山以眞刀比武，激戰數十回合，兩個時辰之後仍不分勝負，只好再做十年之約。

「如果柿本源七郎在廿年前打敗了我，也許能順利地繼承了太田先生的道場，說不定現在已成爲江戶城內數一數二的名家了！」禮藏啜着冷酒，徐徐說道：

「這廿年來源七郎的勤修苦練，必定十分動人，爲了擊倒我，一個人孤獨地閉隱苦修。而我爲了這一位柿本源七郎，也隨時不忘修身養性，可是……」

說到這裏，禮藏頓了一下，縮回原已伸出準備倒酒的手，不勝感慨地說：

「這次一定勝不了……我也老了，不過，倒在源七郎刀下，亦死而無憾。」

大治郎默默地爲禮藏盛了一碗麥飯。

夜已深沉。

禮藏打開了包袱，拿出一把脇差（劍），說道：

「這是我送給你的紀念。」

那是一把越前守藤原國治鑄造的名刀，一尺五寸餘長，青芒畢露，寒光迫人！

「即使我能够勝柿本源七郎，但，一回歸大和，可能再也見不到你了。」

「這樣的名刀……」

「你就接受了吧！」

「多謝師叔厚愛，那，徒侄就愧領了。」

「這就好了，這是先師辻平右衞門所遺之物，名刀應配勇士，我一向希望把劍留給你。」

二人促膝相談，不知不覺地，雨聲已充滿室內……。

五

清晨，雨已止……。

「天黑之前我會回來。」禮藏只說了這句話就出門了。

當年，辻平右衞門四處行脚之際，來到大和地方，曾在芝村大庄屋島岡家借宿，當時十七歲的禮藏十分仰慕辻平右衞門之人品，因而拜師入門，一起來到了江戶道場。

自那時起，禮藏就跟隨着師父，十年之間未曾離開過江戶。十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日子，多多少少有一些值得懷念的事！

「島岡師叔今天會到辻道場的舊址去看看吧?」

大治郎這樣猜測着，一邊目送禮藏逐漸遠去，禮藏的身影愈來愈小，穿挿在大河那邊的田埂小路上。

禮藏戴着深深的斗笠，挺直的脊背，從容不迫地邁着步伐，輕快的走向大河堤道。和十年以前相比，並沒有什麼改變，怎麼看，都不像是個五十七歲的老人。

大治郎望着禮藏的背影，想起了今年六十的小兵衞，相形之下：「父親眞是老了。」

大治郎從大原囘來之後，在家裏只待了半年，就出門雲遊四方，修練劍術。當然這期間的花費，都是父親給的。去年初春囘到江戶，原來一向捉襟見肘的父親，日子忽然過得十分優裕，儼然一名退隱江湖的大戶人家，不止如此，竟也有一名年輕的農家姑娘隨侍在側！父親的錢不知從何得來?看他每日悠遊自在，連大刀都很少配帶。大治郎在擧目之間，忽然覺得父親的步履已不若以往矯捷了。

至於秋山小兵衞在去年年底挿手三冬被擊之事，大治郎更是未曾獲知。元旦當天大

治郎曾前往小兵衞處拜年，小兵衞亦隻字未提。

話說大治郎送走島岡禮藏，心裏忽然忐忑不安，憶起禮藏所說的：「替我送終便够了。」這句話。

想那柿本源七郎實非等閒之輩，廿年前一擊就被擊倒，但十年前已能與對方相持兩個時辰而不分勝負，現在又已經過了十年，功力一定大有進展。而相反的，禮藏若干年來一直在大和芝村過着平凡的日子，也未積極練劍。再說，這兩人的年紀相差有十多歲。

也許島岡禮藏已有敗北的預感。廿年來，柿本源七郎可說是爲禮藏一人活着，恨不能够一擧擊倒禮藏。

大治郎想到這裏，不禁倒抽了一口氣，柿本源七郎眞不愧是個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物，不惜以廿年的歲月孤注一擲，只求擊敗一位對手。

決鬪的日期正是明日淸晨。

地點是廐布光林寺前，雙方各帶一名見證人會合之後共赴廣尾荒原，決一生死。

大治郎照例淸掃十五坪大小的道場，打掃乾淨之後以淸水擦拭，動作雖很簡單，卻無一不合乎無外流之「整息術」，手脚和腰的動作均與呼吸成爲一體。這也是幼時父親

一手訓練而成，父親的原意，只不過是要自己的兒子有一副健康的體軀罷了。
　大治郎藉着清掃屋內外練整息術，約莫有廿年了，故而日常之動作，無一不與呼吸合而爲一。
　但……
　今晨却一反常態，大治郎甚覺心煩意亂。
　清掃完畢，大治郎開始練功。手持父親所贈之井上眞改鑄造的二尺四寸五分長名刀，裂帛似的一喝，揮刀上下……不知怎的，却無法達到忘我之境。
　晌午已過。
　秋山大治郎步出道場。
　過河往鐘之淵，一踏上堤防，已可望見松山下的茅草屋頂……是否可將島岡師叔之事禀告父親？
　大治郎甚是躊躇，不覺停住脚步。島岡禮藏曾經說過：「不必」。但是大治郎總放不下心來，若果島岡師叔敗在柿本刀下，自己是否應立即挺身向柿本挑戰呢？
　當然，大治郎若隨侍在旁，一定忍不住會向柿本挑戰。
　這是應該的？還是不應該的？

　這件事一定要問問父親。
　唉！大治郎轉而一想，爲何今天總是想這些不祥之事？不禁咋了一下舌頭，迅速轉身離去。
　大治郎漫無目的地四處走動。
　陽光照耀着大地。
　枝頭初綻的嫩芽在微風中擺動……。
　「爲何我的心情無法平靜下來？可見自己的修養還不到家……」大治郎深深地感到自己不行。
　大治郎忘情地彳亍着。驀然驚覺，才發現自己已置身於龜戶天神境內。
　「糟！走得太遠了。」
　實在應該早點趕回去，燒好洗澡水等候島岡師叔；此爲重要比武的前夕，晚餐桌上至少也應有一條魚。興念及此，大治郎連忙轉身，朝着原路走回去。
　但，走至大河畔時，雙腿却不聽使喚，竟往鐘之淵走去。大治郎正由堤防分岔道走下時，猛抬頭，忽見一年輕武士從父親家走出來，等他略一凝神細看時，不禁目呆地佇立，忘神地望着這位迎面而來的俊美武士：只見他盤着烏油油的髮髻，姣好的面龐，一

身淡紫窄袖方領的上衣，腰際兩把細窄精緻的長短兩刀。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佐佐木三冬。

三冬上了堤防，驀然發現這位年輕人死盯着自己不放，不禁怒從中來，鳳眼一閃，濃眉往上一挑，對着大治郎喝道：「來者有何貴幹？」

「不，沒有……」大治郎恍若大夢初醒。

「何故緊盯着我？」

「啊，對不起！」

三冬露出一臉不屑的表情，轉身離去。

天下竟有如此俊美的男子！大治郎目送三冬遠去之後，即快步下了堤防，穿過松林，來到屋後。

屋內傳來阿春的哭叫聲。

大治郎一愣，乃裹足不前。

除了阿春的哭聲之外，還伴着小兵衞的哄慰聲。

不久，哭聲逐漸停止，大治郎依稀可以聽見阿春在說些什麼，隨後，屋內已寂靜無聲。

大治郎大惑不解。算了，回去吧！於是迅速地走回堤防。

六

大治郎渡過大河，沿着松林走向眞崎稻荷神社。

田野裏已佈滿早春的稻禾。

薄暮時分的霞光一絲一絲的隱退，春夜緩緩地罩向大地……。

一條蜿蜒的小徑伸往大治郎的道場；此處原爲附近總泉寺之屬地，小兵衞幾經商榷，買下來替兒子蓋了道場。

大治郎隨着小徑的起伏快速地走着，馬上就可看見道場了！

道場邊的廚房門口，是那爿石井。石井之後，是一片密鬱的松林。

石井邊立着一個人影。

「啊！島岡師叔回來了。」大治郎加緊了速度，三步併做兩步，跑向石井邊。

在井邊洗臉的島岡禮藏，似乎也發現了大治郎，放下了水杓，迎了過來。

就在這一瞬……。

一支箭飛馳而至，噗地一聲，射入禮藏的胸前。

「啊！」呼聲不知發自大治郎抑或禮藏？

大治郎縱身一躍，青芒一揮，撥開隨之而至的第二支箭，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禮藏，身子一側，追向石井後的樹林裏。

嗖！地一聲，又是一支箭！

大治郎已置身於濃暗的林中，舉目四望，左前方有一瘦小身影，正舉着一把長刀徐徐地靠向前來。

不錯！正是昨日西光寺後柿本源七郎家中所見到的少年。

滿腔激憤的大治郎大喝一聲，躍向伏身刺探的少年，舉劍揮下，少年慘叫一聲，右臂已離身彈向空中。

血花四濺！

大治郎再一揚劍，正待一舉而下，石井邊忽傳來一聲哀叫。

是島岡師叔？還是別人？

大治郎已無心再戰，倏地衝出樹林；少年趁機撫着傷口，跌跌撞撞地逃向樹林深處。

大治郎奔出樹林，不禁熱血賁張！利箭已穿心的禮藏一膝着地，握着脇差，正面對

着兩位幪面人苦戰，井邊有一幪面人匍匐掙扎！

大治郎雙足一躍，劍影如風而下，嘶嘶！兩聲，左側那人一聲不響地倒了下去！

剩下的一人舉着刀，向大治郎劈了過去，大治郎以劍鋒向着自己的面孔，左腿往後一撤，熊腰一閃……。

「哇！」一刀劃向幪面人的頸喉之間，只見血光忽閃，蒙面人悶吼了一聲，噗咚倒地。

「島岡師叔！」大治郎連劍也未收，奔向島岡禮藏，禮藏强撐着的一條腿終於無力地倒下，整個身軀軟弱地倒在大治郎懷中。

那一支箭深深地揷在禮藏胸上。

「師……叔……」大治郎哽咽着。

「嗯！」禮藏抬起頭，在黑暗中看來，那是一張充滿着微笑的臉。

「至此爲止！」禮藏清清楚楚地說了這四個字。

鄰家的啞婦呆立在廚房門口。

島岡禮藏就此氣絕。

七

夜已深沉。

秋山小兵衞和大治郎以手推車推着盛在棺木裏的禮藏遺體（胸前還插着箭），來到西光寺後柿本門前。

寒風陣陣！

不出意外，看不到少年出來。

小兵衞一拳打破大門，進去之後又一脚踢破玄關的板門。

「阿大！小心一點！」

說完，小兵衞取出皮繩束在額頭上：「你不可離開禮藏的遺體。」

「是。」

柿本源七郎出現在玄關，靠着柱子立着，一手扶着腰際的劍，喘着氣問道：「來人是誰？報上名來……」

「你是柿本源七郎吧？」

「不錯？」

「你的手下以卑鄙手段射殺了島岡禮藏。」

「什麼？……」柿本浮腫的臉從黑暗中浮現出來，聲音卡在喉嚨裏，驚愕中夾雜着痛苦。

小兵衞和大治郎愕然相望；這就是柿本源七郎?!

柿本衝到手推車前，棺木裏躺着的，正是胸上一支箭的島岡禮藏；柿本忽的全身打抖，呻吟着說：

「是……一定是三彌做的好事！……」

「別裝了，心裏有數吧！」小兵衞冷冷地說道。

「……你……射箭的人是本人的門徒伊藤三彌，沒有錯……。」

大治郎一聽，正待拔刀出鞘，小兵衞左手一擺，阻止了他。

「島岡兄，原諒我……」柿本的聲音十分奇異，只見他跪在遺體前，半晌不動。

「嗚……嗚……」柿本呻吟了一聲，只見身體一晃，小兵衞上前去扶，這才發現柿本以腰間的刀已然刺進了自己的胸膛。

八

數天之後。

淺草今戶的本性寺墓地。

秋山父子立在島岡禮藏的墓前，默默地燒香。在禮藏旁邊葬着的，正是小兵衛之妻阿貞之墓。

「伊藤三彌這個年輕人，說不定還是柿本源七郎的孌童。」小兵衛猜測着

「據說伊藤三彌是新發田藩江戶官邸的御用人伊藤彥太夫的三男。」大治郎說道。

「哦？伊藤三彌現在行踪不明。阿大，你也應該提防一二，三彌被你砍掉右臂，現在又失去了他熱愛着的師父，這種仇恨是很深的。」

「……」

「走上劍客這條路是你自己選的……」

「孩兒知道。」

「所謂劍客，不管他本意如何，必須和人比劍。每一次比劍結果，幸能戰勝留存性命後，還得背負仇恨重擔，唉！」

說到這裏，小兵衛感慨萬千的看着島岡的墓碑，再將視線投在阿貞的墓上，緩緩說道：

「禮藏應該知道他就葬在阿貞的旁邊。」

「？……」

「禮藏生前來到江戶之後，一定也曾到阿貞墓前獻花。」

「這是怎麽囘事？」

「你知道你母親是伊勢桑名的浪人山口與兵衛之女，自小就在你師祖的辻道場幫着打雜。」

「是，這事孩兒不知道。」

「禮藏和我都想獲得阿貞，結果，我勝了。」大治郎第一次聽到這件事。

「自從那時起，我和禮藏的劍道之路便分開了。」

小兵衛轉過身去，望着陰霾的天空，嘆道：

「這件事要如何通知大和島岡家？……還是你替我送封信去吧！」

「孩兒遵命！」

濃雲密佈，遠遠地傳來了幾聲春雷。

「不過，阿大……」小兵衛傷感地說道：

「柿本源七郎這個傻子，已經病得那麽重了，還不放棄履行和禮藏的誓約，柿本一

定也以為自己無法獲勝吧?」

藝妓風波

一

「不，不過因……師父不是別人，我才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所以請師父一定不能透露風聲，不然我的麻煩就大了。」

房間部的下女阿元，一面替秋山小兵衞斟酒，好像怎麼樣也忍不住，一定得把事情說出來才能安心似的，於是把實情一一都抖了出來。

地點是在小兵衞經常光顧的淺草河邊客棧的「不二樓」的隱密房間裏。

在三天前的中午。

阿元和不二樓的廚師長次，正在現在小兵衞所住的房間裏互相擁抱，男貪女愛，翻雲覆雨，做那種事之際。

「哦?……」

秋山小兵衞拿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轉眼盯住阿元那青春似火的圓潤粉頸。

「討厭的師父，你若再不改那色迷迷的眼神，我就不再說下去了。」
「抱歉得很！後來怎麼了？」
「就在那緊要關頭，突然來了客人，我眞嚇壞了。」
「很可惜，沒有看到當時長次是怎麼一副德行……」
原來阿元和長次是在客棧主樓的長廊上碰面的，經過短暫的商量，便雙雙躲入樓下那間朝向內院的房間，那個房間在和主樓相隔一道走廊的另一棟樓房裏，上下各有兩間他們是在樓下的一間。毫不知情的侍女阿兼，帶著兩個客人到他們正在幽會的房間裏來。
雖然這只是短暫的幽會，可是兩個人都已達到忘我的境界。當他們聽到由走廊上逐漸傳來的脚步聲而起身時，已經來不及逃走了。
「快！快逃……」
「不二樓」特別嚴禁佣人們的這種行爲，萬一事機洩露，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阿元敞開的衣襟，隱約露出豐滿雪白的乳房，她還來不及整理一下，便忽忙的抓著長次的手臂，打開了牀邊的紙門，大步的跳出去，又很快的關上。
他們跑出去的地方並不是屋外，相當於並排著兩個榻榻米一般大的房間，在房間的

另一邊，正好有一個主屋專用的厠所。
當阿元和長次逃進厠所裏的時候，正好阿兼於此時進來，她立刻打開了面對內院的紙門。阿兼是一個大個子的中年女人，反應不算敏捷，如果換做一個反應靈敏的侍女，一定會感覺到溢滿整個房間的一對男女的氣味。
春日和煦的陽光，照射在內蔽的庭院裏。
此時走進兩位男客，其中的一人說：
「請把紙門關起來。」
可是另一人又說：
「不，正好相反，要說秘密話的時候，將紙門打開比較好。」
說話的語氣雖然低微，却被躲在厠所裏屏息偷聽的阿元與長次聽到了。說話的人就是曾經好幾次到「不二樓」來的山田勘介，大約五十歲左右的「御家人」（譯註：幕府最低級的直屬武士），年俸三十二包（米），另加眷屬工人津貼的武士。
山田勘介是將軍府屬官中最低級的家臣，他無法得到任何一種固定的職位，在天下太平的現在，無所事事，還接受俸給，總被人視爲是一種累贅物。他出門的時候還說：

「那麼重的東西（武士刀），實在懶得佩帶了。」

他的住所在本所第三條街，在此已度過了三十年，只是過著喝酒賭博的生活。他率領著附近以及深川一帶的無賴，每當風聞什麼消息或有機可乘之時，就到處去威脅恫嚇，這些行動對他來說，眞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他就是那個每一次到不二樓——在酒醉飯飽之後不付錢還反要向店主要幾文才肯離去的那種人。

這種人見人惡的最低級武士，在當時社會中到處皆是屢見不鮮。

阿元道：「我告訴你，師父，山田勘介這傢伙有點奇怪，從去年夏天起，手頭好像忽然濶綽起來，到我們這裏，都規規矩矩的付賬了。」

「是嗎?」

「侍女們的小費也照付，身上的衣服也像樣多了。」

「是嗎?」

「不管怎麼說，心坎裏總是七上八下的躭心死了。」

阿元與長次在厠所裏抱做一堆，由於太過緊張，雖然聽得到門外那兩個人的說話聲，可是却聽不淸楚說的是什麼。不久，山田勘介大聲笑著說：

「不用躭心……但對方是將軍近側高官的石川甲斐守。要是疏忽或輕舉妄動，被他咬上一口，我怎受得了。」

只有這句話是淸淸楚楚的進入阿元耳中。

接著，另一個客人吞吞吐吐的說：

「不過這也太那個了……」

勘介打斷他的話說：

「一切有我，不用躭心，這不是個一百兩百的生意。」

好像充滿了自信的樣子。

就在這個時候，阿兼端來了酒菜。

山田勘介付給阿兼小費，並命她準備洗澡水。

在這兩個人離開去洗澡之前阿元眞是「嚇死了」，因爲她偷聽到了他們兩個人的秘談。

阿元的故事就是這樣。

去洗澡之後，阿元和長次從厠所中出來，從走廊上跳到內院，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慌慌張張的逃走了。

秋山小兵衞口裏含著冷酒說：
「看來，這一個無賴的御家人，是想威脅石川甲斐守了。」
「這一位石川什麼守大人，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怕山田勘介這傢伙威脅他呢？」
「當然是有什麼把柄被他抓在手中，他才敢去威脅。」
「眞是……」
「妳源源本本的告訴了我，心裏應該輕鬆不少了吧！女人這種動物，心裏是藏不住什麼秘密的，不是嗎？」
「眞討厭……不過我眞的輕鬆多了。」
聽說跟山田勘介一起來過的那個客人，是個規規矩矩穿著盛服的武士，大約是二十七、八歲的模樣，臉色蒼白，面帶憂鬱。阿元形容他和勘介一起走出去時的印象，告訴小兵衞說：
「我懷疑他是不是得了癆病，我眞是這麼認爲。」
小兵衞走出「不二樓」的時候，板著臉，愼重其事的對阿元說：
「把長次的嘴巴給封住，這不是你們可以隨便說著玩的，知道嗎？」

阿元臉色發青，顫抖不已。
坐上渡船，盪漾在春宵昏暗的隅田川上。他從頭回想了一下事態的經過情形，覺得還蠻有趣的。
雖然現在還不明詳情，可是無賴如山田勘介之流，竟敢威脅御側衆石川甲斐守這麼一個高官，他必然已掌握住一些什麼好線索。
御側衆是服侍於將軍近側，傳達御令的高官，如同今日的秘書或副官一樣，統率他們的便是「御側御用人」。
御用人不時隨侍於將軍身旁，他擁有無上的權柄，即使老中高齡的幕府閣僚，也不敢侵犯他的聲威。
目前顯赫一時的老中田沼意次，也曾官拜過此一御側御用人的職位，而後升格爲老中。因此田沼的勢力在現在的御側衆當中，也是牢不可拔的。
話說，石川甲斐守既是一個食祿八千石的旗本（譯註：德川幕府直屬家臣）高官，他的一切排場幾乎也就和諸大名（諸侯）沒什麼分別。
石川甲斐守曾經擔任過書院番頭的高職，這是一種統領護衞的重要職務，去年春天，才晉升爲御側衆。

這完全有賴於田沼老中的栽培，對於甲斐守來說，誠然是：

「大恩宏德，無以爲報」

的事情，因爲既然能晉升爲御側衆之一，就能更進一步的大展鴻圖，得到將軍賞識，而再晉升爲御側用人，甚至大名的機會了：

「也不是毫無可能的。」

因此，無論如何，如果現在石川甲斐守有什麼把柄抓在山田勘介一般無賴之徒手中，一旦傳出去，對於甲斐守來說，也眞是一件：

「不可收拾的事。」

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

二

又過了三天。

最近，秋山小兵衞在每天吃過早飯之後，都叫阿春划船載他橫渡大河，跪拜在今戶本性寺同門故友島岡禮藏的墓碑前，順便也淸掃一下亡妻阿貞的墓，再去附近兒子大治郎的道場巡視一番，這已成爲他每天的例行公事了。

禮藏和柿本源七郎的眞刀比武告一段落之後，大治郎便帶著禮藏的遺髮及父親小兵衞的書信，前往禮藏的故鄉大和的芝村。

禮藏的胞兄大庄屋（鄉長）島岡八郎右衞門，就住在這個芝村中。

按理說，應該把遺體送至此處，可是路途迢迢，再說，島岡禮藏曾在比賽的前兩天夜晚，交給大治郎黃金十兩，並留下遺言：

「我死後，只要通知故鄉大和即可，我曾稟告家兄，請其諒察。至於我的遺體，請看在過去情分上，用此錢替我處理善後，我亦瞑目矣。」

秋山父子決定遵從禮藏的遺言，可是既然比劍的經過帶來了異乎尋常的結果，便也不能只送一信就了事了。

大治郎如此想來，就懷著禮藏的遺髮，前往大和的島岡家。

可是自殺的柿本源七郎是越後、新發田的家臣，柿本伊作的胞弟，所以對他不能不予理會。

小兵衞前往新發田官舍，會見了柿本伊作，告訴他事情的經緯，伊作深明事理，回答他說：

「舍弟還可算得是一名劍客，了無遺憾才是，閣下盛情厚意只有感謝了。」

說完以後，馬上著手領回秋山父子安置於麻布西光寺後山房子中的弟弟源七郎的遺體。

至於被大治郎砍斷右臂的伊藤三彌，依然未見蹤影。

關於和柿本同爲新發田藩的佣人伊藤彥太夫的三子三彌的事情，柿本伊作說：

「鄙人會轉告伊藤彥太夫先生。」

從此他們就失去了音信。

（三彌這一個年輕小子總不會死掉吧！）

小兵衞更加不放心了。

既然以劍客身分立足於世，復仇銜恨，在所難免，即使像小兵衞本身，過去曾使幾個對手負傷，也曾殺死幾個對手，他也一樣無法避免此項結怨。

這些人的看法是：

（勝者必須以某種型態，背負起他人對他的仇恨）

雖然這是每一個劍客無可逃避的命運，可是只要想到（啊啊……這麼說來，我的兒子也必須如此，一件又一件的背負起被他打敗的對手的怨恨……）

爲人父者，也難免會慨然而歎了。

（尤其是同性戀者的仇恨，聽說都是特別根深蒂固的……）

無論如何，柿本源七郎是伊藤三彌的師父，也是他的同性戀人，他正染患著重病，伊藤三彌是爲了搭救柿本源七郎於未然。他拿錢雇用市井無賴的劍客，手中持著最得心應手的弓箭，只發了一箭，便射死了如島岡禮藏這般高手，手段雖然卑鄙，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年輕人。

秋山小兵衞一直記掛著：

（最不放心的便是這把弓箭……希望不要如此害了自己的兒子……）

每一次當他到本性寺去膜拜的時候，就想起了這件事。

也就是因爲這樣，最近小兵衞總是鬱鬱寡歡。

加上最近，侍女阿春從早到晚的逼著他：

「擧行婚禮」

隨著佐佐木三冬對於已屆六十歲的秋山小兵衞的思慕之情既濃且深，阿春也就漸漸的更坐立不安起來。三冬每三天會出現在小兵衞家中一次，共度一刻（兩小時）時光，根本不把阿春這人放在眼裏。

漸漸的小兵衞也期待著與三冬閒聊，三冬頗爲健談，有關她和「四天王」共同經營

的井關道場，以及江戶市裏的見聞等等，總是說個不完。

再說，三冬雖是女流之輩，可也是一個道行很高的劍客，只要談到劍術方面，她立刻就會眉飛色舞，小兵衞也會不知不覺的向前移膝。

三冬以滿懷柔情而濕濡的雙眸注視著小兵衞，雙十年華處女的馥郁體香，從男裝下面散發出來，小兵衞雖然覺得：

（這就有些麻煩了……）

可是心裏不免還是飄飄然的有著感受。

「眞討厭，那種有男子氣慨的女人，不要再讓她來了。」

阿春生氣了，撒嬌一番之後就回到了關屋村的娘家，每一次小兵衞都乖乖的去接她，說盡好話，才把她帶回來。

「那一個女武術家，我只不過覺得她蠻有趣就是，阿春，妳擔心什麼？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你我擧行正式婚禮，讓我們成爲正式夫妻好嗎？」

「只要擧行過婚禮，三冬就可以來了嗎？」

「是啊！當然可以。」

由於這個緣故，小兵衞曾經對她許下一個諾言：只要大治郎從大和回來，我們就立刻結婚。他根本沒有拋棄阿春，就像拋棄剛剛搗好的糍粑一樣的念頭。小兵衞已經決定傾其餘生，以自已都覺得意外的力量來愛撫廿歲的阿春姑娘。

（無論如何，到了這種年齡……）

小兵衞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兩個像自已孫女一般的女人，對他這樣着迷。

由於忙碌的生活，小兵衞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忘却了在不二樓時，阿元告訴他的故事了……。

又過了四、五天，某一個下午。

有一個中年武士，走過了煙雨濛濛的街道，來到了小兵衞的家裏。

他名叫岸井甚平，是小兵衞在四谷開道場時的門徒之一，是羽州•松山二萬石的大名——酒井石見守忠休的家臣。

自從小兵衞隱居於鐘之淵後，這一位岸井，還每年一度帶著禮物來問安，他沒有什麼劍術的天分，反應遲鈍，一點也不靈敏，可是小兵衞曾告訴大治郎說：

「此人的人品是可以信賴的。」

「久違了，師父，您還是這麼硬朗，甚平很是高興。」

小兵衞面露微笑的接受了滿臉笑容而溫和的岸井甚平的問候，回答說：

「謝謝你啦，你也蠻健康的，太好了……」

阿春回到娘家去拿新鮮的蔬菜，小兵衞一個人在那裏保養著佩刀。

岸井甚平的職位是酒井藩的御留守居。

這是一個負責本藩與幕府，以及他藩之間交際聯繫的重要職務，是一藩的外交官，無論人品、頭腦都得超越羣倫，否則便無法勝任。

居於這種職位的人，竟然練了三年劍術，可說是很少見的。

「婢女就要回來了，暫且先喝些冷酒吧！」

小兵衞親自到厨房去提冷酒，回到了朝向內院的房間。

「師父，在喝酒之前，我有……」

岸井甚平雙手著蓆，跪拜師父。

「你這是怎麼了？」

「其實我是爲了一件事情，特別來請敎師父的。」

「到底是什麼事？」

「那是……」

「有什麼不好說的嗎？」

「卽使再不好出口，也得稟告師父知道，敢請師父惠示高見。」

「那你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弟子無任惶恐。我有一個表兄，名叫入江金右衞門，是將軍府御側衆之一，石川甲斐守大人的御用人。」

「嗯……」

秋山小兵衞的雙眼，像一顆星似的閃了一下。

小兵衞這才想起了八天前，在不二樓的一名侍女告訴過他的那件事。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岸井甚平告辭了。

阿春幾乎是和他擦身而過，回到房裏，看到桌上有碗盤之類，豎起眉毛說：

「哎啊！師父，那個女劍客又來了啊！」

小兵衞不等他說完，就回答說：

「眞是傻裏傻氣的，我只是和一個客人喝點酒罷了。」

「你這麼一說好像也是……」

「喏！阿春，我們家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了，我本來很爲此事擔心，現在有一個好機會自動送上門來。」

「那太好了，是財神爺來了嗎？」

「只要進行順利，財源就會滾滾而來，妳等著瞧吧！」

三

第二天，長久以來的梅雨終於停止了。

下午，小兵衞又吩咐阿春划著自用的小舟橫渡大河，從碼頭上徒步走向淺草。並木町的茶館（巴屋勝藏）。

昨天來拜謁小兵衞的岸井甚平，正在屋樓上的隱密房間裏，等待著小兵衞的來臨，隨他而來的是一個人品高雅、六十歲左右的老武士。

「久仰閣下大名，本人是岸井甚平的表兄入江金右衞門，敬請指教。」老武士十分殷勤的問安，接著又說：

「本想派一頂轎子來恭迎師父，可是聽說師父要徒步走來，這使我感到非常惶恐不安。」

從他說話的態度看來，不愧是個高祿旗本御用人。

服侍於將軍德川家治側近的八千石旗本高官石川甲斐守，擁有包括家臣、長工、丫環，以至下級的婢女、傭人等，超過一百人的下屬，除了官邸之外，還有別舘。官邸裏也區分爲內外院，儼若諸侯的住處。外院是公開的官邸，內院便是夫人、子女，以及貼身丫環女人的世界。

御用人入江金右衞門，自從曾祖父那一代，就世襲著執掌內院事務的重要職位。

「甚平是鄙人阿姨的孩子。」

金右衞門這樣說著，回過頭來愁眉苦臉的看著岸井。

因爲他看到目前要請敎並請求助以一臂之力的秋山小兵衞，是一個如此瘦小的好好老先生，所以心理難免嘀咕起來了。

「這樣一個老人靠得住嗎？」

三個人的長談，竟達一個時辰之久。

之後，入江金右衞門叫了一頂轎子，先回去了。

小兵衞和岸井留在巴屋裏，慢慢的喝著酒。

「據令表兄說，御側衆石川甲斐守大人眞是一位人品非凡的好人。」

「是的，師父，這話是眞的，他很得老中的信任，將軍對他的印象也很好，再加上他又是一位公正無私的淸官，所以後宮的人緣也很不錯。」

「如此的好人，怎麽還會生出那種不肖的兒子呢？」

「就是嘛，這是不能張揚出去的。不過這一次表兄入江眞的是束手無策了。師父，見聞廣博，又能洞察人性表裏，一定得賜助一臂之力。」

「這是你自己的事，哈哈……」

「弟子豈敢。」

「不過，不管怎麽說，你是有諸侯家御留守居的身份，總是不能和我一樣的自由自在了。」

「師父所言甚是。」

兩個人一同在巴屋吃了晚餐，詳細的討論了一番各方面的情形。

入夜以後，小兵衞坐著轎子，經過了大川橋，回到鐘之淵的家裏。

春意正濃，縱使是黑暗的臥房，却正是春宵一刻。阿春富有彈性的乳房，漸漸的香汗欲滴。

小兵衞的雙頰恣意的摩挲著濕潤的乳房。

「啊！對了，趁我還記得，現在趕快告訴妳。」

「啊……啊，師父……」

「明天早上，懂嗎？」

「啊，不要，師父。不要放開……」

「明天到妳娘家關屋村去，請妳父親去找那住在四谷的彌七，告訴他，立刻到我這裏來一趟，好嗎？」

第二天下午……。

住在四谷傳馬町的探子彌七，聽到了阿春的父親岩五郎的口信，跑到小兵衞那裏。

「彌七，又要勞駕你了，你願意爲我跑一趟嗎？」

「師父！您說那裏話，弟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只要師父吩咐一聲，弟子一定照辦。」

「其實，這件事是那個岸井甚平拜託我的。」

「是岸井大人嗎？……」

彌七向前移膝，準備聽個究竟。

彌七雖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探子，却是個曾經在四谷道場，修練劍術的秋山小兵衞

的門徒之一，和岸井甚平可說是有同門之誼。彌七的太太所經營的「武藏屋」，在這四谷一帶可算得是數一數二的。由於職務上的需要，常常得款宴各界人士的岸井，據說也常利用「武藏屋」。

彌七的武藝遠勝於岸井，以前同在道場練武的時候，彌七就常把岸井甚平當木偶一般玩於股掌之上。

「這一次我要請你這吃公事飯的人幫忙的是：暫且忘掉公事，助岸井一臂之力，你肯幫這忙嗎？」

「師父言重了，當然沒有問題。」

「起初在尙未淸楚事情原委的時候，我是想拒絕的，可是後來我發現，石川甲斐守大人好像很値得去搭救，所以就答應下來。」

「石川……就是那位御側衆嗎？」

「正是。」

「我眞嚇壞了。」

「彌七，你且聽我說吧！」

如此兩人的密談又長達一個時辰之久。

三天後……

「師父！我已經調查出一個大概了。」

彌七再度出現。

四谷的彌七，從三天前就秘密的調查過無賴御家人山田勘介的身家情形。

在江戶的許多探子中，四谷的彌七算是赫赫有名的，他還訓練了許多密探，分佈在城市中的各個角落。這些密探都有正當的職業，例如桶匠、煙草店、路邊攤販等。若有犯罪事件發生，他們就負責打聽消息。雖然他們也替公家做事，可是公家並不支給他們薪金，而是由探子老大負責照顧的。探子的工作是義務的，他們在町奉行所的「與力」、「同心」（譯註：刑警隊的高級警官）等的指揮之下做事，雖然公家對他們也有少許的貼補，可是靠此是無法維生的。

因此許多探子都狐假虎威，表面上是替公家服務，背地裏却想找一些不正當的金錢來源。

只有彌七這個人是從他父親那代開始就做探子的，因爲他的太太做生意，可以維持優裕的生活，以故他時常挺起胸膛很自負的說：

「我不曾做過一件對不起良心的事。」

四

「我眞是想也沒有想到，眞有些驚訝。」

四谷的彌七報告說——。

山田勘介在本所的自宅之外「還有別舘」，他的別舘並不是小公舘，雖有金屋却未藏嬌。

勘介在淺草田原町的別舘開了一家舞孃應召站。

舞孃、舞妓產生於元祿年代（譯註：德川幕府初期到中期），以三味線（像月琴的一種樂器），淨瑠璃（民謠故事的一種）、舞妓等，陪伴於諸侯或武士的筵席裏。

閒言少敍，我們無法詳細考據舞妓的歷史，不過江戶已逐漸發展爲一個大都市了，這且不提，著名的天皇所在地京都，爲德川將軍治理日本天下的城下都市，就是江戶。都市中的風俗，也逐漸複雜多采，達到了繁華的頂點，各地遊樂場所中的舞妓，自然就應景而生了。

大名的武士們，已不在自己的官邸中豢養舞妓來陪伴賓客了，這是由於官邸中連宴席也不設了，只要有錢、有時間，大江戶中可供吃喝玩樂的地方多的是。

再說……

聽說，最近把舞妓稱爲「藝妓」、「藝者」，人們所說的話，改變起來也眞快。

秋山小兵衞苦笑著，繼續對彌七說：

「以前所謂的藝者，是專門用來稱呼舞藝超羣的人的……經過長久歲月之後，竟自然而然的變成了稱呼舞妓的名稱了，怎不令人慨歎。」

御家人山田勘介，替他十九歲的女兒命名爲「初絲」，要她做一名藝妓，另外還雇用了五名藝妓。去年二月便開始做起買賣來了。

勘介收編了本所一帶的一批無賴爲手下，管理淺草別舘中的藝妓們，自己往返於本所的家和別舘之間。勘介的妻子已於五年前病死了，只留下一個女兒阿里。

因爲勘介旗下的阿里爲首的藝妓們，個個貌似天仙，所以應召站的生意很好。江戶每一角落的餐館、飯店等，都非常歡迎這些藝妓。

小兵衞十分慨歎的說：

「眞是世衰道微了。」

他的表情似乎在說，自己雖然沒有批評別人的資格，可是也太……。

接著談到了山田勘介要脅石川甲斐守的這件事來，這一事件起於勘介說：

「下官的女兒阿里，懷了甲斐守大人令郎源太郎的孩子，請問應該如何處置？」

在日本橋・濱町石川別舘服務的家臣掘米吉太郎，將勘介的要求轉達給他的主公石川甲斐守。

聽說，今年二十一歲的甲斐守的兒子源太郎，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前，曾經在別舘中療養，家臣掘米吉太郎在他的療養期間，建議源太郎：

「有時也該出去散散心了。」

就把山田勘介旗下的藝妓，叫到濱町的別舘來，以便使源太郎欣賞三味線和舞蹈。

據說，源太郎所得的是「氣鬱症」，秋山小兵衞說，這是一種「豪門大戶，紈袴子弟所得的奢侈病。」

無論如何，源太郎是石川家的單傳兒子，從小就被寵愛慣了，不只是父親甲斐守，連他的母親眞佐子也像母貓舔小貓一般的溺愛他，從來不讓他離開身旁一步。

掘米安排了「散散心」的一宵之後，源太郎的氣鬱症竟然不藥而癒。

從這一夜起，源太郎始終無法忘懷那藝妓——初絲，也就是勘介的女兒阿里。從初秋到十二月，源太郎好幾次吩咐掘米，只召阿里一人到別舘來。

由此可以斷定，這兩個人就是在這段期間成其好事的。

臘月，源太郎回到了麴町，三番町父親的官邸之後，還到別舘和阿里幽會了三次。

山田勘介告訴了掘米吉太郎有關阿里懷孕的事情，掘米再將此事傳達給官邸內院佣人入江金右衞門，這已經是半個月以前的事了。

入江乍聽之下頓覺愕然，非常狼狽。不過這種反應也是預料得到的。

因爲入江正在爲少主源太郎籌備婚事，這一件婚事還是顯赫一時的老中田沼意次所特別關照的。對象是七千石的高官，生駒筑後守的次女。

入江在稟知主公以及家老之前，就先告訴了夫人，斟酌一番。

「因爲我的職權範圍是內院，所以就和夫人有密切的關係。」

入江金右衞門曾如此的告訴小兵衞，他所指的可能是他深受夫人的信賴。夫人告訴他：

「這件事情，不要稟告主公知道。」

接著，就把源太郎叫過來審問一番，源太郎一語不發的站在一旁，因爲這是一件「其來有自」的事。

夫人斥退了源太郎之後，把入江金右衞門叫過來，當場交給他黃金五十兩，說：

「用錢去解決吧！」

可是已經事不由己了。

山田勘介所要求的金額也太離譜了，居然開口要求千兩重金，是夫人所給的二十倍。

夫人出身於武州岡部二萬二百五十石安部攝津守家，難怪器度也特別大，和石川之間的感情，也不能說是太「和睦相親」。她只為甲斐守生了一個獨子源太郎，除此之外，甲斐守還有庶出的三個女兒。

夫人雖然自視很高，不過她還不虧為一個大名的公主，處理任何事情都很公平，把內院治理得井井有條，不曾煩擾過甲斐守。

聽到了山田勘介千兩重金的要求，在她四十四歲端麗的面容上露出了慍色，說：

「未免太過分了！」

可是，接著又說：

「他雖然很可惡，但是也不能把這個無賴宰了。」

只好壓抑住滿腔怒火，仔細的和入江金右衞門商討對策。

山田勘介甚至提議阿里「上官邸去做一名側妾」，可是這是無法辦到的。她的丈夫

由田沼老中推薦，晉升為御側衆之一，現在又正為她可愛的兒子源太郎進行婚事的準備工作，加上源太郎還是未繼承父業的弱冠之身，怎能先收一名藝妓為側妾？

當時夫人手邊的錢只有一百二十兩。

將這些錢全部交給入江佣人，請他付給勘介。可是經過幾番交涉之後，勘介仍然不肯答應。入江佣人曾建議，在此事未洩露之前，先「稟告主公或家老……」可是夫人堅持不允。

理由是，因為自己管教不嚴，所以「源太郎才做出這種敗壞門風的事，怎麼可以讓主公知道？」夫人的口氣完全顯示出，她擔負著教育監督獨子的全責。

無論如何，這種敗壞家門之事，除了入江佣人之外，家醜不可外揚，必須在暗中予以解決。

可是，千兩鉅款如何籌得？

夫人的內心充滿了焦躁與苦惱，使得她寢食不安，骨瘦如柴。

入江無法打開這一僵局，只好秘密的去與岸井甚平商量。

五

四谷的彌七來報告的翌日申時（下午四時左右），不二樓的厨師長次，滿身大汗的跑到小兵衞家中，告訴他說：

「山田勘介剛才來過，和他一起來的就是前幾天來過的那個客人，絕對不會有錯。」

因爲小兵衞早已囑咐過阿元，如果勘介在此處出現，就「立刻通知」，長次是奉命而來的。

「好，跟我走。」

小兵衞立刻帶著長次坐上庭外小溪裏的小船，由阿春執竿。

到了碼頭上的不二樓時，阿元跑到風雅的草屋頂門外說：

「師父，現在他們兩個人都進了洗澡間。」

「好!……」

秋山小兵衞沈默片刻後，對阿元說：

「好吧!妳就帶我去那天妳和長次躲藏的厠所吧。」

「師父，這樣好嗎?進去容易，出來可就難了。」

「不妨事。」

沿著庭院，小兵衞偷偷的鑽進分館樓下的房間裏，再經過泥地空房，躲進了厠所裏。

看來，勘介和他的客人似乎打算和上次一樣，在這房間中商談片刻之後再洗澡，然後喝酒吃飯。

小兵衞大膽的溜出厠所，蹲在泥地房間的地上，隔著一扇薄薄的紙門，偷聽兩個人的交談。

只聽到他們喁喁細語，不久勘介大笑說：

「別擔心，到了最後關頭，只要有七、八百兩，我就會答應下來，放心好了。」

「有沒有問題啊?」

「我讓自己的女兒做藝妓，又蓋了新房子，生意做得也很不錯，看來是很順利的。可是實際上却苦得很，我還欠了一百兩的賭帳，這是無法賴掉的，因爲對方都是當地的無賴，只好借用你的手，扮演這場戲。要是這筆鉅款能騙到手，將來還可大做生意，你也可以把那份不自由的官邸工作給辭掉，冠冕堂皇的和阿里結爲夫妻了。」

「話雖不錯，可是……」

「無論如何，卽使是源太郎也想不到，阿里肚中的孩子會是你的骨肉。」

「這會不會露出馬腳?」
「相差一個月，怎能知道?早產的多的是。」
「嗯……嗯……」
「錢到手之後，我想在中州的鬧市開一家大規模的飯店，還要標新立異的想一些別人想不到的花樣。」
山田勘介愈說愈興奮，接著說：
「我去一下厠所。」便站起身來。秋山小兵衞聽到此話，也無動於衷，他一動也不動的仍然蹲在那裏。
只聽得紙門「嘩啦」一聲打開。
「啊……」
山田勘介打開紙門後，發現小兵衞好像是一個僵屍似的，嚇得面色蒼白，滿身顫抖。
小兵衞抬眼一笑，像戲弄小孩子一樣的說：
「你們的談話我全部聽到了。」
「唔……」

勘介此時猶如墜入五里雲霧中一般，摸不清頭腦，心裏嘀咕著：這個從來沒有見過的小老頭，怎麼會在這裏?
「山田前輩，你怎麼了?」房間裏的客人這麼問道，可是勘介驚嚇得已說不出話來了。
過了一會兒，小兵衞突然站起身來。他老朽的瘦軀在勘介眼中看來，頓時增大了兩三倍。
「啊……」
「唔……」
勘介完全被嚇呆了，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看見小兵衞走近房來，伸手關上了紙門。房間中的另一名男子，即勘介之客人，直起腰來厲聲責問：
「什麼人?」這名瘦骨嶙峋的青年武士，聲音微顫的問道。
「何方人士?如此冒昧?」
山田勘介沈吟著。
「什麼?……這句話該由我來說。」小兵衞說。
「嗯……」

「老兄，你這陰謀未免太毒辣了吧！喂，這位年輕人，你就是石川甲斐守大人的家臣掘米某某某吧！怎樣？我猜對了吧！哈哈，不必發抖，你背叛主人，把自己的孩子推給少主，太令人啼笑皆非了，是不是啊，你這瘦狐狸。」

年輕武士正是掘米吉太郎。此刻正拔出腰間的短刀（他的長刀寄存在不二樓的刀劍寄存室）。

「啊！」

隨著一聲叫喊，短刀朝著小兵衞刺來。

「唔……」

小兵衞也不清楚到底傷了對方那裏？對方就好像要把頭埋進地中似的伏倒在地上。

山田勘介趁此一翻身，準備逃走。

小兵衞輕輕的提起桌上的酒瓶，對準勘介的後腦擲上。

「唔……」

勘介抱著後腦搖幌了一下小。兵衞瞬即把他推倒在地，抓住他的衣襟，以征服者的語氣說：

「你好好聽著，我是幕府的地下監察官春川大武郎，你的罪狀我已清楚了。」

山田勘介像死人一般疲乏的閉上雙眼，只好認命了。

六

秋山小兵衞到了不二樓的走廊，阿元跑過來，說：

「呀！師父，事情怎麼樣了？」

「沒什麼，不用擔心，這兩個人一會兒就會乖乖的走的。阿元，眞虧妳的幫忙，不久我會向妳道謝的。」

小兵衞滿面笑容的來到門前，吩咐伙計在寫有「不二樓」三字的燈中點上火，提著燈到了碼頭。阿春著急的大叫著：

「師父，快，快點嘛。」

說著和一個年輕武士從船上跳了出來。

「阿春，到底怎麼回事？」

年輕武士像說急口令一般代替阿春說：

「鄙人是石川甲斐守的家臣佐藤一之助，剛才內院御用人入江金右衞門，吩咐鄙人儘速將此信向秋山前輩呈上，因爲此信關係鄙人主人家的大事，以故相當緊急。」

說著便將一封信交給小兵衞。佐藤是快馬加鞭，飛奔到小兵衞家去，然後由阿春划著船送他到碼頭上來的。

小兵衞藉著微弱的燈光，唸起入江佣人的信來，一看此信，就知是在匆忙中寫的。

信中說，石川甲斐守夫人突然把入江金右衞門叫到跟前，對他說：

「我應該與那藝妓見一面，最好能直接和她父親商量一下。」

這怎麼可以呢？入江嚇壞了，以夫人如此顯達高貴的身份，怎麼可以輕率從事呢？

入江當然極力加以阻止，可是夫人已經打定主意了，她身穿丫環衣裳，戴上了女用頭罩，召集了幾個丫環，決定了步驟，然後說：

「如果入江不願意陪我去，我一個人也要去。」

說著就從偏門出去。入江老人一看，已然無法阻止乃火速寫了這封信，託佐藤一之助秘密送到小兵衞家來。

「我明白了。」秋山小兵衞把入江佣人託人帶來的信收入懷中。

「阿春，回家去吧，沒什麼好擔心的，一切有我。」

鄙人該如何是好呢？佐藤一之助不明詳情的插了一嘴。

小兵衞說：「只當沒有任何事發生，就這樣回到官邸去吧！」投給佐藤一個微笑之

後，立即快步跑走了。

阿春和佐藤看到這種情形，四目相對，呆住了。

小兵衞像一陣風似的，在漆黑的夜晚裏一刹那消失得無影無蹤。

山田勘介的別館，在田原町第一條街，距離碼頭不到半里路的光景。

小兵衞連燈都不提，不到十五分鐘，一口氣跑到了勘介家中。

人們看到小兵衞飛也似的奔跑過來，臉上顯出驚訝之色。

「啊……」

「那是什麼？」

「可怕呀，一定是鬼。」

大家七嘴八舌的叫著。

田原町第一街三島明神社的對面，有一家很大的餅菓店，名叫「大和屋勘右衞門」。這個餅菓店的東側，小路的盡頭，便是山田勘介的別館。據說這裏以前是東仲町漆料批發商「松本屋」的老板告老隱居之處，除了有一個小院子外，屋後路邊還有一百坪空地。

秋山小兵衞穿過這片空地，到了勘介家的屋後。

這個時候，從房中傳來了女子的哀叫聲，和紙門被推倒的聲音，男人的怒罵聲，這些透過了夜裏的風聲，傳進耳中。

小兵衞縱身一跳，翻過籬笆，輕輕的落到院子裏，小小的院落，有幾條黑影糾纏在一起。

被推倒了的紙門那邊，有一名覆蓋頭罩的女子，正高舉著手中的懷劍，刺向另一名年輕女子。

小兵衞不動聲色，拔出出小柄（譯註：附於刀鞘外面的小劍，可當飛鏢用）擲了出去。

「啊！」

戴著頭罩的神秘女子，被迎面而來的小柄擊中了手臂，懷劍自手中落到地上，往後一仰，倒了下去。

「唉喲！殺死人了……」

被壓在下面的年輕女子，半走半爬的逃到走廊外去了。小兵衞立刻猜到這女子便是勘介的女兒阿里，卻絲毫不加理會，只是向著夫人喊叫：

「不可做出如此傷害你家老爺名譽的事情來。」

夫人不動聲色，竦然而立。

此時，有四個無賴分別在庭院和走廊上揮舞著短刀，不期然的跳進房間裏來。

在此之前，他們曾制服了入江佣人和三個丫環，痛打了他們一頓，然後才大舉衝殺到此。

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

「渾蛋！」的一聲，秋山小兵衞瘦小的身軀輕輕一動，兩個無賴就翻倒在地。

「臭老頭。」

「你是什麼東西。」

另二人逃到走廊上，擺起了架勢。小兵衞自火爐中拔起兩支鐵火箸，朝二人擲去，正命中他們的臉孔。

「哇……」

兩個無賴用雙手掩著臉，落荒而逃。小兵衞瞧也不瞧一眼，轉身對從院子裏蹣跚而來的入江金右衞門說：

「快，快帶著夫人穿過屋後的空地回去，這裏的事一切有我，快走……，這是山田勘介的悔過書，什麼都已解決了，你可以放心，快帶你們夫人走吧！」

又過了七天的一個下午。
四谷的探子彌七，應邀來到秋山小兵衞鐘之淵的家裏。
小兵衞提出一包紙包，內中包着金幣，放在彌七面前。
「這是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吧。上次請你辦的事已然順利完成，我因而得到了許多謝禮。」
「這種小事，何足掛齒？弟子實不能收。」
「有什麼不可以的？錢的用處很多，把這些錢用在你的公事上，對世人也有幫助。最好取出一些錢，給你的老婆孩子買點東西吧！乾脆一點，彌七。」
「既然師父這麼說，弟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樣才對，明天我還要向不二樓的阿元道個謝。」
小兵衞一邊喝著阿春端來的酒，一邊把這幾天來的經過情形都告訴了彌七。
「還有什麼好談的？夫人火冒三丈，親自殺到山田勘介家中，他是個八千石高祿，又是拜任御側衆的高官的夫人，哈哈……說來實在很可笑，夫人的兒子在氣鬱病中愛上了舞妓，給人家抓到了狐狸尾巴，因而受到了別人的要脅，夫人的舉動，至少比她那病

夫兒子好多了。」
「師父，後來山田勘介如何了？」
「對他，不再另外加以懲罰了，因爲事情不能再鬧大，否則傷到石川甲斐守，我還能拿到什麼謝禮。」
「說的也是。」
「那個傢伙好像從淺草新居搬走了，帶著那些女孩回到本所家裏，隱居匿身起來了。無論如何，他被別人抓到把柄，並寫了悔過書，他還以爲我是個幕府的地下監察官。不過，彌七，岸井眞是高興極了，他還說這幾天要親自到你家來道謝呢……哎！什麼？……呀！掘米吉太郎嗎？這小子還在石川家服務呢！聽說每天都嚇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寧，有過這次敎訓，可能就學乖了。」
小兵衞親自掌厨，表演拿手好菜，生鯉魚煮味噌，以及鯨骨生薑湯，兩人都大吃大喝了一頓。
阿春因爲得到了一筆錢財，欣喜若狂，與高采烈的工作起來。
夜色逐漸籠罩下來，嫩葉的淡香迷漫四處，遠方傳來了幾聲蛙鳴。
「經過了這件事之後，使我深深感覺到，每一個男子都應該練成一兩手劍術，入江

雖是個老頭，不也是個眞材實料的武士嗎？却還是被勘介手下的無賴又踢又打了一頓，東腫一塊西青一塊，唉呀！眞是不忍卒睹。」

「哈哈……眞是這樣嗎？」

「當然囉，彌七，武藝者的名詞，居然用在女人身上了，像我這麼一個老頭，也沒什麼話好說了。」

小兵衞咋了一下舌頭，慈愛的說：

「阿春哪，沒有酒了。」

井關道場四大天王

一

這一天，阿春一早就出去了。

阿春因爲關屋村娘家的長兄乙吉的妻子，生了第二胎男孩，秋山小兵衞差她送禮物去，並叮嚀她說：

「阿春，妳回娘家去痛痛快快的玩吧！不用急著回來。」

小兵衞獨自吃過午餐後，便懶懶散散的躺在起居間外的板廊上，望著碧藍的天空，不知不覺的就進入夢鄉了。

鐘之淵的溪水蜿蜒至庭外，小溪邊菖蒲叢生，淡黃色的山花，自繁茂的莖葉中伸展出來，散發出芳香的氣息。

一股幽香飄入小兵衞的鼻中。

「呀……」

雖然已經甦，但小兵衞仍然閉著雙眼。

「喂！喂！秋山前輩，在下佐佐木三冬來了。」

小兵衞不知三冬是何時進入的，她穿著清爽的初夏男裝，彎著腰。小兵衞說：

「哦！什麼時候來的？」

「剛到不久，我在這裏已經拜謁了片刻前輩的睡容。」

三冬的聲音微帶醉意，細微的汗粒從沒有化妝的臉麗上滲出來，一抹紅暈自腮邊浮現。

小兵衞不自在的站起身子，他對三冬並沒有任何戀慕之情，只要有一個充滿了青春氣息的阿春就够了。可是三冬並不理會這些，不斷的對他投以深深的慕情，這反而使得他感到無比的難爲情。

小兵衞用手搔了搔佈滿了白髮的頭說：

「像我這麼一個老頭子的睡容，妳不拜謁也罷。我眞拿妳沒辦法。」

「我今天來拜謁前輩，是因爲有事特來請前輩賜示高見。」

三冬的表情立卽嚴肅起來。

「哦？……什麼事？」

「家父田沼也交代過，要請示秋山前輩的高見。」

「田沼主殿頭大人想問我……？」

「前輩，事情與井關道場中的紛爭有關。」

「哦？無論何事，先進屋裏來再說吧！剛好阿春不在。」

這句話中「剛好」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到。

二十歲的阿春，一心想著只要秋山大治郎一回來，就可以和秋山小兵衞結婚了。雖然小兵衞覺得這件婚事有點兒戲，可是也拗不過她，答應了下來。

阿春對三冬，雖然已不似從前那麼不安和嫉妒了，可是三冬每一次出現，她就不再叫小兵衞「師父」，而改叫他「當家的」，並且一味的向他撒嬌。

三冬只是不動聲色的投以阿春輕侮的眼神。

三冬雖是女兒身，劍術却很高明，可是對於男女之間的事，她却無知的如同一張白紙，看到了阿春對小兵衞親熱的態度，也不會想到阿春和小兵衞之間的關係已經是不比尋常的了。

話說……

如果井關道場中眞正發生了什麼紛爭，顯赫一時的佐佐木三冬的生父，也就是幕府

最高實力者老中田沼主殿頭，卽使對此紛爭揷上一手，也是很自然的事。

井關道場的主人，兩年前去世的井關忠八郎，曾經是三冬的恩師，同時也受到田沼老中的庇護，來到江戶之後，才能在市之谷長延寺谷町，開了一家規模宏大的道場。

他不僅是依靠田沼的强大勢力爲後盾，他那高超的一刀流劍術也是名符其實的。除此之外，井關忠八郎的人品更是無可厚非，在短短的幾年之間，諸侯的家臣以及高祿旗本等名門子弟，都陸續的登門求敎。忠八郎在他五十五歲的時侯病歿，他的門徒總數，已超過了兩百多了。

忠八郎死了之後，井關道場就由包括佐佐木三冬在內的四個高徒掌門，人稱爲「井關道場的四大天王」。

一直到今天，田沼意次還是不斷的援助道場的經營，無論是在經濟上或精神上都竭力援助。關於這些情形，小兵衞都早已聽說過了，他的消息來源，是得自在淺草元鳥越開館傳授奧山念流的牛掘九萬之助。

這樣的井關道場，居然也發生了紛爭，後援者的田沼意次自然不能「等閒視之」，揷手此事，也是理所當然的。

田沼老中庶出的女兒三冬，一向不太親近生父，時常拒絕田沼對她的父愛，可是……

「嗯：嗯！……既是井關道場的紛爭，這個妞兒也不得不跟田沼大人接頭一番了……

……哈哈，這是料想不到的。」

小兵衞如此的想著。

田沼所以會命三冬來請敎小兵衞，一定是從三冬口中得知了一切有關小兵衞的事。

喝過了小兵衞親手倒的香茗之後，佐佐木三冬才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三冬離開之後，小兵衞便去準備洗澡水。

不一會，阿春自娘家回來。

「師父，我爹抓到鯰魚，要送給你，怎麼煮呢？」

「把魚肉削下來，再用開水燙過，把皮刮一刮，去掉黏性，最後加醬油煮，就大功告成了。」

「噢！我知道了。」阿春立卽下厨煮魚。雖然彼此的年齡相差四十歲，可是最近好像愈來愈合諧無間了。

吃過飯之後，小兵衞先讓阿春進去沐浴，待阿春洗完他自己再去。

小小的洗澡間裏迷漫著水氣，阿春濃郁的體臭充滿四周。

蛙鳴聲劃破了寂靜的黑夜。

「師父，快一點嘛！」

臥室裏傳來了阿春的催促聲。

「嗯，馬上就來。」

說完之後不知不覺的綻出了笑容，六十歲的小兵衞還是止不住內心的喜悅。（可是……三冬所說的道場糾紛怎麼辦呢？……）

不管了，今晚暫且不去想它。花開堪折直須折還是沉溺於已疏遠了三天，剛洗過澡的阿春的裸體吧。

二

現在所說的井關道場四大天王是……

除了三冬之外，首先可以提出的是後藤九兵衞。

後藤今年四十歲，這樣的年齡對一名劍士來說正是顛峯時期，以他的年齡和敎法優異來說，足堪門徒的敬仰，性格也很溫和，他是伊勢之津三十二萬三千石的城主藤堂和泉守的家臣。

因爲這個原因，所以藤堂藩士有二十多人進入此門，他的門徒都很敬仰他。

其次，値得一提的是三十五歲的涉谷寅三郎。他是個自由之身的浪子，沒有人知道他的出生地，知道的可能只有今已亡故的先師井關忠八郎。

井關忠八郎定居於遠州相良時，涉谷早已服侍左右了。三冬隨著養父佐佐木又右衞門遷居到田沼的領地相良，不久就拜在井關之門下，學習劍術，所以涉谷也可稱爲三冬的師兄。

三冬曾向小兵衞透露，在四大天王中，「一旦發生事情，沒有一個能勝過涉谷寅三郎師兄。」

不過涉谷的個性是沈默寡言的，連和他交往了很久時問的三冬都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笑容。」

由此可見他是個很奇特的人物，而且也是一個無妻無子的單身漢。

他的敎練方法極爲猛厲嚴峻，不論和那一個門徒對打，他都毫不客氣的打擊對方，從來不說一句鼓勵的話，只是手下毫不留情的訓練門徒，所以他的門徒沒有一個吃得消的。

涉谷這種嚴格的訓練法，對太平時期的習武者來說，確實是吃不消。

所以涉谷幾乎已失掉人望了。

最後一位是小澤主計，他是官拜書院番頭的五千石旗本高官小澤石見守利英的次子，雖然只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武士，可是三冬曾經談過：

「他的武藝，我是望塵莫及的。」

由此可見他也是個很了不起的劍士。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井關道場中的紛爭到底是什麼性質？

除了孤僻之人涉谷寅三郎之外，兩百多個門人都分別依附在四大天王中的其他三人的旗下，不久之後，自然就形成了三個派別，這是必然的趨勢。

這一個市之谷的道場，在老中田沼意次的庇護之下，成爲江戶數一數二的大道場。

在這個道場裏，有四個指導者，門人分派也是很自然的了。

先師井關忠八郎不但無妻無子，而且連一個親戚也沒有，所以有關道場繼承人的問題，就更麻煩了。

當然，佐佐木三冬手下的門人，都很了解三冬的生父是道場的後援者田沼老中，並且對於美麗的劍士三冬的訓練都很「心悅誠服」。

反對派在背地裏也常奚落他們說：

「這些人讓一名女子三冬小姐打得落花流水，還嘻皮笑臉的，實在看不順眼。」

雖然是這樣，可是他們也不敢忽視三冬背後田沼的影響力，所以這種關係是很微妙的。

無論如何，依目前的情形看來，已經不得不從四大天王中選擇一位來繼承道場，否則便「不可收拾了」，

如果能够選出一人，他便可以繼承先師的姓氏「井關」，負起全責來經營道場。

這並不是沒有前例可循的。

秋山小兵衞和已故島岡禮藏的恩師辻平右衞門，也曾繼承先師的姓氏。

「不過……三冬………」

田沼意次歎息說：

「妳且不說，其餘三個之中，却沒有一位特別脫穎而出的」

三冬只是一個很喜愛劍術的女子罷了，做夢也不會去當一個大道場的主人，田沼本人也恨不得早一天爲三冬擇婿完成人倫大禮，所以也不願三冬靠著自己的勢力去做井關道場的繼承人。

本來，從能力與資歷來說，涉谷寅三郎應是最適當的人選，可是涉谷却不得人望，無法統率兩百多個門徒。

三冬在少女時代就認識了涉谷，也曾經受過他嚴格的訓練，所以一心想要推薦他，只要田沼意次尊重三冬的意見，利用他的權威來進行此事，讓涉谷繼承道場，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這麼一來，四大天王中的後藤九兵衞和小澤主計就會離去，不到道場來了。

如此一來，不是會造成井關道場的衰微嗎？

既然如此，該選擇的就只有後藤和小澤二者之一了。

根據三冬的看法，小澤主計的可能性較大。

可是三冬又說：

「秋山前輩，這樣也是不行的。」

三冬這麼認爲：如果讓小澤主計繼承井關道場的館主，先師井關忠六郎的盛名便被染上了汚點。不知是什麼原因，三冬似乎很厭惡小澤。

小澤的野心很大，意圖繼承名門井關道場，繼而在將軍城下的江戶耀武揚威。他的父親小澤石見守，爲了他愛子的前途，也一定會不惜鉅資，爲了維護五千石高祿的面子。事實上他已經準備賄賂田沼，請他從中斡旋。

加上小澤石見守甚得現將軍德川家治的寵愛，所以田沼也不得不愼重。搞不好的話，一個道場的紛爭很容易引出帶有政治色彩的問題來。

另外，後藤九兵衞也曾想過，只要能當上井關道場主人，就可以「辭去藤堂藩的職位」。

因爲後藤深受人愛戴，所以小澤主計也不敢忽視他。

也許是田沼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才對三冬說：

「去請敎秋山先生的高見吧！」

三

第二天一早，小兵衞照例穿上便服外衣，腰上佩帶一把掘川國弘的中型武士刀，拿著一支自製的櫻木拐杖，告訴阿春說：

「我出去一下。」便走出家門。

徒步到兩國，雇了一頂轎子，來到了市之谷，長延寺谷町的井關道場時，大約是上午十時左右。

據說這一帶地方，古時是個大池塘，井關道場建築在與長延寺門前相隔一條街的五百坪窪地上。

門前町開了許多商店及茶肆等，可是這一帶幕府的中下級武士的官舍較多。

從道路步下石階，便是道場的正面，牆上開了一個很大的窗子，以供外人參觀。五、六個住在附近的小孩圍在道場外，爭看道場中的練習。

「喂，喂，讓我這老公公看一看吧。」

小兵衞向孩子打了一聲招呼，便移近窗口，由於他的個子太矮，必須兩腳踩在牆下的石堆上，才能看見道場的情形。（呵呵……熱鬧得很）

小兵衞微笑著。

三冬正穿著漆黑的護身，敎練徒弟們時所擺出的英姿，實在無可比擬。

這是個寬敞的道場。

大約有三十個左右的門人，依序接受指導。

每當「呀」三冬的高叫聲發出來時，傍觀的年輕的門徒都彼此相望，會心的微笑點頭。就敎的有些年輕武士被三冬打得不輕，雖也有痛楚不堪的表情，內心却是春風得意。

三冬的頭上結著漆黑的童髻，並緊緊的綁著白色的頭巾，面色紅潤，一雙鳳眼發出銳利的光芒。

（嗯，不虧是……）

她美麗的外貌，足以使任何男子瞠目而視。小兵衞如此想著。

對面有一段高起的師範台，一個儀表堂堂的中年武士坐在上面，微笑的看著正在敎練門徒的三冬，這大概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後藤吧！

三冬身輕如燕的在寬敞的道場中縱橫的飛躍，戲弄她的門人，如在手掌中把玩一般。小兵衞很佩服她嚴格的敎練方法。

「不行，這怎麼可以？每天到道場中來練習，還退步，這是什麼原因？」三冬威風凜凜的說。

一個被打到手腕，木刀落地，爬伏在地板上的年輕武士，三冬抓起他的後領，馬上又

「啨！」的一聲。

腰部一扭，就用單隻左手把他擺平了。

門人掀起一陣笑聲。

「肅靜！」三冬嚴峻的說。

（這種練武方式眞像一種遊戲啊！被一個女武術家打得慘兮兮的還高興的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苦笑著的小兵衞。抬頭看到坐在師範台上的後藤，他以爲後藤必會幫著三冬責罵門人，可是後藤却一言不語，一味笑瞇瞇的。

「啊！這傢伙是不行的。」

小兵衞產生這種直覺。小兵衞看得出，後藤不會以劍法來鍛鍊門徒身心，而是以劍法爲號召，沽名釣利以求獲到名利地位的，典型的道場經營人。

汗水淋漓的三冬進去歇息之後，後藤代替他站在道場上。

門人一樣爭先恐後的去請教後藤，他還是很有聲望的。

「對，再來一次。」或

「可惜，該再向前踏進一步。」或

「對，就是這個要領。」等等。

後藤從容不迫的對付他的門人，對於每一個門人的動作都加以指點，門人也就很感興趣了。乍見之下，好像他敎導有方，可是這種優柔的訓練法，使得有著高素質的門人，也無法向前更進一步，而他們自己却不明就裏，以爲自己已有了進步。

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二人，小澤主計和涉谷寅七郎，今天可能不會到道場來。

據說，涉谷和一個長工，寄居在以前道場中先師起居的房間裏，可是正如三冬所

說：

「當涉谷師兄訓練徒弟的時候，許多徒弟都驚惶失措，甚至乾脆回家。」

所以最近涉谷完全灰心了，就不太到道場中來了。

中午，練劍中止，有的回家，有的吃便當。

秋山小兵衞也離開了偷看訓練的窗戶，踏上歸途。

本來他也很想看涉谷和小澤如何訓練弟子們，可是現在又以爲也不必特地來看，能够知道大概的情形就够了。

佐佐木三冬還沒有出來。小兵衞也沒有告訴三冬，他今天要來道場看訓練。

小兵衞去市之谷八幡宮膜拜一番後，順便在附近的餅菓店買了一些禮物，來到了四谷傳馬町的探子彌七的家中。

彌七不在家。

武藏屋餐舘是彌七的太太開的，她熱烈的款待小兵衞吃了一頓晚餐。小兵衞對彌七夫妻的兒子伊太郎說：

「今天就只帶了這一些餅菓，你就將就些吧！」

說著把帶來的餅干交給他，並且告訴阿峯說：

「我是順路而來，並沒有什麼要事，彌七回來後，請代爲問安。」

接著離開彌七家，雇了一頂轎子回到鍾之淵的家裏。

事情發生了。

第二天中午，三冬神色緊張，坐著快轎來到小兵衞家裏。

「前輩，涉谷師兄被殺了。」

這實在是一個意外。

「三冬，你的話可當眞？」

「當眞。長延寺的長工今天早上經過道場西側的『黑暗坡』，看見他倒在那裏。」

「是刀殺的嗎？」

「在心臟深處，挨了致命的一劍……據說頭部被什麼東西打碎了，滿身是血的倒在那裏。剛才有人到我根岸的家來通知我，我想去道場前，先來稟告您一聲。」

三冬的語氣相當緊迫，連平日憎恨她的阿春都屛息聽著。

「頭部被打破了？」

「是的，前輩，可不可以麻煩你檢驗涉谷的屍體？」

「要我和你一起去道場嗎？」

「是的，有勞前輩了。」

「我想還是免了吧！我現在還是暫且不出面的好，你現在是要去市之谷的道場，見涉谷遺體的最後一面吧！再說，葬禮一定是在道場擧行的吧！」

「是的。」

「你看清楚之後再告訴我。還有，我現在在寫一封信，你隨便差遣一個門人，送到市谷傳馬町武藏屋餐舘去了，好嗎？」

「遵命，那一封信是……」

「有勞了，此時最好不要讓道場的人看到我。」

於是秋山小兵衞把裝有文房四寶的小箱子拉過來，準備寫信。

四

由距離井關道場不遠的牛込的拂方町，有一家簡便餐廳，叫做「玉之尾」，這個餐廳以太白粉菜餚著稱。

涉谷是這家餐廳的常客，每隔三、兩天就要去喝酒吃飯，每一次都是從黃昏到深夜的泡在那裏。

根據判斷，必定是昨晚從玉之尾同道場的途中遭人暗算。

事實上，經過官府的調查，確實如此。

「黑暗坡」又名「芥坡」，過去曾是附近的垃圾場，自從井關道場在這裏開設之後，由於田沼的影響力，垃圾堆才被遷移到別的地方，路名也就被稱做「黑暗坡」了。這是一條寬六尺，長一百二十尺的短坡路，沿著兩側的武士官邸，牆內種著整齊的樹木，蒼鬱的覆蓋著道路，即使在白天，也顯得非常陰暗。

據說，那天晚上涉谷仰躺在坡道的一段，如此一位劍術高手，甚至連佩刀都未曾拔出就死了。在遭到致命一劍之前，何以毫無抵抗，這點始終令人不解。

離屍體不遠的地方，發現一個燒掉半邊的小提燈。

入夜之後，四谷的探子彌七，跑到小兵衞家來。

市之谷一帶並不是彌七的碼頭，不過他的碼頭距此不遠，所以彌七也認識當地的探子，以及辦案之官員。

除此之外，彌七拿出小兵衞的介紹信來，出示給三冬看，所以三冬對他也特別禮遇。三冬對彌七說：

「請詳細察看。」

彌七很仔細的察驗遺體。

官員的驗屍結束了。依禮來說，今晚應派人在道場守靈才對，可是涉谷本來就不太受門人的敬愛，要來參加守靈的人可能會很少。三冬以及另外兩個四大天王，在聽到這個慘變之後，都馬上趕來道場，陪伴在涉谷的遺體旁。

彌七說：

「師父，我看涉谷先生是喝醉酒了，也許是他走過黑暗坡的時候，有人從上面丟下大石頭，把他的頭打破了，連拿出刀來的時間都沒有，就被刺一刀斃命了。」

「石頭嗎？……」

彌七也說，驗屍官都是這麼認定。

「他屍體旁是不是留下了可疑的石頭？」

「不，那倒沒有。」

坡路的兩側，是武士官邸的泥牆，樹枝自牆內伸出牆頭。暗襲涉谷的人，可能就是躲在大樹上或泥牆上，以涉谷手中的提燈爲目標，擲下一個如小孩頭一般大小的石頭。涉谷雖很英勇，無奈已喝得醉薰薰的，萬萬沒有料到有人向他偷襲，所以也就輕而易舉的被暗算了。……大家的看法都是如此。

「聽說，昨天晚上天未黑，他就走出道場。是的，道場中只有兩個長工，沒有女人，這兩個長工，都是從井關前輩在世時就在此工作的，隣居也認爲他們很誠實。」

「好。」

小兵衛點頭繼續說：

「今晚就住在我家吧！」

「那就打擾了。」

「歡迎都來不及。那麼你慢慢聽我說，我們再詳細討論一番吧！」

「小兵衛從小提箱中很慷慨拿出十兩金幣，放在彌七面前說：

「這是車馬費。」

然後告訴在隔壁房間縫衣服的阿春說：

「喂喂！幫幫忙，拿酒來。」以垂涎三尺的聲音說。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

四谷的彌七就離開了小兵衛的家。

第二天的下午，三冬出現了……

這一天是個晴空萬里的好天。

可是三冬的表情非常沈痛。

「眞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眞是……前輩對於涉谷師兄遇害的事情有 什麼看法？」

「他是遭人暗殺的，也許是因爲他得罪過人，不然就是……」

「您是說，涉谷師兄之死，和道場紛爭之事有關嗎？」

「如果是，妳也得小心點，不然就很危險了。」

「前輩……」

「妳告訴田沼大人有關涉谷被暗殺的事了嗎？」

「還沒有。」

「好，這樣也好。不過，三冬，以後妳天亮才可到道場去，最好在天還未黑之前就須回家，以免發生意外。」

「那麼還是……」

「妳只要秉著這一原則，就不會有危險了。再說，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千萬不要提及道場的紛爭，有人徵求你的意見，只要笑笑不要回答，裝傻好了。」

「可是……」

「妳放心，我並沒有忘記妳的懇託，讓老朽替你解決吧！」
「謝謝您，您的好意令晚輩感激不盡。」
「妳且拭目以待。」
小兵衞要三冬站在院裏，自己走進屋子，又立刻出來了。
他的手上拿著兩把木刀，三冬好奇的問：
「前……前輩。」
「從今天起一共三天，希望妳到這裏來練習，每天兩個時辰就好了，如何？」
「當然可以，不過……」
「那麼……」
小兵衞將一把木刀交給三冬，自己也拿著一把走出院子。
阿春瞪著一雙大眼，滿臉愁恨的看著三冬，心裏想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很少看到小兵衞如此緊張的表情，吞了一口口水，屏住氣息。
「三冬。」
「是。」
「現在我要和妳進行一場激烈的比賽，而結果是妳把我打垮了。我們就是要假裝成這個樣子。」
「嗯？」
「不能讓任何一個高手看出破綻來才行，所以最少得比劃三天，才騙得過人。」
「前輩，言重了，即使是形式上的比劃，三冬有此機會獲教，眞是前世修來的福氣。」
「那裏，那裏。閒話少說，讓我們來想想該如何比劃才能騙過他人。」
「不過，這樣做爲的是什麼呢？」
「不必問，妳只要照計行事就好了。妳拿起木刀，擺個架勢吧！」
「遵命。」
三冬回答之後，便摺起了下袴。
「晚輩失禮了。」
只見她縱身向後一躍，舉起木刀指向秋山……
「嗯！」
瞬間，秋山彎著的脊椎骨伸直了。
阿春看到了這個情形，臉色頓時發青。

「哎呀！」的一聲低喊，抓住了板廊的木柱。

小兵衞的雙眼炯炯有神，判若兩人的以無比的魄力凝視著三冬擧刀的架勢。

三冬頓然花容失色。

小兵衞右手提著木刀，緩緩的抬起頭來。屋簷下的一隻燕子，像劍一般的竄了出來，橫過了小兵衞的眼前，向大川飛去。

秋山小兵衞不曾眨動一下眼睛。

五

這一天下著雨。

梅雨季節還未來臨，可是

「恐怕要開始長久下雨了。」

四谷的彌七一早就出去了。中午回來吃過了飯，就躺在榻榻米上。對著來換茶水的妻子阿峯說：

「今天就這樣休息吧！」

阿峯說：

「這樣也好，這幾天你都太忙了。」

「沒辦法，那是秋山師父交代的。」

「那……你……」

「放心好了，我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不會有差錯的。」

時常接受彌七關照的小密探賣雨傘的德次郎，就在此時從武藏屋的後門跑進屋裏。

「老大，剛才小澤主計帶著兩個武士，進入八幡神社旁邊的萬屋。」

「兩個武士？……」

「好像不是井關道場的門人。」

「好，你可以不必來。」

彌七迅速的準備雨衣，像子彈一般飛也似的跳出去。

市之谷八幡宮境內的餐館萬屋，是隣近最有名的餐館之一。進入神社大門後，首先進入第一個拱門，爬上了陡峭的石階，再從第二個拱門彎進右邊，就可以看到在斷崖下的萬屋，四周環繞著樹林，規模相當宏大。隔著庭院，還有三個別館。

因爲萬屋和彌七的妻子所開設的武藏屋都是同行，加上彌七是吃公家飯的，所以彼此的交誼也很深。

彌七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內，就跑到了萬屋。

彌七向出迎的萬屋老板長兵衛耳語一番後，長兵衛點點頭說：

「請稍候。」

立刻叫來了女侍，問清小澤主計在那一個房間之後，就引著彌七前去。

那是一間在斷崖下的別室，有一條長廊從主屋通到這裏。可是長兵衛急得連雨傘也來不及拿，就帶著彌七經過庭院，到了別室的後面，觀察了一下四周，伸手扳動了一下木板，木板拉開處，居然出現一個小洞。

彌七輕輕的向長兵衛點點頭，就彎身進去。

長兵衛又把板門關好，若無其事的回到主屋去了。

彌七被三尺見方的板子關在裏面，任誰都看不出來它是別室的一部分，更絕對猜不出，彌七躲在裏面。

原來彌七進入的是一間密室。

並不是所有的餐舘和茶肆都有密室，但是稍有名氣的店，都會附帶兩三個這種有密室的房間或別室。這並不是爲客人而設的，而是爲餐舘本身設的。

一見到「有一點可疑」的客人，或「好像有什麼不可告人之秘密」的客人的時候，

就領著這個客人到附有密室的房間去，暗地裏派人監視。必要的時候，還可向有關當局通報，這也是餐舘本身「防患於未然」的作用。彌七的武藏屋也有兩個這種附有密室的房間。

萬屋的人並不是認爲小澤主計是什麼「身分可疑」的人，才把他帶到這一有密室的別室裏來的。

小澤主計經常到萬屋來吃飯喝酒，每一次都特別喜歡到這間斷崖底下的別室來，所以下女就照例的引領他們來到這裏。

彌七來了之後，告訴萬屋的長兵衛說：

「有點公事，正想要試探他們。」

長兵衛也就毫不遲疑的讓彌七進入密室去。

後來彌七對秋山小兵衛說：

「那一天的運氣實在太好了，他們進去的餐舘，是我的朋友開的，他們還自動的跑進開有密室的別室裏。」

話說，彌七蹲在只有一坪大小的黑暗密室裏，正在倫聽別室中的談話。

別室中傳來了小澤主計的笑聲，似乎聽到下女端酒來的聲音，又立刻出去了。

隔著一道牆，那邊的房間裏有三個人正在談話。彌七從牆壁的一隅看去，透過一個大豆一般大小的小洞，對於房間裏的動靜，可以一覽無遺。

這一個小洞，巧妙的隱藏在別室壁橱旁的陰暗處，別室裏的客人是不會發現的。

「進行得還不錯啊！」

小澤主計把酒杯靠近唇邊。

「不過，我倒沒有想到會那麼順利。山下，說實在的，起初我不太敢相信你，這次你幹得太好了。」

小澤主計說完後，那個叫做山下的武士，得意的回答說：

「公子，我可以自誇的，就是我的身輕如燕。」

「嗯！對，對！」

小澤主計滿意的點了幾次頭，轉過臉去對另一個人說：

「不過，我說神谷，當山下從泥牆上丟下石頭，擊昏了涉谷之後，你能立刻出來把涉谷刺死，這功勞也不小啊！」

「那裏，那裏，只要是爲了公子，鄙下在所不辭。」

神谷必恭必敬的擧杯，接受小澤的道賀。

看來，神谷和山下都是小澤之父小澤石見守的家臣。

那麼……

如此說來，小澤不是太卑鄙了嗎？他唆使心腹之家臣，「暗殺」了涉谷，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呢。

小澤主計拿出了兩個似乎裝滿了金幣的錢包，交給山下及神谷，說：

「今後還需要你們的幫忙。」

「是，是。」

「只要涉谷不在世，井關道場中就沒有一個人可以勝過我，不論是後藤九兵衞，或是三冬，我都有把握可以贏過他們。」

「當然。」

「只有涉谷不好對付，沒有想到他居然只挨了一個石頭，就一命嗚呼了。」

「酒，眞是可怕的東西呀！」

「哈哈哈，說的也是。」

「哈哈哈。」

主從三人似乎開心極了。

彌七在密室中聽到了他們的談話，恨得緊緊的咬住嘴唇。

「事到如今，我可以請求家父，舉行一次道場繼承人的比賽，讓四大天王中的後藤、三冬和我來爭天下。總之，山下，神谷，如果我繼承了井關道場，我絕不會虧待你們的。」

「先謝了，公子。」

「哈哈哈，榮華富貴就在眼前了，我一定稟告家父，提拔你們。」

「多謝公子的栽培。」

「此恩永生難忘。」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之後……

四谷的彌七坐上快轎，經過兩國橋，直奔鍾之淵小兵衛的家。

「什麼？……」

秋山小兵衛聽到了彌七詳盡的報告之後，忍不住握緊了拳頭，猛打自己的雙膝。

「涉……涉谷，竟遭這種小人的暗殺……」

說完之後，許久說不出話來。義憤塡膺的咬緊牙關，顯得十分激動。良久，他終於開口了：

「彌七，阿春，這件事情你們一定要保密，決不可洩露出去，懂嗎？」

六

又過了三天。秋山小兵衛在中午之前就出現在市之谷的井關道場。

涉谷的葬禮已經舉行過了。後藤、小澤、三冬三人，這幾天都到道場來訓練門人。少了一個涉谷，已經不再是四大天王了。卽將決定井關道場繼承人的緊張氣氛，濃濃的迷漫著道場。

三冬所處的立場有些特殊，後藤和小澤，似乎也在暗中策劃，可是彼此竟連一句話也不說。

小澤年輕而精悍的面孔，閃過一抹冷笑，他直盯著後藤，陰險而狡猾。

小澤已經透過他的父親小澤石見守的關係，直接向田沼暗中活動了。

可是另一方的後藤，却從不走此門路。

他的主人藤堂藩說，一旦後藤繼承了井關道場，他就不再是藤堂的家臣了，所以對他也不可能有援助。

後藤之所以「恃而無恐」，那是因爲兩百多個門人中，約有三分之二的門人一定會

支持他，使他成爲道場的主人，他對此很感自負。

昨夜，三冬回到了根岸的家中時，後藤已經先他一步來訪了，說：

「三冬姑娘，請你表明你繼承道場主人的心意。」

後藤的意思是覺得，三冬有繼承道場的意志，他雖然又認爲三冬「無此念頭」，可是這幾天來，三冬的態度和過去不大一樣。訓練門人時，也比往常熱心，似乎想更進一步的收攬人心，並且顯示出：如果舉行三人武技的競賽時，「我也要出場」的決心。

因爲三冬有田沼的勢力爲後盾，所以只要她有出來競爭的意圖，後藤和小澤就都不可忽視他。

小澤對於繼承之事很有把握，似乎已穩如泰山。可是，後藤却始終放不下心來。

殺害涉谷的凶手還沒有抓到。涉谷是個孤僻之人，難免會得罪人，不過，他的死却是個謎，始終陰雲不散。

現在，後藤的不安，日以繼夜的增加了。因爲三冬曾經告訴過後藤：

「家父雖然很反對我繼承井關道場，可是我却很想繼承恩師的遺志。」

三冬說話的語氣既明確又堅定。

後藤隱藏住內心的不安，收斂了臉上的笑容，默然的踏上歸途。

後藤離開不久，市之谷的彌七就帶來了一封秋山小兵衞的書信給三冬。

「明天一早，毋忘勞駕道場，照原定計劃行事。」只有寥寥的數字。

第二天，秋山小兵衞出現在道場，他對著在門口迎接的門人說：

「久仰三冬姑娘之大名，今天特來領教，希望姑娘能親授幾招，鄙人是土田政右衞門。」

門人仔細的把小兵衞端詳了一番。他的身軀短小，老態龍鍾，露出不屑的神色。門人說：

「既然賞光，那麼……」隨著就去通報三冬了。

三冬毫不遲疑的說：

「眞有趣，帶他來。」

此時，道場上大約有四十個門人，爲了這少見的一幕而騷亂起來，整個道場形成了一個笑聲的漩渦，因爲他們看到小兵衞正步伐蹣跚，無所憑依的走進道場。

小澤和後藤在師範台上看到這種情景，他們兩人也眞不愧是一流劍客，看得出小兵衞似乎不是一個「泛泛之輩」。

他們兩個人曾經風聞過：一個世代以前的江戶劍術界，有一個名叫秋山小兵衞的曾

經修鍊過無外流。他們只知道他是「蠻强的」，可是從來不曾見過他。

小兵衞來到了三冬面前，稱名道姓的說：

「鄙人是念流土田政右衞門輝資。」

三冬滿臉紅潤的說：

「一刀流，三冬。」威風凜凜的回答著。

任何人都看不出這兩個人之間有著親密的關係。

今天的小兵衞，不再像平時一樣隨便的穿著了。他改穿了一件輕衫式的下袴，綁上束髮的頭巾，和束肩的帶子，抓了一把道場上的木刀，便和三冬對峙起來。

彼此行禮跳開之後，三冬擺出「正眼」的架勢，平舉木刀指向小兵衞之眉尖，小兵衞則採取「八雙」的架勢（拿著木刀的雙手向右一移），兩人的體內都同時湧出淒烈之劍氣。

（唉……這一老頭……）

所有門人都屏息而觀。

小兵衞和三冬之間的距離漸漸縮短。

「啊！」

「喔！」

隨著激烈的嚦喝聲，雙方正猛烈的格鬪著。因爲小兵衞和三冬花費了三天的時間彼此配合過，所以小澤和後藤也看不出這是一場預先設計的表演。

當三冬由左而斜向右的揮出一刀之時，小兵衞居然跳起五尺高，隨著「嗟！」的一聲喝叫，在他落地前，猛然擊出一刀，三冬的門人都緊張的閉上雙目，以爲三冬「不行了。」

可是三冬立刻左膝著地，由下方撥開了小兵衞的木刀，小兵衞像一隻怪鳥般的翻身便退。

再一次的以「正眼」和「八雙」相對峙，瞬間，雙方的鬪志已提升到頂點，並且實力愈來愈接近。

木刀與木刀相擊之聲，響徹整個道場。秋山小兵衞的木刀脫離了雙手，向上飛去，碰到了道場的天花板。

小兵衞適時向後一跳，跪坐在道場上，雙手著地。

「高明，高明。」

小兵衞和三冬都渾身是汗，三冬的汗是眞流的，小兵衞的汗是故意流的，像小兵衞

這樣的高手，流不流汗都是可以自主的。

「三冬先生，請不要嫌棄老朽，尙乞收爲門人之一吧！」小兵衞在懇求。

三冬苦笑著，絲毫不加理會，進到休息室去了，小兵衞仍不停的懇求。

「就請師父不要嫌棄，收我爲徒弟吧……」一邊說一邊追過去。

七

從那天算起的第十天。

決定井關道場繼承人的比賽，就要在市之谷的道場舉行了。

在這一段期間中，後藤曾多方策劃，欲以投票的方式來決定繼承人。

小澤是很反對這種方法的，他堅決主張要三人一比高下。

後藤本想籠絡三冬的，可是知道三冬也想成爲繼承人之後，似乎有些灰心了。

道場的幕後老闆老中田沼意次，終於下了一道命令，他說，這三人之中，誰能贏過其他二人，就

「使他改姓井關，繼承道場。」

接著他說：

「不過……大家既然同是四大天王，一直都是同心協力的維持道場的聲望。現在要以比武一決勝負，可能心裏會很痛苦。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也可以選擇自己的門人代表出場。」

後藤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勝過三冬，對於小澤却深感不安。

不論是後藤或是三冬，小澤都有勝過他們的信心。

比賽那天，是一個悶熱的陰天，可是道場中却有一百多個門人前來圍觀，田沼派江戶家老三好四郎兵衞，代表臨席。

田沼委託金子孫十郎信任擔任裁判，他是湯島第五街一刀流大道場之經營人。金子是年近六十歲的老劍客，和諸侯旗本高官之間的交際很廣，在江戶也是個屬一屬二的名流，可是和小兵衞却互不相識。

井關道場圍牆內的石榴樹，正盛開著深紅色的花，從斷崖上傳出黃鶯的啼叫聲。

開始比賽的時間逐漸迫近。三冬進入休息室不期然的說：

「我很想繼承先師井關先生的遺志，主持道場，可是一想到要和後藤及小澤師兄比武，心裏就很難過。」

接著又提出他的意見說：

「我派土田政右衛門爲代理人，土田既比不上別人，又不可靠，不過如果土田眞的失敗了，我也將毫無留戀的放棄繼承權。」她明確而又哀傷的說。

「究竟是個女人。」

小澤這麼想著。那一個老劍客代替三冬出場比賽，那就更加不堪一擊了。後藤也有同樣的想法。

比賽開始，先由假裝土田政右衛門的秋山小兵衛與後藤對抗。

此時三冬早已向所有井關道場的人宣佈過，收土田政右衛門爲她的門人。

勝負的決定，是以一個回合的成敗爲主。

後藤雖然在十天以前就看過小兵衛和三冬的比賽，當時感到非常吃驚，可是他對三冬却有絕對的信心可以勝過她，所以對於曾經輸過三冬，又像個老頑固似的，自願投入門下的小兵衛，根本不放在眼裏。

「有什麼了不起。」

他怕的不是冒充土田政右衛門的小兵衛，而是小澤。

雙方降低重心，彼此交叉木刀的尖端，互行一禮之後，鬪志逐漸旺盛起來，「殺！」的一聲站起身來，中間隔著二十餘尺，彼此對峙著。

「呀！呀！」

後藤企圖壓倒小兵衛，用力踩響道場的木板，猛然的撲向小兵衛。門人平時很少看到後藤此時這種殺氣騰騰的模樣，深表吃驚。

「呀……」

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的小兵衛，一轉身擺出「八雙」的架勢，並以木刀爲「下段」。

就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後藤也許已察覺到有機可乘了。

「呀！」

隨著一聲喝叫，把「正眼」的木刀擧在頭上，正要砍下，瞬時，小兵衛的刀尖向上翹起，隨著

「吁……」

的一聲，後藤擧著「上段」的木刀，像木頭般的僵硬，無法砍下。

（這，這是怎麼回事？）

小兵衛手中的木刀，突然產生無比的威力，好像就要飛進對方的眼裏。

（這老頭到底是何方人士？我還怕輸過三冬的這老頭嗎？豈有此理……）

小兵衛兩道銳利的目光，隨著木刀，直逼後藤眼前，後藤已經忌記了一切。

「哦……」

隨著喝叫聲，小兵衛把後藤「上段」的木刀砍下。

後來到底結果如何？後藤自己也不淸楚，只感腰部遭到强勁的一擊，全身向前傾斜，雙膝落地，無力的放下手中的木刀。

「比賽到此結束。」

裁判金子信任做了此一判決，後藤只好拾起木刀，垂頭喪氣的回到休息室去。接著是小澤和小兵衛的比賽，如果小澤勝利的話，後藤還有機會和小澤一較長短，如果勝了小澤，便可再和小兵衛比鬪一次。

後藤回到休息室去休息，一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似乎已完全喪失了信心。

後藤的門人，沒有一個進去安慰他。

此時，休息了片刻的秋山小兵衛和小澤都進入了道場，準備比武。

小澤不曾親眼看到小兵衛和後藤的比武，他被神谷、山下以及門人，包圍在休息室內。他很自負的說：

「看著吧，一場精彩的比賽就要開始了。」

當小澤聽說後藤輸了，也只是輕蔑的冷笑一聲，他看後藤還不如三冬。他總愛說：

「他那種軟弱的練劍法，只會使人退步。」

自從井關忠八郎亡故之後，小澤仍毫不懈怠的來往於江戶全市的道場之間，不斷的磨鍊自己的劍法。三冬曾經說過：

「小澤的武藝，我是望塵莫及的。」

這絕不是謙虛，事實上也是如此。

誰也想不到，小澤居然在更短的時間內，就被瘦小的老劍客打垮了。

雙方相隔二十四尺，就在正視對方的瞬間，秋山小兵衛徐徐的將「正眼」的木刀，轉變爲「八雙」的架勢，微彎著腰，對小澤莞爾一笑。

這一笑，到底對小澤產生了什麼作用？……

也許小澤自己也無法獲悉。

小澤像是受到了小兵衛的笑容的引誘，發出了裂帛一般淸脆的喝叫聲，伸直了木刀，向小兵衛刺去。

這是淒絕無與倫比的一招，也是小澤最感得意的衝刺，可是小兵衛却若無其事的一閃身便躲過了。

「嗯！」

這一招落空之後，雙脚已經跨出兩三步的小澤，立刻又轉過身來，身子仍然保持平衡，眞不愧是一個有名的劍客。

小澤早已料到小兵衞的反擊，拉退左足，旋轉木刀，出之以「中段」。

就在這個節骨眼，秋山小兵衞飄飄然的閃現出來，一聲不響的以手中的木刀敲擊小澤的木刀。

「呀……」

何止小澤一人大吃一驚而已，全場同時爲之轟然，接著便是一陣騷動。

小澤手中被砍斷了只剩半截的木刀，咕嚕！咕嚕的轉了幾圈，順勢飛進了道場四周圍觀的人羣中。

就在小澤的右臂挨了小兵衞的一擊之後，金子信任馬上一聲裁決：「到此爲止」。

一切的比賽都結束了。土田政右衞門之師三冬，便順理成章的成爲井關道場的主人，決定改名爲「井關三冬」。

比賽過後，金子信任問道：

「那一個老人，從來不曾見過，到底是何方人士？……眞想和他一談。」

三冬回答說：

「他是一個鄉下佬，不會說話，所以不好意思見人，尙請前輩原諒。」

三冬就這麽誠懇的代小兵衞回絕了。

這一天，小兵衞回到了鐘之淵的家，不久，四谷的彌七就出現了。

「今天我去道場偷看了一番。」

「眞的？看到了什麽？……」

「眞是大飽眼福。」

「怎麽說呢？」

「以木刀切斷木刀，我眞嚇壞了。」

「哈哈哈……」

「不過，師父，這可怎麽辦？」

「什麽事？」

「我淸淸楚楚的聽到，小澤派他的家臣殺死了涉谷，是不是該由官府來治罪呢？」

「你是說要逮捕小澤那一班人？」

「是的。」

「算了吧，別理他。」

「不過，師父，這也未免……」
「如果這一件事傳開了，對死去的涉谷來說，也是一種恥辱。先師井關先生的嫡傳高手，居然在酒醉之後，被圍牆上扔下來的石子給打死了，連刀也來不及拔。就一命嗚呼。這算什麼呢？就是黃泉下的井關都感到羞赧。」
「話雖如此……」
「別理他吧，小澤馬上就會遭到天譴的。」
話說，三冬繼承井關道場之後，大約過了半個月，他召集了所有的門人。
小澤和後藤並未出席，和他們一同離開道場的門人有七十多個。
三冬在席間出乎意料的宣佈：
「解散井關道場」
三冬這麼說道：
「不用我說，你們都應該很清楚，先師井關忠八郎是一位如何偉大的人物。」
井關先生逝世以後，我等四人被稱爲四大天王，維持道場的經營。我們這幾個人，意在繼承先師之遺德，和井關一刀流的眞髓，以便傳之後世。現在想來，眞是一種淺見，也太不自量力了，深感無比羞愧。

如果眞有一個不辱先師盛名的人物繼承道場，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我等四人都不及先師的萬分之一，不自量力的辱沒先師威名，世上之不幸有更甚於此嗎？大家都親眼看到了事情的經緯，一定都很明白。
再說，我等雖不及先師，可是也該有自己的生存方法，因此我們不再拘泥於井關道場的名聲，而繼續不斷的鑽研武術，修身養性，希望將來能自成一派，相信在九泉之下的先師，也會高興的。
我希望各位今後去開創自己的前途，勇往直前，絕不退縮。」
有不少門人勸阻三冬不要解散道場，可是三冬斷然不允。
第二天，三冬向小兵衞把所有經過做一報告，說：
「遵從秋山前輩的指示，此事得到了解決，眞謝謝你。」
說著雙手著蓆，聲音激動的道了謝。
「怎麼樣？輕鬆多了吧！」
「的確。家父田沼說，希望見見前輩，親自向您致謝。」
「好吧，不急，不久也許可以見面。」

八

這是一年之後，安永八年夏天的事了……。

此時，小澤已經得到了父親石見守的援助，在神田昌平橋附近開了一家道場。有一天，帶領著父親的家臣神谷新藏，到中州的一家餐廳「稻屋」去遊玩，入夜後，才踏上歸途。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富松町豆腐店老板娘，發現了小澤和神谷都陳屍於面臨柳原堤防，郡代（譯註：官名）官邸的圍牆之下。

這兩個人都在一刀之下就斃命了，小澤的頸動脈被切斷了，神谷的心臟也被刺了一刀。

驗屍官說：

「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高明老練的手法。」

大家都驚歎不已。

第二天傍晚，四谷的彌七到小兵衞家，通報此事。

「噢！是嗎？是嗎？去年以前考杇曾經說過，多行不義必自斃，不幸言中了。」

「是的，是的。」

彌七點著頭，縮著脖子，抬頭對小兵衞說：

「師父，這是什麼人下的手？」

經過彌七這麼一問，秋山小兵衞細長的雙眼，射出一道寒光，說：

「是神下的手。」

「呀？……」

「是劍術之神，所下的天譴。」

說完之後，繃緊了嚴峻而神聖的面孔，不一會，又鬆弛了下來，平易近人的笑容，像波紋似的擴散開來。

「這天譴眞是可怕，你說是嗎？」

「是的……眞是可怕極了。」

彌七低著的頭，許久未敢抬起。

雨天的鈴鹿川

一

那是在秋山小兵衛解決了井關道場紛爭之前……。

小兵衛的兒子秋山大治郎，帶著島岡禮藏的遺髮踏上旅途，來到了大和地方磯城郡芝村大庄屋，島岡八郎右衞門的家中。

「原來如此……禮藏能在大治郎君的照顧下斷氣，必定很滿足了。」

八郎右衞門的語氣相當平淡，他已七十多歲了。他眞不愧是劍客島岡禮藏之兄，態度穩重而不慌亂。

「請在這裏多留一下，好好的玩一段時期吧！」

雖然八郎右衞門和家中的其他人，都很熱情的款待大治郎，可是兩天之後，大治郎就離開了芝村。

現在的大治郎已不同於往昔了，他的道場雖然沒有一個徒弟，詼諧地說「是一國一

城之主，也是孤家寡人僅只一個。」

父親小兵衞，雖然時常來巡視道場

（總不能老是留著二間空屋），現在的大治郎已富有了責任感。

他由芝村經過了奈良京都，進入山城愛宕郡的大原鄉下，去探訪曾在恩師辻平右衞門之下修練過五年的故居，見到了老朋友，參拜了恩師的靈寢。過了三天……。

大治郎曾經在這山區中的鄉下，跟隨著島岡禮藏服侍老師，學過劍術，所以有著說不盡的感懷。

大原山區，由晚春而漸入初夏，到處是一片新綠之美。從神秘的破曉時分中，傳來了野獸輕微的怒吼聲。

這一切的一切，在德川將軍坐鎭的大都市——江戶是絕不可能有此景象的。

（眞想就此留在此地）

大治郎依依不捨的離開大原之鄉，可是一想到老父爲自己而開了一家道場，希望自己能揚名於江戶之「劍術界」，也就不敢隨心所欲了。

秋山大治郎告別了大原之鄉，再度經過了京城，踏上了通往江戶的東海道。

離開京都的第三天下午……。

健步如飛的大治郎，越過了鈴鹿嶺，來到了東海道途中的一個小鎮「關」。

再過一個山嶺便是伊勢了。大治郎本來準備投宿於距離關鎮一里半的龜山市區裏，可是在山下的茶肆中休息片刻，準備離去時，突然天色大變。

進入關鎮時，正下著傾盆大雨，不得不留在鎮裏的旅店「近江屋太兵衞」，脫下了草鞋，準備休息。

大治郎上身穿著短袖而長達膝蓋的上衣，下身穿著緊身褲，脚著布襪並打綁腿。父親小兵衞曾經告訴他，這種旅行裝束，最易於輕快的活動。

大治郎進入近江屋樓下的房間後，不久，從走廊上傳來了脚步聲，進入隔壁房間去了。

可能是原先來的旅客，洗完澡之後又回來了。他聽到了一個女人的聲音。

（原來是夫妻……）

大治郎不經意的這麼想著。鄰室的說話聲突然停止，兩個房間的中間，只隔著一扇厚紙門，大治郎聽到了隔壁傳來細微的氣息聲。

大治郎敏銳的聽覺，直覺到隔壁的兩人不是普通旅客。

厚紙門上有一道小隙縫。

大治郎發現，鄰室旅客的眼睛，透過此一隙縫，正在窺視自己，可是他並沒有回頭，若無其事的喝著茶，過了一段時間才說：

「有事找我嗎？」

鄰室依然沒有聲響。

片刻之後，聽到了女人的聲音：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不對嗎？」

這一次糾正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的。

（原來是認錯人了，不過好像有什麼原因……）

雖然這麼想，可是大治郎並沒有再去理會。洗過澡之後，便坐在餐桌前吃晚餐。

在一旁服侍的中年下女，暗示大治郎，此地的應召女郎是名聞遐邇的。

大治郎沒有任何反應。

鄰室也傳來了用餐之聲，似乎在談論著一件事情，可是聲音低沉，聽不到談話的內容，再說大治郎也無意偷聽。

吃過晚飯，只好睡覺了。

早睡早出發，這是最好的趕路方法。

大治郎蜷縮在被窩裏，黑暗中，只聽到了雨聲。

今晚，近江屋的旅客似乎很少。

卽使明天下雨，秋山大治郎還是準備出發趕路，無論是下雨或下雪，都不能阻止他，頂多在旅程中備受艱辛也就是了，正可藉此鍛鍊自已的身心。

因爲大治郎有這樣的想法，所以也就不以爲苦了。

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個晚上，發生了一個難題，困擾著大治郎。

鄰室男女作愛的動作太過激烈，大治郎不覺從酣睡中驚醒過來。

起初只聽到女人的聲音：

「不行。」

或

「又是這樣，對得起你死去的哥哥嗎？」

等等聲音，與其說是阻止那男子，不如說是訓誡他。

大治郎被這種聲音驚醒。那男子只是無言的發出低沉的吼聲。

不久，女人的抵抗似乎已消失了，男人完全制服了那抵抗的女人，而肆意的逞其肉慾了。

大治郎把棉被拉到頭上，咋了一下舌。已經是廿五歲的大男人了，他還不曾接觸過女人的肉體，這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因爲先師及其父親，都曾說過：

「如果想以劍術立身，年輕的時候就不可以接近女人，以免分心。」

大治郎也將自己年輕過剩的精力，轉移到劍術的修鍊上去。又以另一種方式儲存起來。年輕的可貴就在於能使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卽使是禁慾也不例外。

將過剩的精力，轉向於另一目的的禁慾，必定會有收穫的。

可是……

只隔著一道厚紙門的鄰室，傳來了男女交媾時的呻吟聲。大治郎既非神仙，又非木石，也因必須容忍這種誘惑，而感到無比的痛苦了。

開始時，女人拼命的抵抗，並且斥責男人的粗鹵，漸漸的發出了不堪入耳的聲音，呻吟掙扎的情景，彷彿就在眼前。

大治郎終於忍不住的站了起來，正想到走廊上去廻避一段時間，就在此時，傳來了女人忘我的低吟聲，隨著：

「可惡，妳又……」的叫喊，也聽到了男人憤怒的聲音：

「妳又……嫂子，又……又叫仇敵的名字……可惡。」

責備的口吻雖然很兇，可是似乎還繼續肆意的玩弄女人的肉體。

看來，這一對男女雖然互相憎恨，互相辱罵，却仍沈溺於肉體的歡悅中。

（被抱在自己所厭惡的男人的懷中，却叫喊著仇敵名字的女人……這是……？）

大治郎無法理解。

無論如何，事不關己。大治郎來到了廊前，望著外面院子中的大雨，黑暗中的雨絲，閃現出白色的光輝。

晚春溫和的雨，無聲無息的落著。

大治郎站在走廊上已有一段時間，他再也不耐煩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鄰室已經毫無聲息。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大治郎在打開紙門的房間裏，看到鄰室的一對男女走出了旅店。

這一對穿著旅行裝束的男女，從他眼前的走廊通過。

那個瘦弱的女人低著頭往前走，她的側影很美，看來大約二十三、四歲。

那個男人也很年輕，個子雖然不高，可是體格却很肥壯，長滿了雀斑的方臉却顯得十分威武。

女人經過大治郎面前時，看也不看他一眼，便很快的走過去了。男人以白眼睨視著大治郎，左手調整了一下腰刀，便聳肩離開了走廊。

（那個男子看來也不像浪人……昨晚男的曾說什麼仇敵，那麼這兩個人是去尋仇的嗎？……）

他始終不能理解。

大治郎走出近江屋時，似乎已忘了那一對男女的事了。

二

關鎭是鈴鹿川北岸的一個小鎭，過往的旅客經常投宿於此。

西邊有鈴鹿山脈，可以經過近江、京磯、大阪，通往伊賀一帶。向東可以經過東海道到江戶……也是伊勢巡禮途中的要衝。

以一個旅客的中繼站來說，關鎭有很長的歷史，是僅次於龜山的繁華小鎭。兩公里長的狹長街道上，就有二十多家的旅店，要是再加上備有賣春女郎的餐館，就超過六十家了。

大治郎走出近江屋時，前面的旅店裏出來了一羣伊勢巡禮的團體，如同消溶於朝靄

中一般的漸去漸遠。

一個雨過天晴的淸爽早晨。

由旅店向前走去，右邊有地藏佛堂，這便是九關山地藏院寶藏寺，大家都稱寺裏的佛像爲「地藏尊」，是名匠行基的傑作。從：「關鎭地藏穿袈裟，奈良大佛來入贅」的童謠也可以知道，這一個寺院的由來已很久了。

大治郎走進了地藏佛堂境內，跪拜於本堂之前。

寺境內和街道之間，既無門，也無圍牆爲界。

因爲許多一早就出發的旅客都和大治郎一樣，進入寺境，拜過本堂之後再離去，所以面臨街道的每一家茶肆，都從早晨天未破曉就開始忙著做生意了。他們出售的東西，除了茶菓、斗笠、拐杖、雨衣之外，紙張、草鞋也是他們營業的項目。

有一個貌似浪人的中年旅客，飄飄然的出現在茶肆，他購買斗笠，正拿起一杯熱茶要喝的時候，大治郎由寺內走出來。

在此……大治郎和浪人的目光，瞬間交會。

「哦！不是大治郎嗎?」

「呀……井上前輩。」

兩個人很快的走近，雙手交握著。

「好久不見了。」

「是好久了。」

兩人同時的說。

浪人姓井上，名八郎。

井上八郎是近江彥根的浪人。大治郎在大原鄉下恩師辻平右衛門尊前修練時，井上剛好住在京都，每個月都到大原來十天左右，和現在已經亡故的島岡禮藏，不分晝夜的勤練劍術。

當時的井上八郎是四十歲左右，現在應該快五十了吧！

他的體態稍嫌臃腫，下顎留著黑白相間的鬍鬚，臉上的五官都不甚好看，唯有鼻樑高高隆起。老師曾經說過：

「八郎的高鼻子，是壞脾氣的象徵。」

他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和彥根藩的上司打了一架，打斷了上司的右臂，由於這個原因，所以被趕出了彥根藩。

據說他是辻平右衞門母方的遠方親戚，很早以前就和老師有書信的往來。因爲他的師父隱居在大原，所以他也就經常出現在這裏了。當時，井上八郎和他的妻子住在京都，還沒有兒子。

索幸井上只是遭到了減俸的處分，八郎的弟弟久次郎繼承了這個家，並時常寄一些錢來，所以井上八郎就可以享受悠閒清平的生活了。

「老師死了，島岡先生也囘到了大和，你又到了江戶……不幸的是，我的老婆在去年夏天時病死了唉呀！眞受不了。」

井上一口氣的說完。

「晚輩也未知悉，深感抱歉。」

「住在江戶的令尊還好吧！」

「還好，托福，謝謝你，不過，井上前輩，」

「什麼事呢？」

「島岡師叔過世了。」

「呀……」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大治郎敍述了一遍島岡禮藏橫死的經過。

「眞有這等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去年夏天，我還到大和去了一趟，而且還見到島岡禮藏前輩，我當時一點也不曾察覺到有什麼異樣。」

兩個人不知不覺的並坐在茶肆的椅子上。

「原來是……嗯……居然還有這麼囘事……」

「井上前輩準備到那裏去？」

「呀……嗯……」

井上八郎哀悼島岡之死的心情，久久無法平靜。

「我想到桑名去。」

「那麼一起走吧！今晚晚輩也正準備投宿桑名。」

「有一點困難，不過對年輕的你來說是輕而易舉的，我年紀大了，恐怕無法遠程跋涉。」

「且試試看吧！」

「嗯。」

大治郎强付了茶資，井上八郎並未加以干涉。

井上八郎的行裝，是洗了又洗的粗布衣，捲起衣裾，他沒穿襪子而只穿上草鞋，顯得形容寒酸，顯然懷中也不會寬裕。

後來才知道，自從他的妻子死了之後，井上每天都飲酒澆愁，彥根的弟弟送來的錢，也都是左手接過，右手花掉，每每入不敷出，陷入困境。

「想到自己的情形，也只有苦笑罷了。你還年輕，一定不懂得一個好妻子先走之後，他的丈夫是何等的痛苦。」

井上苦笑著對大治郎說。

兩個人一起走出了關鎮，經過龜山城下，又過了和田野和河合，並走過了川井川上面的橋。

大治郎問：

「您是否要停留在桑名很久？」

井上八郎只是

「嗯……」的閉著嘴，走了幾步之後才說：

「爲了保護一個人的安全，所以酒也暫戒了。」

「保護……？」

「這個人曾經是我的同事，也是彥根的藩士，他殺死了一個上司畏罪逃亡，他的情形和我差不多，不同的是，我並未殺死人。所以被殺的上司的妻子和弟弟出來尋仇，正在找這個仇人。」

「原來如此……」

大治郎忽然想起昨夜鄰室的一對男女。

他依稀記得那個年輕的男人，一面欺凌著那個女人的肉體，一面還責備著她說：

「妳又……嫂子又……又叫仇敵的名字，可惡。」

（也許是……？）

大治郎不得不懷疑了。

可是大治郎仍然不出聲，聽井上八郎繼續說：

「……所以呀！我這個人一旦有事的時候，就要去幫助殺人犯了。大治郎，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哈哈哈……」

井上的笑聲，像是胸中有什麼疙瘩，解也解不開似的。

三

井上八郎在二十歲的時候繼承了父親的職位，四年之後，奉命調往彥根藩的京都官邸。

「糟就糟在這裏。」

井上八郎也曾說，他到大原來練劍的時候，已經娶了妻子。可是在接觸了京磯的女人，和嚐到了京磯的酒之後，就

「煞不住車了。」

當時井上所擔任的職務是京都官邸的納房（譯註：主計出納），常有機會接觸到公款。由於他過分的遊樂，終於挪用了公款。

他挪用了大約七十兩左右的公款，最後終於被發現了。上司後藤與兵衞傳他去，井上因此而碰了個大釘子。

後藤與兵衞是六十歲左右的老人，很嚴格的責罵井上說：

「不可再有第二次了。」

替他墊了七十兩，使事情神不知鬼不覺的了結了。如果藩廳當局知道此事，井上不是得切腹謝罪，也得被放逐，或沒收家祿。

井上八郎花了四年的時間，歸還了七十兩的鉅款給後藤與兵衞。一直無法忘懷後藤老人的溫情，事實上，這也是很不容易的。

後藤與兵衞在那年就病歿了。從彥根又派來了一名上司，叫做牧野城之助。

「就是這個人，我總是和他合不來，他和以前後藤先生的人品完全不同。有一天在酒蓆上，我和他發生了口角，結果我把牧野的手臂折斷了。」

話說，現在……

井上八郎正想去援助的人，便是後藤的兒子後藤伊織。

去年初夏的某一天……

後藤伊織殺了他的上司天野半兵衞，就從彥根藩的江戶官邸逃走了。

從事情發生的幾個月之前，不知道爲了什麼，天野半兵衞每次總是突然對着後藤伊織！

「處處找麻煩。」

也就是說，經常找一些鷄毛蒜皮的事，來責罵伊織一番，藩士們也常看到這種場面。

不過，不論是什麼理由，既然殺人潛逃，當局也就不能置之不理了。

天野半兵衞的弟弟兵馬，是開道場神田橋御門外的念流村垣主水的高徒，劍術十分

高强。兵馬和已故的半兵衞的妻子千代，立刻出發追趕伊織去了。

對千代來說，這是「夫仇」，對兵馬來說，這是「兄仇」。

去年十一月，住在本國彥根的親戚末高五兵衞，得到了藩主井伊掃部頭直幸的許可，爲了幫助兵馬和千代，率領了兩名家臣和一個小差，自彥根城下出發了。

天野這一批人是分爲兩路的，另外，天野家的兩個下人，從事兩路的聯繫，也到處尋找伊織。

相反的，到處逃匿的後藤伊織，却沒有一個親戚願意幫助他。井上八郎對大治郎說：

「這些事，我一點也不知道，一直到大約七天前，桑名的食油批發商平野屋宗平的夥計到京都來找我，帶來了伊織的消息，我才知道的。」

「原來如此……」

「那時我眞嚇壞了，無論如何。我的大恩人的兒子在危急的時候，如果我不揷手幫忙，怎麼對得起良心呢？」

桑名的平野屋在京都有分店。伊織的父親後藤與兵衞在世的時候，曾經准許其與京都官邸往來交易。京都分店的主人平野屋彥助，和與兵衞也有過親交，彥助是桑名平野屋宗平的親弟弟。

也許，有了這層關係，桑名的平野屋才庇護著伊織。

伊織在給井上八郎的信上說：

「……大約半年以前，我就匿藏在平野屋，最近覺得越來越危險，眞不知如何是好？現在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井上兄了，親戚們都怕被連累，對我絲毫不加理會。我的劍術是絕對敵不過兵衞一批人的。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你是否可以做我後盾？」

伊織既然這麼說，井上八郎再也無法置之不理了。

諸侯在德川將軍的指揮之下，各自統治着自己的領地。

所以殺人犯一旦逃進了別國領地內，藩廳就無法逮捕了。因此

「被殺者的親人尋找兇手，復仇雪恨，同時也給了兇手應得的懲罰。」

這一個不成文的制度，在武士社會裏，廣泛的被公認。

正當的復仇，可以得到藩主所頒的通行日本全國的證件，當然，藩當局也要向幕府報備。

所以在武士社會裏，如果無法替父兄復仇，也就不能繼承自己的家業了。

天野兵馬也不例外，如果不能殺死伊織，他就不得繼任亡兄半兵衞之位了。所以他

必須很積極的進行。其親戚也不惜加以援助。

「我這個人呀……大治郎。」

井上八郎好像有無限感慨：

「現在我是孤家寡人一個了，要是這樣下去，一直靠着弟弟送來的錢維持生活，也沒有什麼意思……我想去保護恩人的兒子，就是死了，也算值得。」

兩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快到了石藥師的小鎮。

烏雲密佈的天空中，露出了一絲陽光。

白色的蝴蝶，振着翅膀，在他們二人的眼前飛舞。

小鎮的左邊是石藥師寺，這一個寺廟的主佛像是藥師如來，歷史相當悠久，石垣圍牆內是一片竹林和樹叢，環境很清幽。

路上已經沒有來往的旅客了。當他們來到石藥師寺門前的時候，秋山大治郎的雙眼閃了一下。

他看到昨晚住在鄰室的一對男女，正站在石藥師寺門口的屋簷下，另外還有一個旅行裝束，下人模樣的男子，臉朝着年輕武士，一直在交談着。女人離他們稍遠，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大治郎和井上八郎經過門前的時候，年輕武士向他們瞄了一眼，可是大治郎的臉孔被斗笠遮住，而現在的裝束也已不同於早晨旅店中的了，所以年輕的武士似乎未曾發覺。

年輕武士立刻移開了視線，又繼續和下人模樣的男子說話。

大治郎和井上八郎都沒有亂了腳步，經過了石藥師門前，進入小鎮。

井上八郎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寺廟門前的三個人。

秋山大治郎在小鎮的茶肆「八百屋佐兵衞」吃午飯時，很自然的問道：

「井上前輩，你認識天野兵馬嗎？」

井上搖頭說：

「不，不認識。天野家的每一代都在江戶服勤，被殺的半兵衞的妻子千代，弟弟兵馬我都不認識，不過，住在彥根天野的親戚，幫忙報仇的末高五兵衞我却認識，他是天野兄弟的舅父，他的官職是馬廻（武將之一），是一個自視甚高的老頑固。」

此時，他們看到了剛才的三個人，加快脚步，走向茶肆前的大路。大治郎和井上都看到了，可是井上的臉上並沒有任何表情。

四

從關鎮到桑名，大約有十里多的路程，大治郎和井上加快了脚步，天還沒有暗，就到達了桑名。

走在他們前面的三個人終於消失了。如果他們同樣也走東海道的話，大治郎和井上是可以追過他們的。

靠近揖斐川河口的桑名，是松平下總守十萬石的城下都市，東海道在此中斷，必須從桑名的港口，坐船渡過伊勢灣的海上七里連接於尾張之宮，這是一個旅客不得不在此落脚的城市，又是來往的要衝，繁榮的情形可想而知。

過了郊外的大溝，和傳馬町的街道，就可以望到桑名城了。右前方的濠溝對岸，就是武士的官邸，西側的商家櫛比林立。

食油批發商店平野屋，是在離開東海道西側的油町處。

店主宗平，是一個個子很小的老人，可是胸懷宏大，照顧伊織無微不至。

「令尊長年照顧我在京都的弟弟，只要是我能做的事，您儘管吩咐，好讓我回報令尊的恩情。」

據說，宗平三兩天就會這麽說一次。

「如果一直住在桑名，不如一起到平野屋去。大治郎，咱們久別重逢，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

「好意思嗎？」

「當然，那有什麽關係呢？」

大治郎還沒有把那三個人的事透露給井上知道，所以他想，如果現在就和井上分手，有些於心不忍。

（如果是我父親碰到這種局面，他會如何處理呢？）

大治郎一直想着這件事情。

伊織在平野屋引頸企盼，等待着井上。

伊織雖然只有二十七歲，可是看上去却比實際年齡大了五、六歲，由於愁思焦慮而面容消瘦，顯示出待罪的苦惱，但怎麽也看不出，他會去殺了他的上司。

伊織一直藏匿在平野屋中，裏面院子的倉庫樓上。

「沒關係，一起來吧！」

因爲井上曾經這麼說過，所以大治郎就來到了這個倉庫的樓上，坐在餐桌前。

「這位是長年服侍大原的老師父秋山大治郎兄，不用掛慮，都是自己人。」

井上這麼介紹，伊織完全相信了他的話，當着大治郎的面，把一切經過情形都率直的說了出來。

自從去年的春天，上司天野半兵衛就處處找伊織痲煩，常當着別的藩士面前，奚落伊織，說他一點也沒有武術的修養，是一個柔弱的男子。每一次查賬之後，只要出一點紕漏，就都歸之於伊織，伊織容忍了很久。

可是到了夏天，天野半兵衛却給伊織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你跟我的妻子曾經有過一段情，怎麼，你不承認嗎？」

半兵衛以責備的口吻對伊織說。

這完全是寃枉。

半兵衛的妻子千代，是同藩木內三左衞門的女兒，他的父親三左衞門的服務地點是京都官邸，正好伊織也服務於京都，他們同住在官邸中的宿舍裏。千代的父親亡故，調勤於江戶官邸之前，伊織和千代不能說是沒有接觸的。

「我和千代只有這麼一點認識，我有什麼錯？眞想不到你有這種想法。」

伊織的理直氣壯顯示出他的話一點也不虛僞。

伊織來到江戶後的第四年，千代的婚事已定，嫁給半兵衛爲妻，由京都搬到江戶官邸的宿舍，伊織和千代又有見面的機會了。

「雖然如此，宿舍還是隔着一段距離，加上千代已是有夫之婦，我也不想多和她接觸。所以在江戶的官邸裏，也只說過兩三次話而已。」

伊織的父母雙亡，自己和四個佣人過着無憂無慮的單身生活。輪休時，只要一出門，在這將軍坐鎭的江戶，不乏玩樂的地方。

「我還沒有儍到勾引別人妻子的地步。」

「說的也是。」

「井上兄，那一次之後又過了十天，天野半兵衛又把我叫到官邸中的跑馬場。」

「在那裏又……？」

「是的，又一直說千代小姐的事，臉色很難看，我一推說不知道，他就抓緊我的衣襟，握着拳頭要打我。」

「嗯，嗯……」

「他也欺人太甚，我也忍不住火了。後來如何？在狂怒之下我也記不清楚，當我淸

醒過來的時候，我手中的佩刀已經刺進半兵衞的肚子裏了，他倒在跑馬場的泥地上……是的，半兵衞已經氣絕身死。」

伊織這才慌了手脚，立刻想到「不願意死」。既然不願意死，除了逃出櫻田的官邸之外，也別無他法。

伊織回到了宿舍，把父親的一代就雇用的老僕市助叫到屋外來，簡單的把事情發生的經過述說了一遍，市助的意思是：

「主人，逃吧！」

接着又說：

「市助心裏明白，您不是做這種缺德事的人，快點跟我一起逃吧！」

市助把天野半兵衞的屍體藏在樹蔭下，伊織回到宿舍，把所有現款裝入懷中，旅行的裝束也來不及準備，就到外面來了。

和市助一起爬過了藩地的圍牆，從這裏逃走了。

市助和伊織邊逃邊藏，一顆心總是懸在那裏。

市助把伊織留在尾張名古屋城下的旅店裏，一個人來到桑名，把經過情形告訴了平野屋宗平，宗平立刻說：

「請你馬上把他帶到這裏來。」

宗平拍着胸脯，一副負責到底的樣子。

伊織隱匿於平野屋的後面，市助暫且回到他的故鄉近江水口。

翻過鈴鹿山頂，再走三里路，便是水口，這是加藤越中守二萬五千石的城下都市。

市助的弟弟直五郎，在此出售名產煙斗，市助就暫時寄身於此，差遣直五郎的兒子，亦即他的侄兒小吉，和桑名的伊織經常取得聯繫，也時時命他送信給伊織住在江戶的胞姊阿村。

阿村嫁給森山城守（譯註：播州赤穗二萬石）的家臣境井姜兵衞爲妻，和丈夫及三個孩子住在芝神明町的江戶藩邸裏。

阿村一向疼愛這個伊織弟弟，時常打聽他的消息，也時常張羅一些錢和衣物寄給伊織，這些聯絡工作都由小吉負責。

伊織說到這裏，摻有桑名名產蛤蜊的飯端上桌來。

平野屋宗平說，產卵期的蛤蜊比較不好吃，這時也是禁止採食的，可是現在拿出來的蛤蜊，是春天就買來煮好再塩漬的，所以味道鮮美。

吃過了蛤蜊之後。

「井上前輩，其實是……」
大治郎徐徐開口說。
「我一直沒有告訴你，不過我想，我曾經看到過想要取後藤伊織性命的一對男女，乃是天野某某的弟弟和妻子。」
「什麼？……」
井上八郎瞪着一雙牛眼。
伊織的臉色驟然變青。

五

大治郎說出，在關鎮中旅舍那對住在鄰室男女的事情之後，伊織的緊張與不安，就更加厲害了。
井上的視線由大治郎移向伊織。
「尊意如何？」
「正是……」
伊織的聲音好像蚊子一般細微。

「正是天野兵馬和千代嗎？」
「我看年齡，體格，外形無一不合，不可能是外人。」
伊織說：「最近有一個行跡可疑的男子，時常出現在平野屋的四周，察看裏面的情形。」
平野屋宗平也說：
「好像有一個素昧平生的過客，在附近的小酒店裏，打聽我們家的情形。」
這麼說來，一定是從住在水口的老僕市助的口中，得到了珠絲馬跡。市助雖然很少露臉，可是天野兵馬和他的叔叔末高五兵衛，一定把伊織家中的每一個下人，都仔細的調查過。
市助從上一代就在後藤家做事了，其間也將近三十年了，雖然是下人的身分，也可以說是「如同家人」。
只要查出市助的老家是在近江水口，當然「天野一派的眼光」必定集中於作案之夜，跟主家伊織逃亡的市助的老家。
既然如此……。
監視市助的人，一定會發現市助的侄兒小吉，被差遣到桑名平野屋伊織躲藏的地方來。

來。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會有人跟踪替伊織送信給阿村的小吉。

無論如何，對方的人數太多了。而這裏只有伊織一人在對付。

因爲平野屋宗平是商人身分，所以一旦發生什麼意外，伊織「也不願拖累他」。

假如敵人持刀衝進來時，在平野屋是無法抵抗的。

伊織受不了這種長期的不安與恐懼，才向住在京都的井上求援。

「嗯……」

井上八郎雙手交叉胸前，半呻吟說：

「事情太緊迫了。」

這一夜，大治郎住在平野屋裏，第二天仍未離去。

然後，又一天，又一夜，又……

（我爲什麼會如此呢？）

連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勉强說，這一個被自己所喜愛的舊知井上八郎，爲了報答以往的恩誼，維持一個武士所應有的義氣感，而答應幫助一個罪犯，自己也就

（無法置之度外了嗎？）

然而，並不是爲了伊織，而是爲了井上八郎，

（我是否該準備幫忙他呢？）

「你留在這裏，我雖然很高興，可是，大治郎，你不回江戸去嗎？」

井上這麼問道。大治郎說：

「是的……不過……再……」

曖昧的回答着，臉上露出了笑容，井上也似乎非常高興，不停的撫摸下顎的鬍鬚說：

「好的，好的，桑名這個地方，不僅東西好吃，酒也不錯，你也並不急着要走……」

好像有些不好意思的又笑了一下。

井上自己十分了解，雖然自己的刀法不錯，可是和大治郎一比，還是有一段差距，所以大治郎在他身邊，可以說是一顆最好定心丸。

井上八郎和平野屋宗平，多方研討，決定了採取的對策。

平野屋差遣了幾個聰明伶俐的店員，在桑名市區裏到處尋找兵馬模樣的武士。

接着似乎也討論到，讓伊織偷偷的離開平野屋，隱藏在更安全的地方。

大治郎故意不參加這些討論活動。

井上八郎也不想把與此事無關的大治郎拖進漩渦裏，雖然如此，心裏想到總有一天大治郎會回到江戶，他就感到非常的孤獨無依。

又過了幾天。

大治郎依然沒有離開平野屋。

（要是家父碰到這種局面，會如何處理呢？）

大治郎一直這麼想。

如果父親小兵衞眞的遇到這種事，一定處理得輕鬆愉快。

小兵衞成熟老練的思慮，甚至連自己心裏的動態，都能隨心所欲的操縱。並能迅速判斷自己可以做的事，和不可以做的事，而馬上付諸行動。

「年紀大了，手脚也不像年輕時那麼靈活了。不過眼光正確，不像年輕時一樣迷亂，這可說是長期磨練修養的結果，年輕的時候也沒有想到自己有這樣豁達的心胸。」

小兵衞曾經如此告訴大治郎。

從大治郎和井上來到桑名時算起的第七天深夜，睡在主屋裏的大治郎，突然被吵醒

原來是井上來了。

「抱歉，把你吵醒了吧！」

接着坐在大治郎枕邊說：

「大治郎，你答應嗎？」

「什麼事？」

「大原鄉下老師父曾經住過的房子……」

大治郎間不容髮的反問說：

「你想把伊織兄藏在大原是嗎？」

「嗯……」

井上瞪着雙目說：

「正是，那個房子現在誰住？」

「現在沒人住。」

「什麼？」

「剛好沒人住。」

「可以借到嗎？」

「我想，跟村子裏的長老說一聲就行了。那房子本來是先師買下來的，現在只是暫時請村人管理而已。」

「租金可不少。」

「我也跟你們到大原去吧！由我開口比較好。」

「你願意這樣嗎？眞的？太好了。」

井上欣喜若狂，臉上充滿了喜色。

大治郎想，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心便安了下來，可是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六

第四天的深夜，大約上午兩點的時候，神秘的一行人出現在平野屋宗平家的屋後。

有一個穿着旅行裝束的年輕商人，另有一個也是穿着旅行裝束的和尙，接着是井上和大治郎，他們的裝束和走出東海道時一模一樣。

走在前面的年輕人是平野屋的夥計松之助，他是伊賀地方島之原的人，關照伊織很久了。

大約距離六十尺的後面，是假扮行脚僧的伊織，因爲他拿着一枝拐杖，所以只要是不露出網笠下的面孔來，就完全像一個老僧，不易被外人察覺。

跟在伊織後面的是井上，再隔三十尺，才是殿後的秋山大治郎。

距離黎明還有一段時間。他們必須在天亮以前離開桑名的市區，一口氣跑到庄野小鎭。

由桑名經過石藥師寺到庄野，一共是七里的路程，預計可在中午以前到達。這一夜他們住在庄野，庄野是一個像普通村落的小鎭，所以東海道上來往的旅客，很少投宿在這裏。

庄野只有三家旅店，「石見屋嘉兵衞」是其中的一家，恰好是平野屋宗平遠房親戚所開設的。平野屋已在前天就派人捎信去了，交代要好好照顧伊織一行人。

中午以前就得趕到石見屋，好好睡一覺，深夜再走出庄野，不經東海道，抄捷徑到四里前方的關鎭。

那時天還沒有亮，可以通過關鎭，離開東海道，走向伊賀地方。

從伊賀的上野到松之助的故鄉島之原，在松之助的家裏，匿居兩天，等情形穩定之後，再進入奈良，由奈良經京都到達大原的鄉下。

以上是這一行人預定的路程，雖然路程十分迂廻，可是也比較安全，大家都是這麼

認爲的。

最危險的是，在到達東海道上關鎭之前的十多里的路程，所幸最近已很少見到徘徊於平野屋周圍的怪人了。

走在月黑風高，陰暗無比的夜路上，還有一種悶熱的感覺。

後面跟着的三個人，以前面松之助所提的燈爲目標，潛入桑名市區的小巷道，很快的就走出了市區。

經過四日市時，天已大亮。

（看情形快要下雨了）。

秋山大治郎這麼想着。

井上八郎搖晃着寬濶的雙肩走在他前面，比較前面一點，是做行脚僧裝扮的後藤伊織，再遠處是行色匆匆的松之助。

叫任何一個外人來看，都無法察覺四個人是一路的。這四個人就這樣一路走去，誰都不回頭看上一眼，也從不交談。

當他們來到石藥師前面的拐杖坡時，竟下起雨來了。

途中不斷有從石藥師下山的旅人，和他們一行四人擦身而過。

雨天對他們反而有利，因爲路上來往的行人總比晴天時少得多了。不過，相對的——

（顯得比較惹眼）

大治郎心中這樣想着，同時不斷地由草笠下面射出毫不鬆懈的銳利眼光。

爬完山坡之後，是名爲鞠之原的草原，馬上就快要到石藥師處了。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騎馬的行人從後面趕上來，超過了正在爬拐杖坡的四個人。這個老百姓模樣的人騎在一匹由馬夫牽着韁繩的驛馬背上，斜戴着草笠，躲避迎面而來的雨絲，穿着雨衣的背脊縮成一團，看起來是個老傢伙。

因爲剛才已經有過好幾次被人超前的經驗，而且每次大家都曾提高警覺，所以在看到這麼一個縮在馬背上的老頭時，四個人都在一瞥之間就完全解除了警戒之心。

其實，這個過路的却非等閒之輩，他正是天野兄弟的叔父，依藤彥六的家將末高五兵衞。

看樣子還是有人在監視。

從平野屋開始，一直到現在，他們始終都沒有放鬆過巧妙的監視。

他們是故意不打草驚蛇，同時打算不動聲色地騙後藤伊織入彀。

眼看着一場格鬪就要上演了！

七

綿綿的雨絲像霧一般迷漫着大地。

四個人都沒有穿蓑衣，一口氣穿過了石藥師這個小鎮。

目的地庄野已經在望，大概就在不到一里的前方。

這條漸近庄野的大路，沿着鈴鹿川漸成上坡之勢。

這一帶的竹林特別多，整條路上幾乎不見人影。

突然間，雨勢轉强，走在前面的松之助邊走邊把蓑衣拿出來，披在肩上，並且首次回頭望了望後面，好像在告訴另外三個人：

（雨大了！你們也好穿上蓑衣了吧！）

正當其時，右方竹林中突然躍出一道人影，向松之助背後逼近。

只見刀光一閃，隨之而起的是松之助那貫穿心臟的慘叫聲。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埋伏於道旁左側河堤下的三個大漢，拔刀衝了過來。

「嘩！」

後藤伊織發出一聲驚叫，並且伸出雙手，回頭拼死命地向井上跑來。

井上和大治郎也迅速地摘下了草笠，向前跑去。

跑着跑着，秋山大治郎聽到背後越發迫近的脚步聲，便回過頭來。

只見兩個大漢頭上都紮着束帶，正握着大刀向他砍將過來。

大治郎迎上前去。

「嗯！」的悶哼一聲。

同時蹲下腰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拔刀出鞘。

站在前面的大漢猝不及防傷及膝蓋，扭曲着臉孔倒在地上。

第二個武士「喔！」的大吼一聲。

同時輕巧地由下而上斜揮而出的刀光，由大治郎頭上橫掃而過。

大治郎立刻縮起脖子，右腿後伸，並且單手握刀，向大漢的脚掃去。

「哇！」的一聲。

大漢鬆手失落了大刀，趴在地上

不求斬殺，只望使對方足部負傷喪失戰鬪能力，就够滿足了。

大治郎鬆了一口氣，挺起身來，向前方望去。

他看到井上八郎和後藤伊織跳下河堤沿着鈴鹿川跑着。

有五個敵人正包圍着他們兩個。

其中有一個就是當天晚上在關的旅店裏住他們隔壁的人，想必就是天野兵馬了。

和兵馬並立排開架勢的老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叔父末高五兵衞。

其他三個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不過，看樣子要不是五兵衞的家人，就是天野家的親戚，再不然，就是他們的佣人，不管怎麼樣，看上去都是些很不簡單的角色。

五個敵人一看大治郎跑下了河堤，很快改變了包圍的態勢。

當天野兵馬看淸大治郎的臉時，不禁「啊」地發出一聲驚叫。

他一定也想起了那個早晨在關鎭的旅店裏碰過面。

井上和大治郎把那面色蒼白並不住發抖的伊織拉到背後，庇護着他。這時他們很技巧地背對着鈴鹿川，和五個兇悍的敵人對峙着。

雨勢正在加强，如排山倒海般的淋濕了他們每一個人。

井上用雙手緊握着刀柄，指着對方的眼睛，擺出了「平正眼」的架勢，同時威風凜凜地高聲喝道：

「我們既非復仇，也不是在向復仇者復仇，事到如今，要來的儘管來吧！」

大治郎抽空悄悄告訴伊織：

「後藤兄，趕快過河逃出去吧！這裏由我來負責。」

八

等到秋山大治郎回到江戶，向父親秋山小兵衞報告這件事情的始末，已經是一個多月之後的事了。

這時江戶已經進入了梅雨季節。

「嗯！原來如此……」秋山小兵衞一面聽一面點頭，聽完之後，問道：

「你是說，那五人當中有四個被你砍傷了脚，是吧？」

「是的。」

「嗯！你還不錯嘛！」

「兒子覺得甚爲惶恐。」

「那麼，那個天野兵馬和井上八郎單挑的結果如何呢？」

「雖然很精采，可也够凄慘的，井上的左肩和右胸都受了傷，不過，終於還是斬了兵馬。」

「幹得眞好啊！」
「他這次眞是拚了老命在幹，井上前輩，他眞是……」
小兵衞摸摸下巴說：
「嗯！嗯！那……那個女人呢？」
「她倒始終沒有再露過面，……爸爸，那個叫什麼千代的女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
「嗯，這個女人嘛，曾經私下愛慕著後藤，可是偏偏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她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了媒人介紹的天野半兵衞……不過，她對伊織始終未能忘情，說不定連正在半兵衞的懷裏時，都會忘其所以地喊出後藤伊織的名字哪！」
「這種女人怎麼能在報仇的路上，跟小叔……」
「這大概就是所以稱之爲女人吧！這是咱們男人做不出來的。」
「眞可怕！」
「是啊！我看比劍道還難。」
「是的……」
「對了，那麼井上和伊織是安安穩穩的抵達大原囉？」

「是的，我特地陪著他們向村官仔細關照過了……」。
「哦？那就好了，不過，我們以後還是不能掉以輕心，那一批被你傷了腿的傢伙，我看是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關於這一點，井上前輩和伊織好像也都有了提防」。
「哦！哦！那以後就讓他們兩位來裁奪好了。」
「是的，不過，父親……」
「什麼事啊？」
「我這次做事是沒有錯嗎？」
「是啊！可以這麼說……」秋山小兵衞一面清了清喉嚨，一面把手裏的煙斗裝上些煙絲，慢條斯理地說道：
「可以說，沒有做錯。」
「噢！……聽您這句話，兒子也就放心了。」
「我們是不是不妨來說些……」
「哦？父親是說？……」
「哎！就是現在正在廚房裏給我們弄酒菜的阿春哪！……我倒是眞想徵求一下你的

意見……」

「父親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打算和阿春成婚，你看怎麼樣？啊？」

「這，這種事情，父親您只要自己願意的話。就可以。」

「噢！那我就放心了。」老人竟按捺不住興奮，向厨房叫道：

「阿春，阿春哪！大治郎已經答應了，妳高不高興？高不高興？」

阿春立刻從厨房飛奔出來，兩手貼在榻榻米上，正坐於大治郎面前，滿面通紅地說：

「謝謝你，少爺。」

秋山大治郎默默的什麼也沒說。

濛濛的細雨中傳來清脆的蛙鳴。

眉筆金哥

一

這時已經完全進入梅雨季節了，每天都淅瀝淅瀝的下個不停。這一天早上，居然很難得的沒有下雨，而且到了中午，甚至還可以從雲縫裏窺見一絲晴空。

但是，一到黃昏，又開始下起來了。

在淺草的元鳥越町，掛牌開設奧山念流道場的牛堀九萬之助，望向屋外濛濛的陰雨，一面很有滋味地喝著酒。

九萬之助最喜歡的酒，是附近一家叫做「萬屋」的酒店所賣的「龜之泉」，而且無分冬夏，一律用飯碗喝沒有燙過的冷酒。

今年四十一歲的牛堀九萬之助，自從去年冬天秋山小兵衞來訪，並且詳談過女劍客佐佐木三冬的事蹟之後，兩人的交情就急速加深。

庭院裏的柿子樹，斯斯文文的開了一樹微帶淺黃色的小白花。

牛堀道場的規模雖小，但是門人之中却不乏出身世家的名門子弟。

牛堀本人是上州的倉之野出身，終生未娶，獻身於劍道，並創立了獨一無二的劍風，成爲當時的名武術家。

「師父——」

九萬之助的貼身老僕權兵衞端來了一碗摻蕎麥的味噌湯，和一盤煮茄子，輕聲說：

「那個討厭的傢伙又來了！」

同時皺起他那張滿是皺紋的老臉。

權兵衞和九萬之助一樣是倉之野出身，從小就跟著庄屋（卽鄉長），照顧他的次子九萬之助，直到今日。

「討厭的傢伙？你是說誰？」

「就是三浦那個娘娘腔嘛！」

九萬之助一聽，也不禁咋了咋舌。

「你已告訴他我在這裏了嗎？」

「是啊！」

「傻瓜，你就說我不在，不就結了嗎？」

「可是，我不會撒謊，師父自已不是也討厭人說謊嗎？」

這個權兵衞，碰到任何事都這麼死心眼，總是轉不過彎來。

「三浦是不是說有事情要找我？」

「他是說有事情找你。」

「哎！那就無可奈何了，帶他到這裏來吧！」

「是——的。」

權兵衞轉身出去，不一會兒，那位娘娘腔就出現在九萬之助的房間裏了。

隨著他的人，有一陣淡淡的脂粉香飄浮在原來瀰漫著男性氣味的房裏。

說來也怪，脂粉味道是來自三浦金太郎的耳後。

據口無遮攔的權兵衞說，這個瘦瘦長長的三浦是個「茱瓜精變了人形」。

在那張長長的又有點浮腫的臉上，擺著兩顆活像大豆的眼睛，鼻樑也有點歪歪扭扭的，眞是一個奇特的面孔，不過，他倒是個貨眞價實，如假包換的男子漢，一個二十八歲的光棍兒。

「哎呀！牛堀師父，久違了。哎呀！那不是煮茄子和冷酒嗎？眞難爲情啊！」

他一進門就吱吱喳喳高聲說著，說到這裏，撩起了家常穿的紫色「越後縮」（女用

衣料）長衫，進到房裏來，同時捲起舌尖舔了舔嘴唇，唇上似乎也搽了口紅。眉毛好像也用眉筆畫過。

這個男人，耳朶拍了粉，又擦口紅，畫眉毛……，所以權兵衞才會罵他娘娘腔。

雖說如此，這位三浦金太郎的劍術，却十分高强。

據說，他父親曾經是本田氏的家臣（本田氏是駿河區岡崎五萬石的諸侯），他離開本田氏後，便浪跡天涯。可是九萬之助完全不知道三浦金太郎是如何踏入劍術之門的。但無論如何，他的實力雄厚，相當有些天份。

他一直是個萍踪浪跡的劍士，始終沒有人知道他究竟以什麼爲業。不過，各處的道場都很買他的帳却是眞的，他似乎財源廣盛，任何一天都打扮得相當入時，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

「我這是——稍微在耳朶後面，撲上一點粉，這麼一來，那種地方的姊兒們，就要嘰嘰喳喳的吵個不停了，嘻嘻！……」

在三浦還沒有搬到目前深川的住處以前，曾經有半年的時間寄居在牛堀道場，幫九萬之助敎授門人。他的劍術也的確可圈可點，目前在牛堀的道場中，還沒有任何一個門人能與他平起平坐。

「牛堀先生，我今天是順道來訪，所以沒有帶禮物來拜望，眞是失禮得很。」

「我知道，你找我有何貴幹？」

九萬之助也沒有勸他喝上一杯，自已懶洋洋地仰起頸子乾掉了碗裏的酒。

「師父，請你也給我一杯。」

「嗯——……」

九萬之助眞有點搞不過他，回過頭來正想喊權兵衞準備酒碗，却不料聽得一聲：

「不，不，這就行了！」

三浦話音甫定，已經把九萬之助的碗抄在手裏。九萬之助只好爲他斟上。

他道了聲謝，把鮮潤的紅唇沾著碗邊，如飲瓊漿玉液般津津有味的喝了下去。

九萬之助皺皺眉頭：

「到底有什麼事？三浦！」

三浦金太郎放下酒碗，把身體向前移了幾寸。

「聽說，師父和秋山小兵衞老先生的交情不錯？」

「對，你怎麼知道？」

「弟子雖然不才，但是三浦金太郎這個名字也還算兜得轉。我不是在吹牛，大江戶

裏面那個劍客的動靜我不清楚?」

「我懂了。那麼，你究竟想告訴我些什麼?」

「聽說小兵衞老先生的令郎大治郎兄，在眞騎稻荷（註：稻荷是一種小廟）附近開了一家道場?」

「是啊!我也聽說過這件事。據說大治郎君去年在田沼鄉的別舘比武時，表現相當出色。」

「哦?……是嗎?……」

「是又怎麼樣?」

「事實上，是這樣的……」

「怎麼樣?」

「是……是……這位秋山大治郎兄可能已經命在旦夕了。」

「爲什麼會這樣說?」

「有人跟踪他。」

「眞的?」

「是眞的。」

「你且從詳講來!」

「詳細講來嘛!說起來有不少糾葛，而且有些是難以啓口的。再說，我也有我的立場。」

牛堀九萬之助的神情起了變化。

「你的話當眞?他眞的有那麼危險嗎?」

「秋山大治郎兄的本事，我不清楚……，不過，這件事不全是空穴來風。」

二

天黑以後，牛堀九萬之助開始向鐘之淵的秋山小兵衞家出發。

走到秋山家的時候，大約是戌時左右。

這天，小兵衞家裏從傍晚時分，就開始擧行婚禮。

這是阿春期待已久的一個日子，新郎是六十歲的秋山小兵衞，新娘是二十歲的阿春。

就連小兵衞這麼個劍客，坐在新郎席上也顯得有些羞澀。可是他却無法不去實踐自己對阿春的諾言：

「只要大治郎回到江戶來，就……」

這個婚約在大治郎回來之後，是無法推諉的。但是他也考慮得挺周到：

「不過——，我們不要太舖張。」

男方賓客只有小兵衞的兒子大治郎。

女方來觀禮的是阿春的雙親——關屋村的農夫岩五郎及妻子阿發。

一共只有這五個人出席，他們舉行了一個極其簡單的結婚儀式。

只要正式的喝過交杯酒，阿春就心滿意足了，在她心目中從來沒有希冀過什麼新娘禮服。

她的父母親，不用說當然也早已樂昏了頭。

婚禮完畢，一對新人端出早就準備好的酒菜開懷暢飲。阿春的雙親和大治郎餐後都分別退席。不久，牛堀九萬之助就出現在小兵衞的家裏。

「牛堀兄，你來的正好，今天正好是個酒菜不缺的日子，趕快請上座！」

小兵衞把九萬之助殷勤地招呼到自己的起居間，阿春見狀，立刻勤快地下厨爲客人打點酒菜。

「外面下著大雨，承蒙牛堀兄垂愛，駕臨舍下——」

話說到一半，小兵衞發覺對方凝重的神色，便改口說：

「有何緊急事情要指教嗎？」

九萬之助點點頭說：

「請你退下左右……」

「這未免太愼重其事了——」

「不，請老先生務必如此，不然……」

「那個女人就等於是我家裏的人一樣，你說什麼都無妨——呃，不過既然你這麼說，我就……」

小兵衞走到厨房去關照阿春：「我不叫妳，妳就不要來。」說完又回到起居間裏。

「秋山前輩，我記得曾經向前輩提過，我的道場裏有一個叫三浦金太郎的人。」

「是啊！我聽說過，就是那個『眉筆金哥』，對吧？」

「對！這個綽號實在妙得很！」

原來小兵衞自從由九萬之助那裏，聽到關於三浦金太郎的事以後，就給他封了這麼個外號。

「這個三浦，剛剛找到我家裏來。」

「嗯！嗯！」

「三浦說到，那些對令郎虎視眈眈的劍客，正在蠢動著。」

「難道他們是想要大治郎的命嗎？」

「正是！」

下面所講的，就是剛才三浦金太郎到牛堀道場所告訴九萬之助的事情：

就在前天夜裏……。

三浦獨自去到深川的萬年町，那裏有一位松平和泉守設了一座別館，別館中的長工下房裏暗設賭場，每天都有人在裏面呼盧喝雉，熱鬧非凡。這一天，他也來到這家地下賭場，打算樂上一樂。

三浦金太郎這時正寄宿在附近蛤町的飛地西芳寺中，一個小寺院裏。

所以，一有空就往松平別館的長工下房跑，那裏面的長工，一向是你來我往，流動性非常大，找不出什麼好人。他們都曉得賄賂值勤的武士，封住他們的嘴，一俟夜幕低垂，整個下房就被改裝成一座賭場。

三浦金太郎雖然身為劍客，但實際上，正如牛堀九萬之助所告訴小兵衞的：

「猜不透他究竟以何為業，眞是個怪人。」

不過，他好像也沒有什麼從事不軌行為的跡象。

三浦曾經親口告訴九萬之助：

「牛堀前輩，我只單靠賭博，就不愁餓死。再說，就算是整天不動嘴吧，翹著二郎腿，也不乏主動給我送飯來的女人。不過，也許前世和劍術結了不解之緣，常令我有魚與熊掌之感。」

話可能說得太滿了一點，就在當晚——

三浦在賭場裏連吃幾場敗仗。

「啊！算了，今晚手氣不順！」

他打消了翻本之念。剛直起腰身，有個浪人神不知，鬼不覺的閃到他身邊，說道：

「三浦兄，久違了！」

回頭一看，原來是武士內山又平太，他是個魁梧的漢子，年齡大約在三十上下，據說是上州沼田的浪人。不過，武藝相當高强，不在三浦金太郎之下。

內山又平太經常在神田橋御門外的一座由村垣主水創設的念流道場出入。

也許由於他和村垣同是上州人氏，所以來往得比較勤。

村垣的道場，在江戶頗負盛名，「香火鼎盛」。用一句三浦的話來形容村垣主水的

保鏢生意是：

「妙不可言！」

村垣爲人十分四海，常一擲千金而面不改色。三浦也時常登門造訪，連吃帶喝地盤桓個十天半月，是常有的事，同時他也順便幫著村垣教授劍術。

內山的行徑和三浦一無二致，嚴格說來，他的「道行」比三浦還高，他幾乎根本就在村垣道場裏住定了。

他跟三浦說：

「我就猜你一定在這裏。剛才我到西芳寺去找你，他們說你出來了。」

「噢！是內山兄，有何見教？」

「三浦兄，你這一流汗——眉毛都快消失了。」

內山有點不懷好意地奚落他，三浦却不以爲忤，且神態自若地說：

「賭錢比擊劍還累，油膩膩的汗冒個不停。」

「哎！閒話休提。三浦兄，出來一下好吧？我有話要跟你談。」

「有代價嗎？」

「當然有，否則那會找你？」

「那眞是感激不盡。」

三浦說：「請等我一下。」他回頭給了長工一點小費，叫他拿一塊熱面巾來，把滿頭滿臉的汗擦掉。然後，從懷裏取出放在一個小信封裏的眉墨和眉筆，連鏡子都不用看，便極其熟練的描好了眉毛。

三浦金太郎的眉毛的確太淡了一點！

內山又平太見狀不禁咬緊嘴唇壓制住忍唆不住的衝動。

賭場裏的人却早就見怪不怪了，連頭都懶得回一下。

三浦收拾停當，把內山帶到橫跨運河的千鳥橋南端，一座客舫旅棧（瓢單屋）二樓的房間裏。這是三浦常來光顧的地方。

兩個人坐定下來，邊喝邊談。內山說：

「淺草碼頭附近，有個叫做秋山大治郎的劍客，開著一家小道場。據說這傢伙年紀輕輕的，武功倒超强拔俗，去年在田沼主殿頭的御前比武會中，好像還一鳴驚人。」

「嗯！」

三浦點點頭，心裏想：

「內山還不知道大治郎就是秋山小兵衞老先生的兒子。」

當然，三浦本人也並不認識小兵衛，只不過是從牛堀九萬之助那兒久仰其名而已。

三浦和內山之流，在江戶的劍術界中，與小兵衛完全是兩個時代的人物。

最近牛堀九萬之助和小兵衛特別親密，所以當三浦每月一次出現在牛堀道場時，便很自然地聽了不少小兵衛父子的軼事。牛堀曾說：

「我看秋山前輩經常恨不得脫離劍術的藩籬。我衷心羨慕他那超然物外的洒脫，可是，却模仿不來。並非人人可達自由自在，融通無阻之境，我看，只有滿足現狀，自求發展了！」

三浦聽後，曾經懇求九萬之助：

「請將晚生介紹給秋山老先生，如何？」

可是九萬之助一聽此話，滿臉不屑的：

「你先去洗掉那些眉墨和口紅再談吧！」

三浦聽了內山的一席話，裝得對秋山父子一無所知：

「你為何提到這位秋山大治郎？」

「要把他幹掉！」

「誰去動手？」

「你和我。」

「嗯？」

「事成了，就是五十兩銀子。」

「嗯——」

「條件不壞吧？」

「不壞，可是，原因何在？」

「不知道，只聽說大治郎不是個好人。」

「哼！這五十兩銀子何來？」

「不知道。我不能說。」

「可是，你若獨力去解決，不就能獨得五十兩嗎？」

「話雖不錯，但此舉事關重大，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以我才求助於你。一旦事成，我們二一添作五、各得二十五兩白花花的銀子，豈不痛快？」

內山不愧為一介武士，始終未透露出資聘請殺手的幕後主使人是誰。

三浦金太郎未置可否，只說：

「讓我考慮個兩三天。」

兩人便分道揚鑣。

次日，三浦心中整天都縈繞這個問題，最後終於忍不住跑去向牛堀九萬之助報告。據他自己說：

「由於我實在太喜歡牛堀前輩了。」

三浦報告完了以後，又向內山回了這筆「生意」，便自行回家。

「秋山前輩，不知您意下如何？」

九萬之助講完後，這樣問小兵衞。不料小兵衞立刻答道：

「牛堀兄專程遠道枉駕賜告，非常感謝！吾兄對犬子的關懷，在下衷心感激。不過，牛堀兄，這是大治郎自身的事，只要他想成爲獨擋一面的劍客，就必須自行解決這些問題，那怕就是因此喪命，老朽也愛莫能助了。」

牛堀一聽，也就無話可說。

九萬之助離去之後……

小兵衞也上了床，不過，說也奇怪，整個人精神亢奮不已。阿春心想：這是喝過交杯酒後的初夜，難怪他興奮。她便仔仔細細地重勻過睡前粧，才嬌羞無限地撲向小兵衞：

「嗯！師父……哎呀……你到底怎麼了嘛！」

原來小兵衞竟無視於阿春迫不及待的要求，淡淡地說：

「阿春，今天晚上好像不行。」

「爲什麼？……你說爲什麼嘛！」

「妳也不想想，我這個老新郎都六十歲了，有時候會力不從心啊！」

他除了這麼說以外，別無他法。

他完全顧不了賭氣背向而眠的阿春。眼前浮現的，全是兒子青春洋溢的笑容，在黑黝黝的臥房裏擴大……擴大……。

三

次日早晨，又沒有下雨。

小兵衞雖然裝得若無其事，但是一顆心却總是七上八下的，連吃早餐都覺得像在嚼沙，難以下嚥。

「阿春，我想到兒子那裏去一下，替我划船好吧？」

「好啊！」

阿春對小兵衛的煩惱一無所覺：

「師父，今天晚上你可要打起精神來喔！不然啊！我就不理你了。」

「嗯！嗯！」

「哎呀——師父！」

「昨天我們不是已經喝過交杯酒了嗎？可不能再叫師父囉！妳不是好久以前就想叫我一聲郎君、官人、相公……」

「啊——呀討厭死了，羞死人了！」

一派天眞爛漫之情，逗得心事重重的小兵衛也不禁展顏一笑。

阿春跑去解開船纜，當穿扮停當的秋山小兵衛來到走廊時，只聽得一聲：

「有人在嗎？」

定睛一望，原來是男裝的佐佐木三冬意氣昂然的出現在廊上。

「來吧！請坐。」

今天的阿春，好像整個兒換了一個人，容光煥發，春風滿面。也許因爲她和小兵衛的婚禮，給她帶來莫大的自信。

三冬對這件事完全不知情，她照例瞥了瞥阿春，輕輕點了個頭，可是阿春似乎已經毫不介意了。

「秋山老前輩，久未拜謁！」

「那裏，彼此彼此。」

「前輩要出去？」

「對，想到兒子那裏去一下。」

「前輩有公子？」

三冬很意外的叫起來。也難怪她，小兵衛從來沒有向三冬提過大治郎的事情。

「少爺是在眞﨑神社後面開道場。」

阿春有意向三冬炫耀自己的身分。

「道場？……是劍術嗎？」

「是啊！妳來得正巧，我把大治郎介紹給妳認識一下，這小子剛剛旅行回來。」小兵衛接著說。

「喔！那眞是失禮，我完全不知道。那麼，就陪同前輩一齊去！」

阿春把船靠岸，讓小兵衛和三冬下船，又笑咪咪地調轉船頭划回去了。佐佐木三冬被她以前鼓腮盯眼，今天却笑個不停的大轉變，弄得瞠目結舌滿頭霧水。

小兵衛一下船就快步走向道場，三冬只好收回心思，慌忙跟了上去。

大治郎不在道場裏，附近的農婦阿香正在井邊洗衣服，她比手劃腳的告訴小兵衛，大治郎出去了。

小兵衛立刻往回走。

他想：大治郎可能是到今戶本性寺，去拜祭亡母和島岡禮藏的陵墓。所以他特地到寺裏走了一趟，結果，也沒看到大治郎的人影。

三冬看到小兵衛走出本性寺的大門後，仰望混沌的陰空，沉鬱地呼了一口氣。她問：

「師父，您怎麼了?」

「不，……沒什麼。」

「您一定有心事，請師父告訴三冬。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三冬轉到小兵衛面前來，用一雙滿含熱情的眼睛灼灼注視著小兵衛，她的仰慕之情絲毫未改。

小兵衛迅速移開視線。

「不，沒什麼。我說三冬啊!」

「什麼事?師父!」

「我只是在想：秋山小兵衛眞的老了……只是在這麼想而已。」

「您說的什麼話?那怎麼會呢?師父!在我眼裏，只看到您充沛的活力。」

「嘀嘀嘀……」

小兵衛孤寂地笑了。

「擔心一個離開我面前，從我身邊放走，長大、的孩子……哎!說也可笑，這還算是秋山小兵衛嗎?」

三冬對這話全不瞭解。

她看到小兵衛那拒絕關懷的嚴峻神情，不禁無言的低下了頭。

同在這個時候，三浦金太郎又出現在牛堀的道場了。

道場裏許多武士正在狠命練習。

牛堀九萬之助坐在高處，仔細觀察徒弟們的身手。老僕權兵衛却輕步來到背後：

「師父，那個娘娘腔又來了。道場裏的竹刀聲喧天價響，總不能推說你不在吧?還有，那個娘娘腔說：只要向您通報他來了，您就一定會接見他。」

果然，牛堀一聽，立刻飛奔出去，穿過走廊，來到了正屋。

「前輩，昨晚有失禮之處，請多多見諒。」
「嗯！」
「您告訴秋山老先生了嗎？」
「嗯！告訴過了。」
「他老人家怎麼說？」
九萬之助把小兵衞昨晚說的話，源源本本告訴三浦。然後說：
「雖然，劍士的風度理當如此，但秋山前輩那極度的强硬，還是很出人意料之外。」
「是嗎？」
「『是嗎』是什麼意思？」
「高見甚是。」
「何來高見？你可別自說自話。」
「是！是！不過——牛堀前輩，既然秋山老先生這麼說，也就表示我可以助內山一臂之力囉？」
牛堀瞪起雙眼，怒視著面前的三浦。

三浦金太郎獰笑一下：
「您別緊張，我只不過是虛晃一招而已，單單這樣就能拿到二十五兩銀子。實際上，我只旁觀，讓秋山大治郎和內山又平太去過招，你看如何？」
九萬之助沒有答話，雙眼盯住三浦，他的面色深沉，眼光銳利，好像能透視三浦的心一般。
不料三浦在他的注視下，竟了無懼色，甚至也泰然自若地回看著他。
半晌，在寂靜中傳來淅瀝的雨聲。
九萬之助終於開口了：
「要是你眞去幫助那個姓內山的傢伙的話，你就能對他的動靜瞭如指掌，對吧？」
「一點也不錯。」
「你願意暗中把內山的動態告訴我？」
「對。」
「你只是在表面上幫他們做事？你能給我一個保證嗎？」
「我只要拿到銀子，就心滿意足了。不過，前輩，要是內山能够獨力擊殺大治郎兄的話，我可不負責。」

「我知道。」
說到這裏，九萬之助繃緊的臉才稍稍鬆懈一點。

四

當天晚上。
三浦金太郎在深川千鳥橋的客舫旅棧和內山見了面。
「怎麼樣？三浦兄，你決定如何？」
「要殺秋山大治郎的幕後主使者，知不知道我要幫你忙？」
「他不知道你的事，我也不會向任何人透露。表面上，是我一個人下手，上次我曾經告訴你，此舉絕對不容失誤，所以我才特地愼重相託。」
「好，我答應了。」
「三浦兄，眞是感謝你！」
內山把鼻子聳了幾下，眼中顯然浮現出騰騰殺氣，同時慌忙從懷裏取出小判（銀幣名稱）十三枚，擺在三浦面前，說：
「這是二十五兩定金中的十三兩，剩下的要等事成之後才拿，屆時，就是我拿十三兩了。」

「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今天立刻能拿到二十五兩。」
「什麼話？這是咱們幹這行的規矩。」
三浦對滿臉獰笑的內山說：
「看樣子，你是常幹這等勾當囉？」
內山只做了個怪表情，沒說什麼。
「什麼時候下手？」三浦問道。
內山立刻接口說：
「就今天晚上殺進他的道場去，你看如何？」
「不行，今天還不行。」
三浦將十三兩銀子收進懷裏，說：
「我想先查看一下大治郎的住處，明後天動手，好吧？」
「可以。」
內山向女侍借了文房四寶，畫出一張秋山大治郎道場和附近建築物的位置圖，交給三浦：

「我自己已經去查看過了，老兄可按圖索驥。」

「你看過大治郎的眞面目嗎?」

「看過兩次，在他走出屋外的時候。」

「怎麽樣?」

「啊!……對了!還好我想請你幫忙。」

內山像野獸般低吼起來。原來，他那天躲在樹叢裏偷窺大治郎的擧動，發現他眞是非等閒之輩。

事情既已談好了，三浦目送內山離去，自己還留在瓢簞屋。

「喂!米吉!」

三浦從懷裏拿出一點銀子，塞在一個跑上來的年輕船夫手裏:

「你去跟踪剛才那個武士!看他到那兒去，機警一點，不要被他發現了。」

米吉點點頭，抓了件雨衣，一溜煙地消失在細雨裏。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米吉回來了。

三浦還等在瓢簞屋裏:

「米吉，沒有露出馬脚吧?」

「師父儘管放心!」

據米吉說，內山又平太直接回到了神田橋御門外，村垣主水的道場裏。

這是內山寄居的地方，他回去是理所當然，可是——

三浦仍然覺得事情有點蹊蹺。

如果內山眞的把他要幫忙的事情，瞞着幕後主使者的話，也就沒話說了，可是——

如果內山在私下把情況向幕後主使者和盤托出的話，事情就不這麽單純了!

衡情度理，內山必然會去向主使人報告他的承諾。

那麽，換句話說——

村垣道場或村垣主水本人，一定和這個幕後主使人有密切關係。

過了一會兒，三浦也走出了瓢簞屋。

雨，仍然在下。

當三浦來到牛堀道場那扇不太起眼的大門前時，大約已經過了晚上十點鐘了。

他擧起手來想敲門，猶豫一下又改變了主意，先把傘和木屐從圍牆上面丟進去，接着才輕輕地一躍而入。

一進牆內，便無所顧忌地直接走到牛堀的起居間外，輕輕敲門:

「前輩，前輩，我是三浦金太郎，請你開門。」
九萬之助立刻跳起來，把門打開：
「發生過什麼事嗎？」
「是的，……」
「快上來！你怎麼不敲大門？」
九萬之助對三浦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因爲秋山小兵衞是他最崇敬的人，他的獨生子有難，牛堀自然憂心如焚。
因爲小兵衞對這件事的反應，委實太過冷酷，於是他暗自決定：
「我要竭盡所能地幫助他。」
同一個時間……。
村垣主水和內山又平太正在神田橋御門外，村垣道場中，主水的起居間裏，促膝密談。
「眞的？那太好了！實在太好了！只要三浦金太郎肯點頭，這件事應該是萬無一失，秋山大治郎再猛，也敵不過你們兩個聯手的威力。」
村垣主水喜出望外。

身穿夏季外衣，披散着頭髮的村垣，看起來已經有五十來歲了，魁梧的體態，頗具威嚴，與他那門人三百的大道場主持人的身分，非常相當。
他剛從神田馬之駮小巷裏的小公館回來，據說他的夫人育有六名子女，年輕貌美的如夫人也有三個孩子。
「這是一點小意思，請收下吧！」
主水把五兩金幣放在紙上，推到內山又平太面前。
「前輩，這實在不好意思！」
「不必推辭，收下吧！」
「是，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不過大治郎的命一定得取到。」
「是的，呃——前輩……」
「什麼？」
「這到底是那方面主使的？」
「你別問。」
「是。」

「秋山大治郎這小子，我本來是要親手做掉他的，可是我現在的身份不允許，行動不自由。我常常須進出侯門，而且門人衆多，身負重任。抛頭露面之事，實所不宜。」

「晚輩明白了。」

「這件事就交給你了，何時去辦？」

「明後天的深夜。」

「照說應該是不會出岔兒，不過，總得要……」

「一切有晚生在。」

「那就快下去休息吧！我派人給你送酒去。」

「多謝前輩！」

「就是那個叫美代的丫頭，你不用客氣，喜歡她的話，可以任意銷魂，哈哈哈……」

五

次日早晨，秋山小兵衞和阿春還高臥不起，就聽得：

「請開門，請開門」的叫聲。

同時，將泥地房板門敲得砰砰響，聽聲音是牛堀九萬之助來了。

小兵衞像裝有彈簧的木偶般跳將起來，快步跑到泥地房，竭力調整一下呼吸，穩住情緒。

「是牛堀兄嗎？」

「是的。」

「我這就開門。」

阿春賴在床上不起來，因爲自從那天以後，小兵衞就沒有再抱過她。他有的時候雖然會想……。

（這麽個年輕老婆，簡直像孫女。）

不過，他究竟是個男人，很快就習慣這個小妻子了。所有在人前隱而未宣的不安或不悅，一見阿春，就毫無保留的宣洩無遺。

阿春十分氣憤這個不抱她的老丈夫。

所以她才故意賴着不願起床。

小兵衞把九萬之助親自迎進屋裏，親手斟茶。

「昨天很晚時，三浦曾來到寒舍。」

「就是那個眉筆金哥?」
「是的，事情是這樣的……」
牛堀九萬之助將昨晚三浦告訴他的話，給小兵衞做了個說明，然後說：
「秋山前輩，您意下如何?」
「此話怎講?」
「您是否覺得內山和村垣二人，與暗殺令郎之事，有所關聯?」
「村垣嗎?……這個小子滿能幹的，在一般開道場的人之中，他不只稱得上劍術精通，而且人情通達，又善於理財，更難得的是，還深藏不露。據說他兼營高利貸，很懂得資金的運用。」
「哦?是嗎?」
「他和牛堀兄是完全不同的典型。」
「秋山前輩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嗎?」
「是啊!……兒子的事，我向來不過問。不過，在下對老兄的關懷，感激不盡!」
小兵衞的表情一如平日，只是輕輕地兩手落蓆，俯身道謝。
「我極爲擔心令郎的安全。」

「我很感謝，也很抱歉。牛堀兄，這件事情請勿插手，若連這點小事都窮於應付，這孩子那能成得了大器呢?」
「是的……，不過……這……」
「我想，牛堀兄也非泛泛之輩，定能瞭解。」
「是的……」
既然小兵衞的態度如此堅決，九萬之助亦無言以對，只得起身告退了。
九萬之助臨走之時，只說：
「內山和三浦預定下手的日子，就在明晚。不過，屆時三浦也許不會眞正出手。容我告辭了!」
「有勞兄臺了!」
小兵衞放在塌塌米上的雙手還未收回來。
九萬之助一走，小兵衞突然無力地鬆下雙肩。
阿春終於拖拖拉拉地起床了，小兵衞猛喊道：
「阿春，我現在立刻要到大治郎那裏去，快準備一下!」
阿春被嚇得面色發白，雙眼圓睜。

她從來沒有看過小兵衞如此淒厲的神情。

「可是，師父啊！早餐怎麼辦？」

「不吃了，告訴妳！趕快給我準備！」

由上船直到靠岸，小兵衞始終木然凝視着江面，一言不發。

阿春把船划回去，目送小兵衞走向道場的背影，一面揮槳，一面嘀咕：

「師父眞討厭！」

小兵衞到達時，大治郎正在井邊洗澡，廚房飄來陣陣味噌湯的香氣，大概是那名啞婦正在準備早點。

「啊！父親。」

大治郎的口氣和神情都有點疑惑，好像很吃驚於父親的突然來訪，而且還是在一大清早。他一邊穿和服，邊說：

「那就請進來吧！」

這時雨雖然已經停了，可是天空仍然堆積着厚厚的灰色雲層，感覺上不像清晨，而像黃昏。

突然間，一隻小蜻蜓茫然地穿過了默默相望的父子之間，打破了沉寂

「阿大啊！神田橋御門外的村垣主水，你知道他嗎？」

「是的。」

「以前見過面嗎？」

「不，兒子只聽說過這個人而已。」

「那麼……跟你沒有任何過節囉？」

「什麼？村垣前輩和我？……不，什麼也沒有過！」

「眞的？嗯——那麼，跟村垣的徒弟呢？」

「兒子這就不太清楚了，父親，您爲什麼這樣問呢？」

「哦！沒有什麼……」

小兵衞呑呑吐吐地難以啓口，只是滿懷心事地抬頭望着滿天烏雲，大治郎自有記憶以來，就從未見過父親如此凝重的神情。

「父親！」

「啊？……」

「到底是？」

「不，……沒什麼，好了！我曉得了。」

小兵衞說到這裏，轉身而去，他的步履竟顯得有點蹣跚。

大治郎什麽話也沒有說，只是茫然目送着父親遠去的背影，心中有點納悶：

（父親究竟是怎麽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邊，秋山小兵衞迷迷糊糊的走着，走着。

當他猛然覺醒時，自己正呆坐在淺草寺境內的路邊小店裏。

內山和三浦計劃在明天晚上偷襲大治郎……他突然振奮起來：

（現在還爲時不晚！）

自己雖然不能揷手，但是只要告訴大治郎這回事，讓他有個心理準備，他就不會遭到暗算了！

小兵衞想歸想，但終於還是開不了口。

他一再在心裏說服自己：

（大治郎必須自行衝破難關。）

此擧究竟是拘泥於劍客的信念？還是出於父愛？或者源於自己的羞赧？抑或是發之於老人的頑固呢？

小兵衞連自己都無法解釋。他默默付過茶資，走了出去。

當他抵達神田橋御門外時，雲縫中居然透出了幾絲陽光，他心裏想：今天可能不會再下雨了！

村垣道場位於三河町第一段街的街角，是個絕好的地點，因爲它隔着一條寬濶的道路，正對着江戸城的城壕。

小兵衞就在這條沿着城壕的街道上，來來往往徘徊了兩三趟。

這天由於梅雨暫停，街上行人格外擁擠，小兵衞看見不少門徒從道場大門進進出出。他突然自問：

「我爲什麽要這樣做呢？」

他連自己都弄不淸楚動機何在。也許，他在下意識裏盼望得知村垣主水殺大治郎的理由吧！

可是，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巡邏監視，根本無濟於事。今天這些擧動，就小兵衞一向的個性而言，實在是太幼稚了！他在心中暗想：

（我莫非開始動搖了！我已經有點拿不定主意了。）

他悄然佇立於城壕邊，忽然間，眼前一亮，那邊在衆多門徒恭送之下步出道場的，

不正是村垣主水嗎？

小兵衞急忙轉身。

村垣一個隨從都沒有帶，獨自向南方悠然而去。

當他過了龍閒橋後，戴起了原先拿在手上的深笠。

小兵衞一直尾隨在後，此時渾身垂老的血液都在一剎間沸騰起來。

不一會兒，村垣踏進了堀江六軒町的一家餐館——櫻屋。

這兒是日本橋河與江戶橋河交會之處，也是思案橋東邊的盡頭。

櫻屋名氣不小，小兵衞也來過幾次。

片刻之後，他也進入櫻屋，選了一個小房間，招來女侍：

「拿壺酒來，有好吃的東西拿來下酒。」

他的語調已恢復常態。

端酒來的，是個微胖的可愛丫頭。

「啊呀！好姑娘，妳長得可眞好，細皮白肉，像個熟透的蘋果似的；我眞恨不得咬上一口。」

他一邊說，一邊從女侍寬大的袖口塞進了大把小費。

「哎！不好意思，給這麼多！」

「別跟我客氣，幫我斟酒好吧？」

「是的。」

「剛才不是有個很瀟洒的武士早我一步進來嗎？他和我很熟，名爲村垣主水，他的劍術可眞不得了！」

「哦！您對他如此清楚。」

「服侍村垣先生的，是誰啊？哈哈哈，是不是也像妳一樣，是個熟透的蘋果啊？……」

「那裏，跟村垣先生一道喝酒的，是越後溝口藩的御用人伊藤彥太夫先生。」

伊藤彥太夫？他便是那個「劍的誓約」事件中，被大治郎砍斷右臂的伊藤三彌之父。

「聽說村垣先生經常上溝口官邸，給家臣們教授劍術，是不是有這回事？」

「是啊！一點也不錯。他是不是也常和伊藤彥太夫先生到妳們櫻屋來啊？」

「是的，最近常在這裏會面。」

「是嗎？……」

小兵衞立刻轉變了話題，免得讓女侍起疑才行。

那件事，發生在今年初春……

十九歲的伊藤三彌在一個傍晚，用弓箭暗殺了大治郎的師叔島岡禮藏。因爲，次日島岡禮藏卽將與三彌的同性戀師父柿本源七郎，擧行眞刀比劍，而柿本當時有病在身，三彌心焦之餘，出此下策，解決了島岡禮藏。

當場，大治郎便抽刀砍下了三彌的右臂，三彌負傷遠遁，從此便沒有下落。柿本源七郎立刻自殺以明心跡，因爲他和島岡之間，有過比劍的誓約。

小兵衞心裏想：

（如果猜得不錯的話，伊藤三彌很可能藏匿於父親家裏，父親彥太夫因懷恨在心，於是出錢買大治郎的性命……否則，就是三彌至今行踪不明，彥太夫懷子心切，所以非取了大治郎的性命不可。）

秋山小兵衞判斷，實情必定是此二者之一。

不久，伊藤彥太夫和村垣主水各自戴上深笠，藏起面孔，先後離開櫻屋。小兵衞也隨後離去。

六

第二天，雨又開始下了，小兵衞躺在床上聽雨聲，不肯起身。

阿春戰戰兢兢，連做家事都小心翼翼地，不敢發出聲音來。

小兵衞幾乎懶得開口，但阿春還是察覺到他的異樣。

阿春發現小兵衞雖然一動不動的仰臥看着天花板，但是他的眼神却越來越亮，最後竟充滿了興奮的光芒。

大約在下午四點，小兵衞慢慢起床了，先洗了個澡，又叫着阿春給他預備醃梅和醃瓜喝了兩碗稀飯。然後相當溫和地說：

「阿春啊！外面正在下雨，可能要讓妳辛苦一點，幫我划趟船好吧？」

他的語氣恢復了往日的恩愛，阿春立刻高高興興地準備船隻去了。

小兵衞穿起簑衣，戴上斗笠，然後折起衣服下擺，穿好草鞋，拿把雨傘。最後，腰際照例挿上一把一尺四寸餘的中型武士刀。

河水雖然有些泛濫，但是阿春手脚俐落地操縱着小船，絲毫不受影響。小兵衞臨上岸前，溫和地交待：

「我再晚也一定回來，妳安心在家裏等我好了。」
「好。」
阿春很輕快地應着，她像復甦的黃鶯一般唱道：
「我替你備好酒！」
「好！就這麼辦！」
小兵衞目送阿春把船倒回河心，才回身向道場走去。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小兵衞已潛伏在道場東側的樹林中。
他舖平兩張在碼頭上買來的涼草坐墊，坐定之後，摘下斗笠，撐起雨傘。在濃密的櫸木林和櫟木林中，只有小兵衞灼灼的雙眼在黑暗中發出兩道光芒。
（我終於還是來了）
小兵衞不覺暗自苦笑。
自從昨天肯定了村垣主水和伊藤彥太夫的密約之後，他就迅速做了決定。
（看情形，對方將採取何種卑劣的手段，難以預測。）
雖然三浦金太郎曾經允諾，絕不幫忙。
但是，村垣很可能爲了愼重，而加派其他刺客。

（如果他們不顧信譽，我也正好可以出面幫忙。）他想着。
不過，他自己也知道，這可能只是他爲自己找的藉口。
他在前幾天極力忍住的衝動，却因爲櫻屋的那一幕，而似決堤的河口般氾濫了。
晚餐後，收拾停當，鄰居啞婦從厨房裏出來了，小兵衞看着她走回自己家去。
究竟捱過了多少時候？
一個時辰，兩個時辰……小兵衞端坐雨中，動也不動，只偶而喝上一口從碼頭買來的酒。他等了又等……。
大治郎可能已進入夢鄉。
四周一片靜寂，只有雨點落到傘面上，發出些微聲響。
（來了！……）
小兵衞那一對已經習慣於黑暗的利眼，迅速捕捉到出現於對面樹林中的兩條黑影。
大治郎一定沒有把門關好。
兩條黑影在井邊低語一陣之後，便拔出明晃晃的大刀，然後分成兩路。
其中一個似乎打算由泥地房進去，另一個却取道厨房。由於兩人都用黑布蒙面，所以小兵衞分不出誰是三浦，誰是內山。

小兵衛看到其中一個人拉開廚房門，側身進去。

另外一個轉到後面去的人，小兵衛就看不到了。

他從樹林裏跑出來，藏身於井邊的陰暗處。

他眞想尾隨刺客之後，跳進屋裏，可是，刺客只有兩個。他暗自盤算：

（如果大治郎眞的死在區區兩個敵人之手，那還有什麼話好說？我應該全心戒備其他刺客才對。）

想是這麼想，他那一顆七上八下的心還是無法平靜。他突然決定豁出去了：

（管他那麼多！）

他猛力拔出那把堀川國弘製的名刀，正待躍進廚房，說時遲，那時快—

房裏傳出了淒絕的慘叫聲。

接下去是一陣混亂的響動，然後，突然間又歸於寧靜。

定睛一瞧……

「唔……唔……」

一條黑影由廚房門口跌跌衝衝地幌了出來。

那人呻吟着拖了五六步之後，突然仆倒在泥濘中。

還好，不是大治郎！

隨後大治郎手提長刀出現在廚房門口。

小兵衛不禁暗暗嘉許：

（不錯！不錯！這小子幹得好，可是，還有一個呢？……）

小兵衛正打算現身，却聽得一聲—

「秋山大治郎兄！」

聲音來自對面的黑暗中。

大治郎機警地循聲望去。

「在下是陪同遭你斬殺之人而來，原決定袖手旁觀，但是如今情勢大變，恕小弟臨時改變心意！你既能躺在床上，避過他由上而下的偷襲，並在瞬間拔刀，一舉結束他的性命，可見足下武功委實不同凡響。」

聲音的主人拉開夜幕，出現在大治郎視線所及之處。是個瘦瘦長長的身材。

他一把扯下蒙面布，語氣亢奮：

「在下三浦金太郎，無名劍士，特欲與兄決一勝負，不知是否得蒙首肯？」

「請便！」

大治郎朗聲答道。

藏身暗處的小兵衞打了個寒戰。

「那麼，恕在下無禮了！」

三浦金太郎騰空躍起，向後退了幾步，正凝神欲擺足架勢之時，大治郎已從容不迫地提着長刀，漫步向他接近過來。

連小兵衞這般高手，都被兒子的泰然自若嚇出一身冷汗，他不自覺地挺起了腰板。

三浦似乎也同樣深感意外。

他從未遭遇過如此鎮定的敵手。

一瞬間，兩個劍客已近在咫尺。

這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

當三浦驚覺自己已處於最後關頭之際——

有意「哇！」地發出一聲猛喝，將長刀對準大治郎的胸膛刺將過去。

兩把明晃晃的大刀，在夜空中你來我往，糾纏不休，鏗鏘的金屬聲狠狠地將夜幕劃成兩半！突然間，兩條身影各自躍開數步，未及喘息，又再度糾纏在一起。

「噗！」的一聲。

大刀落在地上，三浦整個人如朽木般緩緩癱了下去。

大治郎佇立原地，凝視三浦扭曲的身體。

（好！）

小兵衞正待一躍而出，却有旁的聲音搶先一步：

「敝人是令尊秋山小兵衞的知己，牛堀九萬之助。」

不錯，這人正是九萬之助！

他必定也像小兵衞一般，藏身在某處相機行事。

小兵衞把衝到舌尖的——

「好！」字硬吞了回去，頸子一縮，竄回櫟樹林中。

九萬之助和大治郎，協力將尚未斷氣的三浦抬進屋裏。

三浦拒絕了九萬之助要爲他療傷的意圖，他氣息微弱：

「請勿徒勞。不過，牛堀前輩，我深感此舉愚蠢萬分，此生已無法報答前輩之恩，更無緣與前輩促膝暢飲……不過，三浦金太郎體內竄流的仍是劍客之血，不知前輩以爲然否？」

他臉上的眉墨和口紅，都被雨水沖洗淨盡，一張菜瓜臉此時竟如一頁白紙。他仍在

掙扎地說：

「不過，這……秋山大治郎兄，很令人欽佩！」

他努力做出笑容，望向大治郎，用那一貫的女人腔調：

「或許，會如他父親一般——」

說到此，呼吸已漸急促，明顯地呈現出將死之相來：

「牛堀前輩，我懷中裝有眉墨的紙包，請……幫……我……拿，拿……拿出來……。」

「好，……就是這個嗎？」

「是，還有一支小筆，請將它沾濕，沾上……墨，多……多一點，放在……我……我手……。」

「嗯，這樣好嗎？」

「好，……請，請幫我，擦……擦……擦臉。」

「好，好。」

九萬之助用面巾將三浦的臉擦乾淨，三浦拿着眉筆的手，慢慢向臉上移去，就在筆尖即將觸及那稀疏的眉毛之際，眉筆「叭噠！」一聲，由手中落下。

翌日清晨，當秋山大治郎冒着濛濛細雨，抵達父親家中時，小兵衞正在板廊上，將白髮蒼蒼的頭枕在阿春豐滿的大腿上，眯着眼睛讓阿春掏耳朵。

那張紅潤的老臉，看來無限陶醉。他滿是皺紋的手正在阿春膝蓋一帶游移。

「父親！」

「喔！大治郎，怎麼啦？」

「是的，有件小事要向您禀告。」

「嗯？出了什麼事嗎？」

「是的。」

「好吧！不要着慌，先坐下來寬寬心。我這兒就快好了，馬上我們一面喝茶一面談吧！」

「是。」

「阿春哪！我好舒服喔！」

阿春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代替回答。

園裏飄來陣陣濃郁的梔子花香。

毒殺老中

一

佐佐木三冬離開根岸的住家，天空還清澈無雲。她過了坂本車坡，走上往淺草的大馬路上，正當她要經過下谷廣德寺時，雨滴竟淅瀝淅瀝地降了下來。

只不過一會兒功夫……「啊！」

突然變成傾盆大雨，她上身是白麻短袖上衣，下身穿了一條夏季長褲，剛在店裏理過的頭髮，襯得一張臉英氣勃發，脚上沒有襪子，直接穿了雙草鞋。

「哎呀！不好了。」

一見豪雨挾雷霆萬鈞之勢而來，她立刻跳進路邊在神社拱門旁的茶肆，肆裏的人都不禁屏住氣息，凝神而望。

雖然一望即知，這是個年輕貌美的男裝少女，但是她那經過長期鍛鍊的矯捷體態，却令大家暗想：

（一點也沒有女孩子味道。）

佐佐木三冬從容地由腰際解下隨身佩帶的長刀，說：

「老闆，來杯茶！」

聲音雖是女的腔調却鏗然有力，茶肆老闆和所有客人都像遇到一種罕見的動物般，爭相注視。

震耳的雷鳴響徹雲霄，周圍數十里方圓之內，全被籠罩於白色雨幕之中。說也奇怪，這場雨說來就來，說收就收，一剎間，所有豪雨悶雷都如夢一般消失了。

立時，夏日的艷陽撥開層雲，放射出萬丈金光。

三冬紋風未動，依然在木椅上細品清茶。

市之谷井關道場的紛爭，幸虧得秋山小兵衞鼎力相助，得以順利解決。道場現在是關閉了，可是，三冬變得無所事事，難以排遣閒暇。

當她還是道場中四大天王之一時，每天都到她的亡師井關忠八郎所設道場擔任教練，從不懈怠，故手下門人甚衆。

曾經叱吒風雲，顯赫一時的三冬，實在不甘平凡，她擔心長此以往，一身武功可能都將付諸東流了。

於是，她慕名往訪於湯島開辦五段道場的江戸名武師——金子孫十郎信任，謀得兼任武師之職。

這一天，三冬突然心血來潮，打算一訪久未見面的秋山小兵衛。她暗忖：

（小兵衛前輩的公子大治郎，於碼頭附近開設道場，前番隨同小兵衛造訪之時，適逢公子外出……，對了，不妨央小兵衛引見一下，討教幾招絕技，豈不有趣？）

她主意既定，便提早用過午餐……現在，正在往小兵衛隱居處鐘之淵的途中，不想因雨而停頓。

「老闆，茶錢在此」

三冬起身付過茶資，不經意地向外一瞧。

「呵！」她笑了。

她看到父親田沼主殿頭意次的家臣飯田平助，夾在一羣原本在簷下避雨，雨一停便走向街上蜂湧而來的人叢中。

飯田平助是田沼家的「御膳番」，僅是一個薪津三十石，外加眷屬兩人津貼的下級武士。

所謂「御膳番」，就是專門檢查主公田沼意次的膳食的。三冬之所以會認識他，主要是因爲他的兒子久米太郎，曾是井關道場的門人。

田沼家的人都戲稱飯田平助爲「沒牙狐」。

這個綽號起得貼切無比，他的容貌再也沒有更好的形容法了。

小小個子上是一張狐狸般的小臉，斑白的髮髻乖乖貼在小小的後腦上。

他的前齒盡落，看來要比實際年齡老上十幾二十歲。

佐佐木三冬放眼一瞧……

當平助正快步通過下谷稻荷社的門前之際，一個老百姓模樣的年輕人，由西側武士官邸的圍牆外走出來，和他擦身而過，並順利的用第三隻手將平助懷裏的東西換了主人。

雨過天晴，路人都急於趕路，無人發覺。

只有佐佐木三冬，因爲一直注意著飯田平助，所以看得一淸二楚。

（啊！……這個沒牙狐可上當了！）

三冬心裏覺得好笑。

飯田平助却始終渾然未覺，他匆匆地向上野方向去了！

三冬決定暫時不管平助，開始跟踪向淺草方向疾走的扒手。

二

扒手頭也不同地穿過了西側並列著大小寺院的新寺町街道，直奔淺草方向，不久，便走上了東岳寺和西光寺間北彎的道路。

這人身材瘦小，外貌忠厚，衣著也很齊整，身上配著角型衣帶，足登「白足袋」（即大腳趾和其他各趾分開的襪鞋）。左看右看，沒有一點扒手相。

他快步北行，穿過了兩側遍佈寺院的道路，最後走向入谷地帶的田陌之間。其間雖然他曾兩度回頭，却未發覺有人跟踪。

在驕陽直射的白色道路上，也闃無一人。

他的步伐慢了下來，雙手由懷裏取出飯田平助的錢袋，迅速地抽出錢來。不料正想拋掉空錢袋時，耳裏却聽得一聲：

「慢著！」

原來女劍士早已繞道在前方守候良久，此時突然由清光院圍牆的隱蔽處出現。

「哈，哈，別想躲！」

扒手怔了一下，只見面前一個俊美武士，却不知是個女子，他暗忖：

（這麼一個纖弱的男人！）

側臉後望，並無其他路人，於是他一言不發，由懷裏拔起短刀。

「媽的！」便向三冬刺去。

那有這般輕易得逞！

三冬飄然躲過。

「看著！」她的腰微微一挫，就聽得：

「哇……哇……」

扒手整個人被甩在空中，接著「砰！」的一聲摔了下來。

「唔……唔……」

不知被傷在何處，扒手竟然呼吸困難，全身動彈不得。

三冬走過去，輕輕將錢包抽出，安安穩穩放在自己懷中。嘴裏說道：

「看你還做不做壞事！」同時一隻手已經緊緊抓住趴在地上呻吟的扒手的右手。「嘎！嘎！」兩聲。

扒手慘叫起來。

因爲，他的兩個手指已應聲而斷。

「哈哈哈……」

佐佐木三冬悠然遠去，扒手作夢也沒有料到這是一個雙十年華的大姑娘。

一會兒之後……

三冬已在不遠的東本願寺境內的茶肆坐定，開始檢視平助錢袋中的物品。

她心中盤算：明天一早就趕赴神田橋御門內，父親的官邸，好好取笑平助一番說：

「昨天可上了大當了吧？」

却不料一打開錢袋，倒令她修長的鳳眼放射出兩道異樣的光芒。

錢袋裏有足足十兩金幣。這不是一筆小數目，絕不可能是飯田平助這種身份的人所能擁有的零用錢。

這且不提，三冬又被另外一個小油紙包吸引住。

（這又是什麼？）

她撕掉封口，打開一看：

（啊……這是……）

她不禁有點毛骨悚然。

因爲，油紙包裏還有一個小包。

小包也打開了……

呈現眼前的，是不足一匙的白色藥粉。

有些微粉紅色的粉末，間雜其中，嗅起來幾乎沒有味道。

（究竟是什麼藥呢？）

如果是一般藥物，實在無須煞費周章，包了一層又一層，這種處理方式頗爲令人難解！

三冬又將小藥包用油紙包好，放回飯田平助的錢袋中，再納入懷裏，美麗的臉孔有點發青。

她在原處靜坐不動。

蟬鳴響徹了寺院……

這個向來不把男人當異性看待的女人，居然也在白皙的額上滲出了大粒大粒的汗珠。

不一會兒。

三冬來到小兵衞在鐘之淵的寓所。

小兵衞獨自一人，正在午睡。

阿春不在，也許又回娘家去揩油蔬菜了。
小兵衞接過三冬的錢袋和藥粉，無言的睇視著，良久良久……不發一言。
「前輩，那，是不是毒藥？」
焦灼萬分的三冬，終於忍不住問道。
「三冬，妳爲什麼這樣想呢？」
「嗯……」
「妳不妨說說看！」
「這個錢袋的主人飯田平助，是家父沼田意次的御膳番。」
「哦！我知道了。他所經管的正是老中田沼侯每天的飲食是吧？」
「是的。」
「這個御膳番只放了一包藥，在可疑的錢袋中，而且還用油紙包起來，又加了封
。」
「是的，正是如此，飯田平助這個小人，是不是有人教唆他毒殺家父？」
「又有十兩鉅款。」
「對，三十石外加眷屬津貼的御膳番，竟能隨身携帶十兩黃金，很不適合他的身份

！」
「對，對，我也這麼想。三冬！」
「那麼，前輩……」
「這包藥和錢袋就暫時留在我這裏，我去暗中請人鑑定，好吧？這件事就交給我來
辦好了。」
「有勞前輩幫忙，感激不盡！」
「妳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趕快回到田沼大人官邸裏，不可離開，一直等到我派人
去。妳放心！不會讓妳等太久的，最遲不超過明天——。」
「是！晚輩知道了。」
「同時妳暗中留意飯田平助的擧動！」
「好的，我們出發吧！」
秋山小兵衞留了個條子：「出去一下。」放在起居間的小茶几上面。
最近阿春得小兵衞的指點，多少能看一點寫一點字了。
小兵衞稍稍整頓服裝，門也不關的走了出來。
「這個飯田平助的面貌如何？」

「家裏上下都以沒牙狐稱之。」

「沒牙的狐狸……哦！我明白了。」

三

秋山小兵衞和佐佐木三冬，在兩國橋東端各奔東西。

小兵衞目送著走過兩國橋西去的三冬，便轉身走訪在本所龜澤町開業的醫師小川宗哲。

小兵衞和小川宗哲的交情，已有十五年漫長歷史，宗哲是本所一帶家喻戶曉的名醫。

他從不計較病人的身分，永遠本著一貫的熱忱爲病人「望、聞、問、切」——看病。

小兵衞這次來得正巧，小川宗哲沒有外出。

「哎呀！難得難得！小兵衞兄，有急事嗎？」

宗哲雖然已經年過七十，但是那張敦厚的臉孔却泛著紅潤的光澤，而且聲如宏鐘，毫無老態。

「宗哲先生，我有個要求，您是否可以無條件幫忙，且不過問內情？」

小兵衞語音未落，宗哲已搶先答道：

「可以啊！」

「請先生斥退左右。」

「沒問題！」

現在後進中的小房間裏，只剩賓主二人。

「煩請鑑定一下這帖藥。」

「且讓我看看……」

小川宗哲接了過去，仔細嗅著，一會兒，他抬起頭來：

「這是毒藥。」

「哦？……」

「不會錯。」

「聞得出來嗎？」

「醫師的鼻子是特製的，小兵衞兄，你說是不是？」

「這是那種毒藥？」

「你不知道也罷。我只告訴你：這不是本國的。」

「原來如此！」

「你那來的這種東西？……噢，不，我們有言在先，我不過問內情。」

「那麼，多謝了！」

「那裏！」

「如此，在下告辭了。」

「立刻趕著回去，不嫌早嗎？很久沒有和你對弈了！」

「我有點急事。」

「嗯！既然你手上有這等不平凡之物，是該有急事！」

「對了！宗哲先生，能麻煩您幫我叫頂轎子嗎？」

「當然可以！」

宗哲擊掌喚下女到附近去尋來轎子。

小兵衞一會兒就坐上轎子，直奔四谷傳馬町的探子彌七家中。

彌七的妻子阿峯，在傳馬町開設了一家餐館武藏屋。

「哎呀！師父，您來得不巧，彌七正好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阿峯，我在這裏等到他回來好吧？」

「當然好，歡迎都還來不及呢！今天正好進了些新鮮的香魚。」

「那眞太好了，酒也拿點來，天快黑了，肚子也餓了。」

小兵衞在武藏屋二樓房間裏，吃著阿峯的精心傑作，一面喝酒一面等。

不久之後，彌七回來了。

「啊……師父，很久不見了……梅雨期間總是懶一點，好久未向您問安。」

「那裏，彌七，我向來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眞不好意思……。」

「師父，您有事請儘管說。」

「這件事倒是正正當當的，你這個吃公事飯的可儘管放膽去做。」

「什麼事呢？」

彌七有點緊張了。

「你聽我慢慢道來！講完之前，不要放任何人進來。」

「是！」

彌七出去交待一下，立刻又回到屋裏。

「師父，究竟是什麼事？」

「這事絕不能傳開，彌七，這件事，我想可能牽連很廣。」

「是……」

「我要你查的是『沒牙狐』。」

「什麼?狐狸?」

「是一個長著狐狸臉的人。」

「原來如此!」

「你好好聽著，我向來沒把你當外人看待過，我會把詳情仔細告訴你，不過，彌七，這件事再麻煩，你也不能撂開手不管，今後你必須和我保持密切聯繫，因爲實在太重大了。」

「弟子了解了。」

「來，喝一杯吧!」

四

田沼意次官邸所在地是神田橋御門內，江戶城的城域之內。在這個被外城溝和內城溝所包圍的大區域中，佔有官邸的諸侯，身世都很顯赫，要不是幕府的閣僚，就是德川

幕府統一全國之前的家臣們的後裔。

佐佐木三冬一回到父親的官邸，就直接跑到自己專用的房間「欅之間」。

諸侯官邸的內院和外廳向來是壁壘分明，上自夫人下至丫環，絕沒有一個到辦公務的「表御殿」露臉，唯獨三冬是個例外。她雖然是個女兒身，但男裝對她却再合適不過。她到父親官邸時每每自認是個男兒。

自從那次井關道場之爭過後，庶出之女三冬，比以前走動得更勤了，據說田沼意次每每得意地說：

「三冬自從經過秋山小兵衞先生的薰陶後，大有長進，我感到十分欣慰。」

這是近侍生島次郎太夫所透露的。

三冬在「欅之間」小憩片刻，便來到東廊上。

這時廊上已掌了燈。

她穿過長廊，飄然走進厨房隔壁御膳番的休息室，當時，飯田平助的同事最上郁五郎正在裏面查賬，一見三冬，立刻匐伏在地。

「飯田平助不在嗎?」

「是的，他今天不當番，所以外出不在。」

「尚未回來嗎？」

「小姐有事？小官立刻去找他回來。」

「不用了，我沒什麼事，只想問問平助，他兒子久米太郎近來可好。」

「原來是這樣。」

最上郁五郎早就曉得十五歲的久米太郎，曾經在井關道場向三冬學習劍術。

「這樣好了，我乾脆到平助家去看看久米太郎，來人帶路！」

「小的帶路。」

飯田平助的宿舍，是在官邸中，沿北面圍牆的下級藩士宿舍裏，是個擁有四間房的屋子。

帶路的武士回去以後，三冬開門，朗聲喊道：

「佐佐木三冬來了，久米太郎在家嗎？」

平助的妻子阿米，和久米太郎忙不迭地迎向前來。

「啊！師父。」

「久米太郎，你最近過得還滿愉快吧？再等些時候，我去找個道場，也好讓你再來練劍。」

「謝謝師父。」

阿米說道：

「快請上來坐，不過屋裏很亂，失禮得很。」

「嗯！飯田平助呢？」

「當家的今天休假，不到中午就出去了，他說過天黑之前會回來。」

「現在還沒有回來嗎？」

「是的，小姐是不是有事情要吩咐？」

「不，沒有。」

正當此時……

飯田平助踉蹌地出現在通厨房門口的石板路上。

夜幕突然間低垂下來，只見平助的黑影一顛一跛進了小門，當他接近宿舍門口時，一見悠然出現眼前的三冬，便猛地一驚，倒退數步。

「哎，你怎麼啦？」

妻子阿米問道。

「臉色不太好，有什麼事嗎？」

三冬神態悠閒地說。平助只結結巴巴地應道：

「不，沒什麼……小姐賞光……」

他聲音沙啞，語不成調，而且把頭深埋在胸前，不敢正視三冬。

「身體有何不適嗎？」

「是的，臨時腹痛……所以……請恕我……」

「無妨，你儘管進去安歇吧！久米太郎有空到我家來玩玩！」

三冬說完，便轉身離去。同時心想：

（平助這傢伙，途中發現錢袋遺失，一定狼狽不堪。那麼，當時他究竟是何往呢？看他在下谷稻荷前的模樣，似乎由淺草方向來。那個小包如果是毒藥的話，可能就是在淺草附近入手，正要往父親官邸去。）

三冬一念及此，不由毛髮悚然。

那包毒藥究竟是否意在謀殺田沼？還不得而知，但委實不無可疑之處，因爲平助的職掌正是檢驗意次的飲食。

三冬實在無法置之不理。

過去，她很難得親近父親，但這一年來，和父親接觸頻繁，再加上小兵衞的循循誘導，她逐漸瞭解父親在幕府政治上，擁有潛在的勢力，他是個天生的政治家。

這一晚，佐佐木三冬住在田沼官邸。

也拜見了父親。田沼主殿頭很高興地說：

「今晚我很忙，三冬，放過我好吧？」

晚餐後，田沼意次就躲到起居室裏去忙了。

大概是公事追到了官邸裏，侵佔了私人時間。

次日早晨。

輪値的飯田平助却沒有上班。

他以急病爲由，掛了病假。

近午時，一位年輕武士來到官邸，求見三冬。

他儀表堂堂，體格魁梧。向門房說道：

「在下秋山大治郎，代秋山小兵衞前來拜訪佐佐木三冬小姐。」

五

秋山大治郎被引進欅之屋，會見了三冬。

「啊！你就是那天……」
大治郎吃了一驚，三冬忙道：
「哎，正是，那次很失禮……。」
她的臉竟羞紅了。
記得，春天裏的某一天，這兩個素不相識的人邂逅於小兵衛家附近的堤防上，大治郎當時很爲三冬的美麗所傾倒，但三冬只冷冷地問了一聲：
「有什麼事嗎？」
就揚長而去。
三冬一口氣讀完小兵衛的來信，然後和大治郎暢談起來，他們交換了不少有關劍道修養的意見。
約莫談了半個時辰，大治郎才盡興而返。
少兵衛在信中告訴三冬，那包藥粉已證實是毒藥。他信中並說：
「……今後將常遣小兒送信至府上，請暫勿離開官邸，希在暗中保護令尊……」
三冬也將分手以後之事，寫成一信，交託大治郎。
傍晚時分，三冬派人將飯田久米太郎找來。

「久米太郎，我又替你找了一個好師父。」
「眞的？」
「在淺草碼頭附近的眞崎稻荷後面，有一位無外流的武師秋山大治郎，開著一家道場。」
「是的……」
「他剛剛來過，我已經把你託付給他了。」
「謝謝妳。」
「你好像不怎麼高興？」
「是……不……」
「這位大治郎先生，目前名氣還不大，不過武功却遠超乎我之上。」
「是的。」
「以後我自己也想常到秋山大治郎的道場練劍。」
「眞的？」
「看你這孩子，又高興起來了，你眞的這麼喜歡我？」
久米太郎紅著臉低下頭來。

少年的一派純眞，流露無遺。

「好，好，對了！久米——」

「是的。」

「聽說你父親病了，現在怎麼樣啊？」

「躺在床上，一早到現在粒米未進，家母要請大夫也不肯答應。」

「有病還不肯請大夫？」

「是的，只吃了些家裏準備的成藥。也不像很嚴重，就是不舒服而已，可能是中暑了。」

「那就好，不過……」

「最近家父總是有氣無力的，回到宿舍，也很少開口。」

「這種情形持續多久了呢？」

「不太久，大概從今年春天開始，變得不愛說話了，總是一個人怔怔地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家母也很擔心。」

三冬是他主公之女，他身爲下級武士之子，本來是無緣晉見的。但由於久米太郎曾向三冬學劍，而且三冬多方關照，所以談起話來，態度從容，而且有點撒嬌，他一五一

十地娓娓道來，三冬竟不覺莞爾。

久米太郎離去之後，三冬又回御膳番休息室一探究竟。御膳番一共三位，輪流上班，看來並無異狀。

（只要飯田平助不上班，就不要緊……）

但是，也不能掉以輕心。

次日……

飯田平助外出了，三冬却並不知情。

他只交代說是去拜望大夫治病，便忽忽離去。

因爲這天輪到平助休假，所以官邸中上上下下，並無一人起疑。

四谷的彌七，正埋伏在城壕邊的茶舘中，發現到走出神田橋御門的飯田平助。

（嗯！這個人倒眞是生就一張狐狸面孔。）

他立刻開始尾隨其後。

小兵衞曾經特別叮嚀過：

麻煩再多也非獨力完成不可。所以他連部下的密探德次郞都不敢任用。

彌七出門時，交代妻子：

「如果有人找我，告訴他我同小田原一下。」

他的故鄉，是在相州的小田原。

這又是個明朗的晴天，天氣似乎正逐漸懊熱起來。

夜深人靜時，秋山小兵衞接見了夜訪的彌七：

「啊！看你忙得滿頭大汗，先洗個澡，再慢慢談吧！」

他立刻喚阿春去備洗澡水，同時親自下厨，準備酒菜。

六

飯田平助歸附田沼意次，是在安永元年，至今已有七年歷史。

平助本來是信州上田的浪人，年近而立才來到江戶。

其子久米太郎，當時出世未久。

大約兩年後，經人提拔到一橋家任職。職位自然不高。

一橋家是由八代將軍德川吉宗，賜給四子宗尹的宅地所成立的一個家。這所宅地位於江戶城一橋門內，所以以地名之。

吉宗將軍同時給另一個兒子宗武創了田安家。此後，現將軍家治又賜清水門內之宅地給胞弟重好，創設了清水家。所以，大家統稱一橋、田安、清水三家爲德川的「御三親」。

尾張、紀州、水戶等三位諸侯，便是所謂的「御三家」，御三親的家格次於御三家，他們接受的是三位中納言的官位，每人得幕府十萬石的補貼。

這三家都有幕府的官員處理事務。

五年前去世的田沼意誠，是意次之弟，他進入一橋家後，便得了賞賜，最後晉升擔任家老。

由於兄長主殿頭意次備受將軍寵渥，勢力擴張迅速，所以一橋家的意誠也隨著順利晉升。

如今，田沼意次有意讓弟弟意誠之子意致，補亡弟之缺，正在多方活動之中。

田沼意致當時擔任幕府的「御目付」（監察官），但大家都公認不久的將來，他將在伯父提拔下出任一橋家家老。

因爲一橋家屬幕府治下，所以掌有幕府最高職權的意次，根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爲姪子安插高位」。

不過田沼意次爲人耿直，他不屑運用權勢强制執行。在其弟去世的五年之間，他只

是不斷向家治將軍及其他幕府閣僚活動而已。

直到最近，才獲當代一橋家主人德川治濟首肯。他欣慰地將佳音轉告意致：

「將軍不久便會正式頒佈命令。」同時，他站在伯父的立場諄諄告誡：

「升任家老之後，萬不可有玷辱亡父或爲伯信譽。切記！切記！」

由此看來，可見田沼意次與「一橋家」淵源的深厚。

兩家非比尋常的關係，將隨著歲月的更迭，在田沼父女和秋山父子之間造就何種懾人心魄的故事呢？

話說飯田平助由一橋家轉到田沼家之時，也正是田沼意次接受三萬石加薪，正式就任「老中」之際。

政治家田沼意次，隨著實力之擴展，而感人手之不足。

於是家臣們多受提拔，尤以下級藩士之空缺特多。

反之，一橋家的家臣却供過於求。

這些佔閒缺的武士，包括最下級武士在內，共三十餘人，便掃數轉至田沼家中。

飯田平助也是其中之一。

探子彌七於跟踪飯田之後，深夜走訪鐘之淵的小兵衞，兩人飲酒密談了好一陣子。

次日，田沼官邸中的平助竟照常上班了。

他似乎恢復了舊有的生氣。

這和昨日的外出有關嗎？是否由於與何人會晤，而放下一顆虛懸的心呢？

「家父今天上班了，看來氣色也恢復正常了。」

久米太郎興沖沖地專程來稟告三冬。

「噢？上班了？那太好了！」

「謝謝師父關心。」

久米太郎全然不知父親的陰謀，他不過是個稚氣十足，還留著前髮，未及弱冠之年的小男孩子。

他剛走不久，大治郎來了。

大治郎將飯田平助的錢包和父親的手書一併交給三冬：

「家父囑我將此奉還。」

「謝謝。」

三冬讀畢，說道：

「我知道了。」

「那麼，恕我告辭。」

「大治郎兄！」

「有何吩咐？」

「我有一事相託，改日登門拜訪。」

「究竟有何貴事？」

「想託付一個門人。」

「哦！」

大治郎反應淡然。

秋山大治郎離去後，三冬走出了「欅之屋」，通過走廊步入「御膳番」休息室。

衆家臣一見三冬出現，都紛紛談論：

「難得小姐駕臨！」

「三冬小姐—這次逗留得這麼久？」

「據說主公也很高興。」

「可惜主公忙於公務，父女交談機會似乎不多。」

當番的飯田平助正在查看倉庫，看到三冬經過廊上進了休息室，慌忙匐伏在地，趨

前問安：

「小姐安好……」

「病好了嗎？」

「是的，託主公的福。」

「那就好。」

三冬一步踏到平助面前，四處一望，確定了沒有其他人，凝重地喚了一聲：

「平助！」

「在！」

「你的遺失物……」

說著，將小兵衞還來的錢袋，輕放在平助面前。

飯田平助那一臉的驚愕，難以言喻。

他那張被嚇而張開的嘴，好像凍結在冰冷的空氣中，半天合不攏來。

三冬却悄然起身，頭也不回地往欅之屋走去。

錢袋中的鉅款，十兩黃金安然無恙，只有那一小包毒藥却踪跡杳然，平助不禁怔在那裏！

七

無人知曉飯田平助如何捱過了這一日。

佐佐木三冬也迅速離開了田沼官邸。

次日，飯田平助輪休。

他一早起來，便面色泛青。

妻子阿米和久米太郎看了都非常擔憂。

「不行，我還是去看看大夫好了。」

平助說著就快步離去，這大約是上午十點鐘的事。

不料從此一去，便音訊杳然，直到傍晚時分，還不踪影。

母子兩人都爲此坐立不安。

佐佐木三冬此時已返回田沼官邸好一陣子了。

田沼主殿頭也由城裏下班回來。

「我要見父親，立刻！」

三冬告訴傭人生島次郎太夫。

「主公今天太忙了，明天好嗎？」

因爲田沼曾經如此關照生島，但三冬那兒聽得進去：

「就因爲明天不行，所以要你立刻去，你趕快再去給我稟告！」

生島又被她趕了回去。

「好吧，叫她進來——」

意次拗不過愛女，只好傳她到書房——楓之間——來。

「有什麼事啊？三冬！」

「父親正忙，原不該打擾，不過事關緊急——」

「說吧！」

「請斥退左右。」

「啊？」

意次大惑不解。

三冬卻凝視父親的雙眼，堅決請求：

「請您特准！」

意次只好吩咐左右退下。

就連隨侍一旁，爲意次整理待閱文件的生島次郎太夫，也不得不退下堂去。

「現在沒有別人啦！到底什麼大事？你且說說看！」

意次雖然嘴上這麼說，但表情却流露無限疼愛。

身材瘦小，其貌不揚的意次，與人們印象中，宣赫一時的幕府老中應有之豐采，完全無緣，就連他登城執行任務之時，也全無意態凜然之氣，不過他一向對此也處之淡然了。

二冬的故事正在進展，老中臉上的微笑也逐漸僵硬。

直到三冬終於敍述完畢之時，他才欣然展顏的說：

「嗯！很好，爲父的十分高興。」

田沼意次捧起愛女的雙手，衷心感動不已。

意次對於自己的御膳番飯田平助持有毒藥之事，竟絲毫未驚怒。

三冬這才發現父親的修養眞眞是到家了！

所幸意次仍然很認眞地說了一句：

「這以後就不得不提高警覺了。」

三冬追問：

「父親打算如何應付？」

「呃……」

「相信秋山小兵衞前輩定會繼續關照。」

「是啊……秋山先生實在太好了。」

「是的，前輩曾說，官邸內部之事，父親定能妥善處理。若另有吩咐，他可隨時前來晉見。」

「噢……」

父女兩人又談了一陣，三冬連晚餐都不吃，便回去了。

當餐盤即將端來之時，被田沼意次阻止了。他與生島次郎太夫進行了一次密談。

生島是主公推心置腹的家臣。

爲避免使事體擴大，意次未與家老或衆臣商談此事。

片刻之後，二人結束密談。田沼意次立刻下令集合夜間隨行隊伍，他本人未進晚餐，便在家臣的簇擁下離開了官邸。

來到日本橋附近濱町的別墅。

他向幕府提出的請假事由爲：

「突罹急病，擬於別館靜養三天。」

家臣們因不明個中原由，乃紛紛議論：

「究竟出了什麼事？」

「主公原不是好端端的嗎？」

「是啊！奇怪！」

且說另一邊，這飯田平助尚遲遲未歸。

久米太郎和母親焦灼不堪，只得向平助的同事最上郁五郎求助，最上也六神無主，便轉而禀報上司。正當大家亂成一團，猜測紛紜之際，突傳主公要赴別墅之訊，於是官邸內頓時忙碌起來，大家把吃飯這回事也都忘了。

八

這時，飯田平助究竟何在？

淺草有一條溝，名勸新堀川。

它由幕府米倉南側引進隅田川之水，是由島越向北所挖的運河。它通過阿部川町和東本願寺之西，直到淺草的田圃爲止。

大河滿潮時，可以行船。平時石神井一帶的下水，也可滙集於此。

淺草田圃面臨新堀川一隅，有一座爲叢林包圍的房屋，雖然不大，却歸一橋家所有，是諸侯別館之一。

約莫到了夜晚十點鐘。

房子的後門無聲無息的摸進五條人影。

無風的夏夜，又悶熱，又潮濕，它沉重地覆蓋著大地。

新堀川對岸的樹林中，埋伏秋山小兵衞父子，以及探子彌七。

因爲彌七曾經目擊飯田平助由田沼官邸直奔這座別墅，天黑前又匆匆離去，在田園町雇轎返回田沼家。

然而，今天……。

埋伏在神田橋御門外的彌七，又一次盯上了往淺草一橋家別墅去的飯田平助。其間，彌七曾趁機與大治郎取得聯繫，大治郎又馬不停蹄地轉告小兵衞。

「好……到如今這場戲也快唱完了。」

小兵衞意味深長地說著，並即刻易裝，與兒子同乘阿春的小船，在山之宿的河邊上岸，直奔彌七埋伏的林裏。

好幾個小時過去了，三個人一直蹲在原地，等待飯田平助的出現。

「說不定……」

秋山小兵衞喃喃自語：

「平助或許已經在屋裏遇害了。」

「父親，我們潛進屋裏去可好？」

「可能還無此須要，田沼大人心中自有打算。」

「是的。」

「不過，要小心提防！」

「孩兒知道了。」

其間彌七曾經離開現場，與身在神田橋處的三冬聯絡過。

返回時，小兵衞聽取了彌七的報告，問道：

「你是說，田沼大人正離開官邸，遷往濱町別墅？」

「是的。」

「這就好了，你有沒有告訴三冬，先回根岸家裏等消息？」

「那還用師父說！」

「這就好！這就好！」

「師父，小的剛才在門跡前面買了西瓜，吃一點吧？」

「好，那再好不過了，幫我切一下好吧？」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一橋家別墅出來五條黑影。

「出來了！要是平助也在其中，那就太好了！」

這五個人走近了別墅門邊，一個引進新堀川的水而成的池塘旁。

那是個像水中小島般的地方，附近是一片雜樹林。

其中兩人在走近這裏之前，便先吹熄了手中的提燈。

突然，聽見一聲高叫：

「你們，做，做什麼？……」

聲音就斷了。

這聲音正是飯田平助！

包圍他的四個武士，把他拖進雜樹林中。

「快！快點！……」

一個大個子抓住平助的頸子，捂著嘴不讓他出聲。

另一個人從旁捉住他的手腕。

「快……你在做什麼？」

「好！」轉至前方的一個武士，抽出長刀，就往平助的腹部刺去。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塊石頭撕裂了樹林的陰暗，飛馳過來，恰恰打中這人的面門。

「啊！」

他慘叫著鬆開了手中的長刀，雙手掩面，踉蹌數步。

「怎麼啦？怎麼啦？」

「大澤，怎麼回事？」

趁此空隙，飯田平助甩開了大個子的挾持，沒命地飛奔而去。

「啊！不好了！」

「追！快追！」

四個人迅速抽刀，奔向池邊追捕逃脫的飯田平助，不料，面前突然有個矮子，像從地底冒出來一般擋住了去路

「啊！」光線太暗了，首先遭遇這個矮子的武士，發出一聲驚叫，應聲而倒。

「山田，怎麼啦？」

「啊！是誰？」

剩下的三人，這才發現到擋在面前的矮子。

「當心！」

「不要緊，我來幹掉他。」

「好，我去追飯田平助。」

其中一人反身就跑，矮子全未放在眼裏，逕自將頭伸向剩下的兩個武士的刀尖，嘲弄道：

「這種刀怎麼能殺人？」

除了秋山小兵衞以外，誰還會有這種膽量？

「這老傢伙……」

兩個武士都被他的大膽作風給唬住了，他們同時將長刀逼向小兵衞，不料，他却並不閃躲，反而跳進他們懷裏。

他連佩刀都懶得抽。大喝一聲：

「看拳！」

才剛向他們脇下揮了一拳，就有一個雙膝落地，撲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剩下的一個遭此突襲，滿懷驚懼，早已亂了方寸。這時只如受到雷殛般站在原處，動彈不得。

好一陣子，才還了魂，勉强哇哇大叫幾聲，大概是給自己壯膽。

他手裏胡亂揮動長刀，一步步倒退著向樹後閃去，一個不當心，後脚被樹根絆住，他又哇哇亂叫起來，一路慘叫著奔回別墅。

秋山小兵衞撇下兩個昏迷不醒的武士，獨自穿過了雜木林，來到池邊。

一眼就看到追趕平助的武士昏倒在地。

大治郎和彌七正在對岸，等著他繞過池邊。

不，不止他們兩個。

還有渾身是水的飯田平助，軟綿綿的搭在彌七背上。

「平助還好吧？」

「是的。父親，他們從池塘中爬上來時，給了他一拳，他只是暫時失去了知覺而已。」

「那就好！我們走吧！那批人可能會大舉進攻，田沼大人的意思是勿擴大事件，所

以我們還是儘速返回吧！」

一行人以小兵衞爲前鋒，如白晝行軍般迅速穿過入谷田圃的小徑，向西而返。

九

約莫十天後的一個下午。

秋山小兵衞正在享受他的夏天日課——午睡。

屋後夾竹桃花盛放，粉紅色花朵有如美人的笑靨。

阿春用過午餐，又回娘家揹油蔬菜去了。

小兵衞在板廊上舖著涼蓆，瘦小的身軀橫陳其上。

河上船隻的櫓聲，在微風中傳來，有點令人憂鬱。

屋後堤防上傳來雜沓的馬蹄聲，越來越近，吵醒了淺眠中的小兵衞。

（這麼熱的天，何方武士有此雅興，出外遨遊？）

他模模糊糊地想著，又心不由主的進入了夢鄉。

忽然他聽到院裏傳來：

「佐佐木三冬來訪。」

他一躍而起：

「啊！如此熱天，承蒙光臨……」

他見三冬背後還有一位矮小蒼老的武士正走向前來。

（莫非是田沼主殿頭大人？……）

果然不錯。田沼意次除三冬外，只帶了大約十騎隨從武士，以跑野外的方式，做非正式的訪問。

「秋山小兵衛兄，本人田沼主殿頭——」

意次先打招呼。

「小人不勝惶恐。」小兵衛起身說道。

「早該登門道謝，前些日子那件事，多虧吾兄鼎力相助，本人銘記在心。」

「那裏！那裏！那個飯田平助，現在如何？」

那晚秋山父子帶著昏迷不醒的飯田平助，回到田沼官邸，告訴門房說：

「我們在路上看見，此人病得很重，經急救之後，問清身份姓名，才送到這裏來。」

小兵衛便催促大治郎迅速離去，各自返家安歇。

官邸中，並無一人對平助起疑。

所以次日，平助又照常上班了。

過了三天，田沼意次向幕府上了奏章，報告病癒，回到官邸，一切如常……。

而飯田平助的自殺，就發生在當天深夜！

田沼喝了一口小兵衛剛換過的茶才說：

「一橋氏與主公（將軍）具有相同血統的名門諸侯，敢對外公開，暗算輔佐主公統轄天下政事的老中之計謀嗎？任何事情，能不爭就不要爭，退一步就海濶天空。飯田平助當初還是由一橋家轉來我處的，若眞要起疑的話，不如說從那時起，就有一橋家的人處心積慮想算計我。」

他接著說道：

「亡弟意誠，曾充任一橋家老，我升任老中後，時相關照，不過，在別人眼裏，或許我是假借主公威望，控制一橋。哎！這只怪我德薄能鮮。」

不久……田沼主殿頭結束了這次訪問。

離去之時，拿出五十兩金幣給小兵衛爲謝禮。

他讓女兒三冬將那包金幣放在禮臺上，獻給秋山小兵衛：

「敬請笑納。」
田沼意次微微低頭，神態自然。小兵衞也毫不做作：
「好極了，那我也不跟大人客氣，就拜領了！」
傍晚時分，阿春回來了，小兵衞正在燒洗澡水。
「哎呀！讓我來燒。」
「這有什麼關係呢？阿春！」
「嗯！」
「神位下不是有個禮臺，上面放著五十兩金幣嗎？」
「哎呀，眞的啊！師父。」
「有個人給我的。」
「太好了，師父。」
「晚餐讓我來做，妳辛苦一點去划船，送十兩……不，十五兩給我兒子好吧？」
「好啊！」
「就跟他說，是我給的零用錢。」
「我曉得了。」

「回來一起洗個澡吧？」
「好啊！」
「我幫妳洗背，好久沒爲妳洗背了！」
「不要，光洗背我不[illegible]！」
「好，好，統統洗，可以了吧？」
「這還差不多。」
門廊外盛開的松葉牡丹，正漸漸的融化在沉沉暮色中……。

（全書完）

星辰書系⑤

劍客生涯

譯者：蘇遠謀
發行人：趙基信
出版者：星辰出版社
辦事處：三重市重新路二段七巷六號
電話：九八四六六五五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五十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